中阿含经六十卷（第二十一卷～第三十卷）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阿含部

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一 长寿王品无刺经第十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鞞舍离，在猕猴江边高楼台观。此诸名德长老上尊、大弟子等，谓遮罗、优簸遮罗、贤善、贤患、无患、耶舍、上称。如是比诸名德长老上尊、大弟子等，亦游鞞舍离猕猴江边高楼台观，并皆近佛叶屋边住。

诸鞞舍离丽掣闻世尊游鞞舍离猕猴江边高楼台观，便作是念：“我等宁可作大如意足，作王威德，高声唱传，出鞞舍离，往诣佛所供养礼事。”

时，诸名德长老上尊、大弟子等，闻诸鞞舍离丽掣作大如意足，作王威德，高声唱传，出鞞舍离，来诣佛所供养礼事，便作是念：“禅以声为刺，世尊亦说禅以声为刺。我等宁可往诣牛角娑罗林，在彼无乱，远离独住，闲居静处，宴坐思惟。”于是诸名德长老上尊、大弟子等，往诣牛角娑罗林，在彼无乱，远离独住，闲居静处，宴坐思惟。

尔时，众多鞞舍离丽掣作大如意足，作王威德，高声唱传，出鞞舍离，往诣佛所供养礼事。或有鞞舍离丽掣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；或有与佛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；或有叉手向佛，却坐一面；或有遥见佛已，默然而坐。

彼时，众多鞞舍离丽掣各坐已定，世尊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默然而住。于是，众多鞞舍离丽掣，世尊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鞞舍离丽掣去后不久，于是，世尊问诸比丘：“诸长老上尊、大弟子等为至何许？”

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诸长老上尊、大弟子等，闻诸鞞舍离丽掣作大如意足，作王威德，高声唱传，出鞞舍离，来诣佛所供养礼事，便作是念：‘禅以声为刺，世尊亦说禅以声为刺。我等宁可往诣牛角娑罗林，在彼无乱，远离独住，闲居静处，宴坐思惟。’世尊，诸长老上尊、大弟子等共往诣彼。”

于是，世尊闻已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长老上尊、大弟子等应如是说：‘禅以声为刺，世尊亦说禅以声为刺。’所以者何？我实如是说。禅有刺，持戒者以犯戒为刺，护诸根者以严饰身为刺，修习恶露者以净相为刺，修习慈心者以恚为刺，离酒者以饮酒为刺，梵行者以见女色为刺；入初禅者以声为刺，入第二禅者以觉观为刺，入第三禅者以喜为刺，入第四禅者以入息出息为刺；入空处者以色想为刺，入识处者以空处想为刺

，入无所有处者以识处想为刺，入无想处者以无所有处想为刺，入想知灭定者以想知为刺。

“复次，有三刺——欲刺、恚刺、愚痴之刺。此三刺者，漏尽阿罗诃已断、已知，拔绝根本，灭不复生，是为阿罗诃无刺、阿罗诃离刺、阿罗诃无刺离刺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长寿王品真人经第十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为汝说真人法及不真人法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云何不真人法？或有一人是豪贵族出家学道，余者不然。彼因是豪贵族故，自贵贱他，是谓不真人法。真人法者作如是观：‘我不因此是豪贵族故，断淫、怒、痴。’或有一人不是豪贵出家学道，彼行法如法，随顺于法，向法次法，彼因此故，得供养恭敬。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，不自贵、不贱他，是谓真人法。

“复次，或有一人端正可爱，余者不然。彼因端正可爱故，自贵贱他，是谓不真人法。真人法者作如是观：‘我不因此端正可爱故，断淫、怒、痴。’或有一人不端正可爱，彼行法如法，随顺于法，向法次法，彼因此故，得供养恭敬。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，不自贵、不贱他，是谓真人法。

“复次，或有一人才辩工谈，余者不然。彼因才辩工谈故，自贵贱他，是谓不真人法。真人法者作如是观：‘我不因此才辩工谈故，断淫、怒、痴。’或有一人无才辩工谈，彼行法如法，随顺于法，向法次法，彼因此故，得供养恭敬。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，不自贵、不贱他，是谓真人法。

“复次，或有一人是长老，为王者所识及众人所知，而有大福，余者不然。彼因是长老，为王者所识及众人所知，而有大福故，自贵贱他，是谓不真人法。真人法者作如是观：‘我不因此是长老，为王者所识及众人所知，而有大福故，断淫、怒、痴。’或有一人非是长老，不为王者所识及众人所知，亦无大福，彼行法如法，随顺于法，向法次法，彼因此故，得供养恭敬。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，不自贵、不贱他，是谓真人法。

“复次，或有一人诵经、持律、学阿毗昙，谙阿含慕，多学经书，余者不然。彼因谙阿含慕，多学经书故，自贵贱他，是谓不真人法。真人法者作如是观：‘我不因此谙阿含慕，多学经书故，断淫、怒、痴。’或有一人不谙阿含慕，亦不多学经书，彼行法

如法，随顺于法，向法次法，彼因此故，得供养恭敬。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，不自贵、不贱他，是谓真人法。

“复次，或有一人著粪扫衣，摄三法服，持不慢衣，余者不然。彼因持不慢衣故，自贵贱他，是谓不真人法。真人法者作如是观：‘我不因此持不慢衣故，断淫、怒、痴。’或有一人不持不慢衣，彼行法如法，随顺于法，向法次法，彼因此故，得供养恭敬。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，不自贵、不贱他，是谓真人法。

“复次，或有一人常行乞食，饭齐五升，限七家食，或复一食，过中不饮浆，余者不然。彼因过中不饮浆故，自贵贱他，是谓不真人法。真人法者作如是观：‘我不因此过中不饮浆故，断淫、怒、痴。’或有一人不断过中饮浆，彼行法如法，随顺于法，向法次法，彼因此故，得供养恭敬。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，不自贵、不贱他，是谓真人法。

“复次，或有一人在无事处、山林树下，或住高岩，或止露地，或处冢间，或能知时，余者不然。彼因此知时故，自贵贱他，是谓不真人法。真人法者作如是观：‘我不因此知时故，断淫、怒、痴。’或有一人而不知时，彼行法如法，随顺于法，向法次法，彼因此故，得供养恭敬。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，不自贵、不贱他，是谓真人法。

“复次，或有一人逮得初禅，彼因得初禅故，自贵贱他，是谓不真人法。真人法者作如是观：‘初禅者，世尊说无量种，若有计者是谓爱也。’彼因此故，得供养恭敬。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，不自贵、不贱他，是谓真人法。

“复次，或有一人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禅，得空处、识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有想非无想处，余者不然。彼因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故，自贵贱他，是谓不真人法。真人法者作如是观：‘非有想非无想处，世尊说无量种，若有计者是谓爱也。’彼因此故，得供养恭敬。如是趣向得真谛法者，不自贵、不贱他，是谓真人法。

“诸比丘，是谓真人法、不真人法。汝等当知真人法、不真人法，知真人法、不真人法已，舍离不真人法，学真人法。汝等当学如是！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豪贵、端正、谈，长老诵诸经；

衣、食、无事、禅，四无色在后。

长寿王品说处经第十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将诸年少比丘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诸年少比丘亦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此诸年少比丘，我当云何教呵？云何训诲？云何为彼而说法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处及教处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处及教处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”

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正是时。善逝，今正是时。若世尊为诸年少比丘说处及教处者，我与诸年少比丘从世尊闻已，当善受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及诸年少比丘广分别说。”尊者阿难等受教而听。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五盛阴，色盛阴，觉、想、行、识盛阴。阿难，此五盛阴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五盛阴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六内处，眼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。阿难，此六内处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内处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六外处，色处，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处。阿难，此六外处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外处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六识身，眼识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。阿难，此六识身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识身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六更乐身，眼更乐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更乐。阿难，此六更乐身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更乐身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六觉身，眼觉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觉。阿难，此六觉身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觉身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六想身，眼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想。阿难，此六想身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想身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

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六思身，眼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思。阿难，此六思身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思身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六爱身，眼爱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爱。阿难，此六爱身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爱身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六界，地界，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。阿难，此六界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六界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因缘起及因缘起所生法。若有此则有彼，若无此则无彼；若生此则生彼，若灭此则灭彼。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缘识名色，缘名色六处，缘六处更乐，缘更乐觉，缘觉爱，缘爱受，缘受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死。若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处灭，六处灭则更乐灭，更乐灭则觉灭，觉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受灭，受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死灭。阿难，此因缘起及因缘起所生法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因缘起及因缘起所生法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四念处，观身如身，观觉、心、法如法。阿难，此四念处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念处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四正断。比丘者，已生恶不善法为断故，起欲求方便行，精勤举心断；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，起欲求方便行，精勤举心断；未生善法为生故，起欲求方便行，精勤举心断；已生善法为住故、不忘故、不退故、转增多故、广布故、满具足故，起欲求方便行，精勤举心断。阿难，此四正断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正断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四如意足。比丘者，成就欲定烧诸行，修习如意足，依于无欲、依离、依灭，愿至非品。如是精进定、心定，成就观定烧诸行，修习如意足，依于无欲、依离、依灭，愿至非品。阿难，此四如意足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如意足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四禅。比丘者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阿难，此四禅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禅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四圣谛，苦圣谛，苦集、苦灭、苦灭道圣谛。阿难，此四圣谛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圣谛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四想。比丘者，有小想、有大想、有无量想、有无所有想。阿难，此四想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想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四无量。比丘者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、无怨、无恚、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、无怨、无恚、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阿难，此四无量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无量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四无色。比丘者，断一切色想乃至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。阿难，此四无色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无色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四圣种。比丘、比丘尼者，得粗素衣而知止足，非为衣故求满其意。若未得衣，不忧悒，不啼泣，不搥胸，不痴惑；若得衣者，不染不著，不欲不贪，不触不计，见灾患知出要而用衣。如此事利不懈怠而正知者，是谓比丘、比丘尼正住旧圣种。如是食、住处，欲断乐断，欲修乐修，彼因欲断乐断、欲修乐修故，不自贵、不贱他。如此事利不懈怠而正知者，是谓比丘、比丘尼正住旧圣种。阿难，此四圣种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圣种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四沙门果，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最上阿罗诃果。阿难，此四沙门果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四沙门果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五熟解脱想，无常想、无常苦想、苦无我想、不净恶露想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。阿难，此五熟解脱想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五熟解脱想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必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五解脱处。若比丘、比丘尼因此故，未解脱心得解脱，未尽诸漏得尽无余，未得无上涅槃得无上涅槃。云何为五？阿难，世尊为比丘、比丘尼说法，诸智梵行者亦为比丘、比丘尼说法。阿难，若世尊为比丘、比丘尼说法，诸智梵行者亦为比丘、比丘尼说法；彼闻法已，便知法解义；彼因知法解义故，便得欢悦；因欢悦故，便得欢喜；因欢喜故，便得止身；因止身故，便得觉乐；因觉乐故，便得心定。阿难，比丘、比丘尼因心定故，便得见如实、知如真；因见如实、知如真故，便得厌；因厌故，便得无欲；因无欲故，便得解脱；因解脱故，便得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阿难，是谓第一解脱处。因此故，比丘、比丘尼未解脱心得解脱，未尽诸漏得尽无余，未得无上涅槃得无上涅槃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世尊不为比丘、比丘尼说法，诸智梵行者亦不为比丘、比丘尼说法，但如本所闻、所诵习法而广读之。若不广读本所闻、所诵习法者，但随本所闻、所诵习法为他广说；若不为他广说本所闻、所诵习法者，但随本所闻、所诵习法心思惟分别；若心不思惟分别本所闻、所诵习法者，但善受持诸三昧相。阿难，若比丘、比丘尼善受持诸三昧相者，便知法解义；彼因知法解义故，便得欢悦；因欢悦故，便得欢喜；因欢喜故，便得止身；因止身故，便得觉乐；因觉乐故，便得心定。阿难，比丘、比丘尼因心定故，便得见如实、知如真；因见如实、知如真故，便得厌；因厌故，便得无欲；因无欲故，便得解脱；因解脱故，便得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阿难，是谓第五解脱处。因此故，比丘、比丘尼未解脱心得解脱，未尽诸漏得尽无余，未得无上涅槃得无上涅槃。

“阿难，此五解脱处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五解脱处者，彼便得安稳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五根，信根，精进、念、定、慧根。阿难，此五根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五根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五力，信力，精进、念、定、慧力。阿难，此五力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五力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五出要界。云何为五？阿难，多闻圣弟子极重善观欲，彼因极重善观欲故，心便不向欲，不乐欲，不近欲，不信解欲。若欲心生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舒张，舍离不住欲，秽恶厌患欲。阿难，犹如鸡毛及筋，持著火中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舒张。阿难，多闻圣弟子亦复如是极重善观欲，彼因极重善观欲故，心便

不向欲，不乐欲，不近欲，不信解欲。若欲心生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舒张，舍离不住欲，秽恶厌患欲。观无欲，心向无欲，乐无欲，近无欲，信解无欲。心无碍，心无浊，心得乐，能致乐，远离一切欲及因欲生诸漏烦热忧戚，解彼脱彼，复解脱彼，彼不复受此觉，谓觉因欲生，如是欲出要。阿难，是谓第一出要界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多闻圣弟子极重善观恚，彼因极重善观恚故，心便不向恚，不乐恚，不近恚，不信解恚。若恚心生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舒张，舍离不住恚，秽恶厌患恚。阿难，犹如鸡毛及筋，持著火中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舒张。阿难，多闻圣弟子亦复如是极重善观恚，彼因极重善观恚故，心便不向恚，不乐恚，不近恚，不信解恚。若恚心生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舒张，舍离不住恚，秽恶厌患恚。观无恚，心向无恚，乐无恚，近无恚，信解无恚。心无碍，心无浊，心得乐，能致乐，远离一切恚，及因恚生诸漏烦热忧戚，解彼脱彼，复解脱彼，彼不复受此觉，谓觉因恚生，如是恚出要。阿难，是谓第二出要界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多闻圣弟子极重善观害，彼因极重善观害故，心便不向害，不乐害，不近害，不信解害。若害心生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舒张，舍离不住害，秽恶厌患害。阿难，犹如鸡毛及筋，持著火中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舒张。阿难，多闻圣弟子亦复如是极重善观害，彼因极重善观害故，心便不向害，不乐害，不近害，不信解害。若害心生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舒张，舍离不住害，秽恶厌患害。观无害，心向无害，乐无害，近无害，信解无害。心无碍，心无浊，心得乐，能致乐，远离一切害及因害生诸漏烦热忧戚，解彼脱彼，复解脱彼，彼不复受此觉，谓觉因害生，如是害出要。阿难，是谓第三出要界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多闻圣弟子极重善观色，彼因极重善观色故，心便不向色，不乐色，不近色，不信解色。若色心生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舒张，舍离不住色，秽恶厌患色。阿难，犹如鸡毛及筋，持著火中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舒张。阿难，多闻圣弟子亦复如是极重善观色，彼因极重善观色故，心便不向色，不乐色，不近色，不信解色。若色心生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舒张，舍离不住色，秽恶厌患色。观无色，心向无色，乐无色，近无色，信解无色。心无碍，心无浊，心得乐，能致乐，远离一切色及因色生诸漏烦热忧戚，解彼脱彼，复解彼脱，彼不复受此觉，谓觉因色生，如是色出要。阿难，是谓第四出要界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多闻圣弟子极重善观己身，彼因极重善观己身故，心便不向己身，不乐己身，不近己身，不信解己身。若己身心生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舒张，舍离不住己身，秽恶厌患己身。阿难，犹如鸡毛及筋，持著火中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

舒张。阿难，多闻圣弟子亦复如是极重善观己身，彼因极重善观己身故，心便不向己身，不乐己身，不近己身，不信解己身。若己身心生，即时融消燋缩，转还不得舒张，舍离不住己身，秽恶厌患己身。观无己身，心向无己身，乐无己身，近无己身，信解无己身。心无碍，心无浊，心得乐，能致乐，远离一切己身及因己身生诸漏烦热忧戚，解彼脱彼，复解脱彼，彼不复受此觉，调觉因己身生，如是己身出要。阿难，是谓第五出要界。

“阿难，此五出要界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五出要界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七财，信财，戒、惭、愧、闻、施、慧财。阿难，此七财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七财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七力，信力，精进、惭、愧、念、定、慧力。阿难，此七力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七力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七觉支，念觉支，择法、精进、喜、息、定、舍觉支。阿难，此七觉支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七觉支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八支圣道，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谓为八。阿难，此八支圣道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八支圣道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甚奇！甚特！世尊为诸年少比丘说处及教处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如是，如是，甚奇！甚特！我为诸年少比丘说处及教处。阿难，若汝从如来复问顶法及顶法退者，汝便于如来极信欢喜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正是时。善逝，今正是时。若世尊为诸年少比丘说顶法及顶法退说及教者，我及诸年少比丘从世尊闻已，当善受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及诸年少比丘说顶法及顶法退。”尊者阿难等受教而听。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多闻圣弟子真实因心，思念称量，善观分别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彼如是思念，如是称量，如是善观分别，便生忍、生乐、生欲，欲闻、欲念、欲观，阿难，是谓顶法。阿难，若得此顶法复失衰退，不修守护，不习精勤，阿难，是谓顶法退。如是内外识、更乐、觉、想、思、爱、界，因缘起。阿难，多闻圣弟子此因缘起及因缘起法，思念称量，善观分别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彼如是思念，如是称量，如是善观分别，便生忍、生乐、生欲，欲闻、欲念、欲观，阿难，是谓顶法。阿难，若得此顶法复失衰退，不修守护，不习精勤，阿难，是谓顶法退。阿难，此顶法及顶法退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教此顶法及顶法退者，彼便得安隐，得力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

“阿难，我为汝等说处及教处、顶法及顶法退。如尊师所为弟子起大慈哀，怜念愍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者，我今已作。汝等当复自作，至无事处、山林树下、空安静处宴坐思惟，勿得放逸！勤加精进，莫令后悔！此是我之教敕，是我训诲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年少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阴、内、外、识、更，觉、想、思、爱、界，

因缘、念、正断，如意、禅、谛、想，

无量、无色、种，沙门果、解脱，

处、根、力、出要，财、力、觉、道、顶。

长寿王品第七竟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二 秽品第八（有十经）（第二小土城诵）

秽、求、比丘请，智、周那问见，

华喻、水净梵，黑、住、无在后。

秽品秽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婆奇瘦，在鼍山怖林鹿野园中。

尔时，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：“诸贤，世有四种人。云何为四？或有一人内实有秽不自知，内有秽不知如真；或有一人内实有秽自知，内有秽知如真；或有一人内实无秽不自知，内无秽不知如真；或有一人内实无秽自知，内无秽知如真。

“诸贤，若有一人内实有秽不自知，内有秽不知如真者，此人于诸人中为最下贱。若有一人内实有秽自知，内有秽知如真者，此人于诸人中为最胜也。若有一人内实无秽

不自知，内无秽不知如真者，此人于诸人中为最下贱。若有一人内实无秽自知，内无秽知如真者，此人于诸人中为最胜也。”

于是，有一比丘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尊者舍梨子，白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何因、何缘说前二人俱有秽、秽污心，一者下贱，一者最胜？复何因缘说后二人俱无秽、不秽污心，一者下贱，一者最胜？”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答彼比丘曰：“贤者，若有一人内实有秽不自知，内有秽不知如真者，当知彼人不欲断秽，不求方便，不精勤学，彼便有秽、秽污心命终。彼因有秽、秽污心命终故，便不贤死，生不善处。所以者何？彼因有秽、秽污心命终故。贤者，犹如有人或从市肆，或从铜作家，买铜槃来，尘垢所污。彼持来已，不数洗尘，不数揩拭，亦不日炙，又著饶尘处，如是铜槃增受尘垢。贤者，如是若有一人内实有秽不自知，内有秽不知如真者，当知彼人不欲断秽，不求方便，不精勤学，彼便有秽、秽污心命终。彼因有秽、秽污心命终故，便不贤死，生不善处。所以者何？彼因有秽、秽污心命终故。

“贤者，若有一人我内有秽，我内实有此秽知如真者，当知彼人欲断此秽，求方便，精勤学，彼便无秽、不秽污心命终。彼因无秽、不秽污心命终故，便贤死，生善处。所以者何？彼因无秽、不秽污心命终故。贤者，犹如有人或从市肆，或从铜作家，买铜槃来，尘垢所污。彼持来已，数数洗尘，数数揩拭，数数日炙，不著饶尘处，如是铜槃，便极净洁。贤者，如是若有一人我内有秽，我内实有此秽知如真者，当知彼人欲断此秽，求方便，精勤学，彼便无秽、不秽污心命终。彼因无秽、不秽污心命终故，便贤死，生善处。所以者何？彼因无秽、不秽污心命终故。

“贤者，若有一人我内无秽，我内实无此秽不知如真者，当知彼人不护由眼耳所知法。彼因不护由眼耳所知法故，则为欲心缠，彼便有欲有秽、秽污心命终。彼因有欲有秽、秽污心命终故，便不贤死，生不善处。所以者何？彼因有欲有秽、秽污心命终故。贤者，犹如有人或从市肆，或从铜作家，买铜槃来，无垢净洁。彼持来已，不数洗尘，不数揩拭，不数日炙，著饶尘处，如是铜槃必受尘垢。贤者，如是若有一人我内无秽，我内实无此秽不知如真者，当知彼人不护由眼耳所知法。彼因不护由眼耳所知法故，则为欲心缠，彼便有欲有秽、秽污心命终。彼因有欲有秽、秽污心命终故，便不贤死，生不善处。所以者何？彼因有欲有秽、秽污心命终故。

“贤者，若有一人我内无秽，我内实无此秽知如真者，当知彼人护由眼耳所知法。彼因护由眼耳所知法故，则不为欲心缠，彼便无欲无秽、不秽污心命终。彼因无欲无秽、不秽污心命终故，便贤死，生善处。所以者何？彼因无欲无秽、不秽污心命终故。贤

者，犹如有人或从市肆，或从铜作家，买铜槃来，无垢净洁。彼待来已，数数洗磨，数数揩拭，数数日炙，不著饶尘处，如是铜槃便极净洁。贤者，如是若有一人我内无秽，我内实无此秽知如真者，当知彼人护由眼耳所知法。彼因护由眼耳所知法故，则不为欲心缠，彼便无欲无秽、不秽污心命终。彼因无欲无秽、不秽污心命终故，便贤死，生善处。所以者何？彼因无欲无秽、不秽污心命终故。

“贤者，因是缘是，说前二人俱有秽、秽污心，一者下贱，一者最胜；因是缘是，说后二人俱无秽、不秽污心，一者下贱，一者最胜。”

于是，复有比丘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尊者舍梨子，白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所说秽者，何等为秽？”

尊者舍梨子答比丘曰：“贤者，无量恶不善法从欲生，谓之秽。所以者何？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：‘我所犯戒，莫令他人知我犯戒。’贤者，或有他人知彼犯戒；彼因他人知犯戒故，心便生恶。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，俱是不善。贤者，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：‘我所犯戒，当令他人于屏处诃，莫令在众诃我犯戒。’贤者，或有他人于众中诃，不在屏处；彼因他人在众中诃，不在屏处故，心便生恶。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，俱是不善。贤者，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：‘我所犯戒，令胜人诃，莫令不如人诃我犯戒。’贤者，或有不如人诃彼犯戒，非是胜人；彼因不如人诃，非胜人故，心便生恶。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，俱是不善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：‘令我在佛前坐，问世尊法，为诸比丘说。莫令余比丘在佛前坐，问世尊法，为诸比丘说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在佛前坐，问世尊法，为诸比丘说；彼因余比丘在佛前坐，问世尊法，为诸比丘说故，心便生恶。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，俱是不善。贤者，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：‘诸比丘入内时，令我最在其前，诸比丘侍从我将入内。莫令余比丘诸比丘入内时，最在其前，诸比丘侍从彼将入内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诸比丘入内时，最在其前，诸比丘侍从彼将入内；彼因余比丘诸比丘入内时，最在其前，诸比丘侍从彼将入内故，心便生恶。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，俱是不善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：‘诸比丘已入内时，令我最在上坐，得第一座、第一澡水，得第一食。莫令余比丘诸比丘已入内时，最在上坐，得第一座、第一澡水，得第一食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诸比丘已入内时，最在上坐，得第一座、第一澡水，得第一食；彼因余比丘诸比丘已入内时，最在上坐，得第一座、第一澡水，得第一食故，心便生恶。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，俱是不善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：‘诸比丘食竟，收摄食器，行澡水已，令我为诸居士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莫令余比丘诸比丘食竟，收摄食器，行澡水已，为诸居士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诸比丘食竟，收摄食器，行澡水已，为诸居士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彼因余比丘诸比丘食竟，收摄食器，行澡水已，为诸居士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故，心便生恶。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，俱是不善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：‘诸居士往诣众园时，令我与共会共集，共坐共论。莫令余比丘诸居士往诣众园时，与共会共集，共坐共论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诸居士往诣众园时，与共会共集，共坐共论；彼因余比丘诸居士往诣众园时，与共会共集，共坐共论故，心便生恶。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，俱是不善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：‘令我为王者所识，及王大臣、梵志、居士、国中人民所知重。莫令余比丘为王者所识，及王大臣、梵志、居士、国中人民所知重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为王者所识，及王大臣、梵志、居士、国中人民所知重；彼因余比丘为王者所识，及王大臣、梵志、居士、国中人民所知重故，心便生恶。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，俱是不善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：‘令我为四众——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所敬重。莫令余比丘为四众——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所敬重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为四众——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所敬重；彼因余比丘为四众——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所敬重故，心便生恶。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，俱是不善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生如是欲：‘令我得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、诸生活具。莫令余比丘得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、诸生活具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得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；彼因余比丘得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、诸生活具故，心便生恶。若彼心生恶及心生欲者，俱是不善。

“贤者，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，不知彼生如是无量恶不善心欲者，如是彼非沙门沙门想，非智沙门智沙门想，非正智正智想，非正念正念想，非清净清净想。贤者，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，知彼生如是无量恶不善心欲者，如是彼非沙门非沙门想，非智沙门非智沙门想，非正智非正智想，非正念非正念想，非清净非清净想。

“贤者，犹如有人或从市肆，或从铜作家，买铜合槃来，盛满中粪，盖覆其上便持而去，经过店肆，近众人行。彼众见已，皆欲得食，意甚爱乐，而不憎恶，则生净想。彼持去已，住在一处便开示之，众人见已，皆不欲食，无爱乐意，甚憎恶之，生不净想

。若欲食者则不复用，况其本自不欲食耶？

“贤者，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，不知彼生如是无量恶不善心欲者，如是彼非沙门沙门想，非智沙门智沙门想，非正智正智想，非正念正念想，非清净清净想。贤者，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，知彼生如是无量恶不善心欲者，如是彼非沙门非沙门想，非智沙门非智沙门想，非正智非正智想，非正念非正念想，非清净非清净想。贤者，当知如是人莫得亲近，莫恭敬礼事。若比丘不应亲近便亲近，不应恭敬礼事便恭敬礼事者，如是彼便长夜得无利无义，则不饶益，不安隐快乐，生苦忧戚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：‘我所犯戒，莫令他人知我犯戒。’贤者，或有他人知彼犯戒；彼因他人知犯戒故，心不生恶。若彼心无恶，心不生欲者，是二俱善。贤者，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：‘我所犯戒，当令他人于屏处诃，莫令在众诃我犯戒。’贤者，或有他人于众中诃，不在屏处；彼因在众中诃，不在屏处故，心不生恶。若彼心无恶，心不生欲者，是二俱善。贤者，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：‘我所犯戒，令胜人诃，莫令不如人诃我犯戒。’贤者，或有不如人诃彼犯戒，非是胜人；彼因不如人诃，非胜人故，心不生恶。若彼心无恶，心不生欲者，是二俱善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：‘令我在佛前坐，问世尊法，为诸比丘说。莫令余比丘在佛前坐，问世尊法，为诸比丘说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在佛前坐，问世尊法，为诸比丘说；彼因余比丘在佛前坐，问世尊法，为诸比丘说故，心不生恶。若彼心无恶，心不生欲者，是二俱善。贤者，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：‘诸比丘入内时，令我最在其前，诸比丘侍从我将入内。莫令余比丘诸比丘入内时，最在其前，诸比丘侍从彼将入内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诸比丘入内时，最在其前，诸比丘侍从彼将入内；彼因余比丘诸比丘入内时，最在其前，诸比丘侍从将入内故，心不生恶。若彼心无恶，心不生欲者，是二俱善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：‘诸比丘已入内时，令我最在上坐，得第一座、第一澡水，得第一食。莫令余比丘诸比丘已入内时，最在上坐，得第一座、第一澡水，得第一食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诸比丘已入内时，最在上坐，得第一座、第一澡水，得第一食；彼因余比丘诸比丘已入内时，最在上坐，得第一座、第一澡水，得第一食故，心不生恶。若彼心无恶，心不生欲者，是二俱善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：‘诸比丘食竟，收摄食器，行澡水已，我为诸居士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莫令余比丘诸比丘食竟，收摄食器，行澡水已，为诸居士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诸比丘食竟，收摄食器，行澡水已，为诸居士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彼因余比丘诸比丘食竟，收摄食器，行澡水已

，为诸居士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故，心不生恶。若彼心无恶，心不生欲者，是二俱善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：‘诸居士往诣众园时，令我与共会共集，共坐共论。莫令余比丘诸居士往诣众园时，与共会共集，共坐共论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诸居士往诣众园时，与共会共集，共坐共论；彼因余比丘诸居士往诣众园时，与共会共集，共坐共论故，心不生恶。若彼心无恶，心不生欲者，是二俱善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：‘令我为王者所识，及王大臣、梵志、居士、国中人民所知重。莫令余比丘为王者所识，及王大臣、梵志、居士、国中人民所知重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为王者所识，及王大臣、梵志、居士、国中人民所知重；彼因余比丘为王者所识，及王大臣、梵志、居士、国中人民所知重故，心不生恶。若彼心无恶，心不生欲者，是二俱善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：‘令我为四众——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所敬重。莫令余比丘为四众——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所敬重。’贤者，或有余比丘为四众——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所敬重；彼因余比丘为四众——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所敬重故，心不生恶。若彼心无恶，心不生欲者，是二俱善。

“贤者，或有一人心不生如是欲：‘令我得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、诸生活具。莫令余比丘得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、诸生活具。’贤者，或余比丘得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；彼因余比丘得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、诸生活具故，心不生恶。若彼心无恶，心不生欲者，是二俱善。

“贤者，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，不知彼生如是无量善心欲者，如是彼沙门非沙门想，智沙门非智沙门想，正智非正智想，正念非正念想，清净非清净想。贤者，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，知彼生如是无量善心欲者，如是彼沙门沙门想，智沙门智沙门想，正智正智想，正念正念想，清净清净想。

“贤者，犹如有人或从市肆，或从铜作家，买铜合槃来，盛满种种净美饮食，盖覆其上便持而去，经过店肆，近众人行。彼众见已，皆不欲食，无爱乐意，甚憎恶之，生不净想，便作是说：‘即彼粪去！即彼粪去！’彼持去已，住在一处便开示之，众人见已，则皆欲食，意甚爱乐而不憎恶，则生净想。彼若本不用食者，见已欲食，况复其本欲得食耶？

“贤者，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，不知彼生如是无量善心欲者，如是彼沙门非沙门想，智沙门非智沙门想，正智非正智想，正念非正念想，清净非清净想。贤者，如是彼人若有诸智梵行者，知彼生如是无量善心欲者，如是彼沙门沙门想，智沙门智沙门想，正智正智想，正念正念想，清净清净想。贤者，当知如是人应亲近之，恭敬礼事。若比丘应亲近者便亲近，应恭敬礼事者便恭敬礼事，如是彼便长夜得利得义，则得饶益安隐快乐，亦得无苦，无忧愁戚。”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在彼众中。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白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我今欲为此事说喻。听我说耶？”

尊者舍梨子告曰：“尊者大目揵连，欲说喻者便可说之。”

尊者大目揵连则便白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我忆一时游王舍城，在岩山中。我于尔时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而行乞食，诣旧车师无衣满子家。时，彼比舍更有车师斫治车轴。是时，旧车师无衣满子往至彼家。于是，旧车师无衣满子见彼治轴，心生是念：‘若彼车师执斧治轴，斫彼彼恶处者，如是彼轴便当极好。’时，彼车师即如旧车师无衣满子心中所念，便持斧斫彼彼恶处。于是，旧车师无衣满子极大欢喜，而作是说：‘车师子，汝心如是，则知我心。所以者何？以汝持斧斫治车轴彼彼恶处，如我意故。’如是，尊者舍梨子，若有谀谄、欺诳、嫉妒、无信、懈怠，无正念正智，无定无慧，其心狂惑，不护诸根，不修沙门，无所分别。尊者舍梨子，心为知彼心故，而说此法。尊者舍梨子，若有人不谀谄，不欺诳，无嫉妒，有信，精进而无懈怠，有正念正智，修定修慧，心不狂惑，守护诸根，广修沙门而善分别。彼闻尊者舍梨子所说法者，犹饥欲得食，渴欲得饮，口及意也。

“尊者舍梨子，犹刹利女，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女，端正姝好，极净沐浴，以香涂身，著明净衣，种种璎珞严饰其容。或复有人为念彼女，求利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，以青莲华鬘，或蔷蔔华鬘，或修摩那华鬘，或婆师华鬘，或阿提牟哆华鬘持与彼女。彼女欢喜，两手受之，以严其头。尊者舍梨子，如是，若有人不谀谄，不欺诳，无嫉妒，有信，精进而无懈怠，有正念正智，修定修慧，心不狂惑，守护诸根，广修沙门而善分别。彼闻尊者舍梨子所说法者，犹饥欲食，渴欲得饮，口及意也。尊者舍梨子甚奇！甚特！尊者舍梨子常拔济诸梵行者，令离不善，安立善处。”

如是二尊者更相称说，从座起去。

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，尊者大目揵连及诸比丘闻尊者舍梨子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秽品求法经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娑罗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往诣五娑罗村北尸摄恕林中，及诸名德上尊长老、大弟子等，谓尊者舍梨子、尊者大目揵连、尊者大迦葉、尊者大迦旃延、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丽越、尊者阿难。如是比余名德上尊长老、大弟子等，亦在五娑罗村，并皆近佛叶屋边住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当行求法，莫行求饮食。所以者何？我慈愍弟子故，欲令行求法，不行求饮食。若汝等行求饮食，不行求法者，汝等既自恶，我亦无名称。若汝等行求法，不行求饮食者，汝等既自好，我亦有名称。

“云何诸弟子为求饮食故而依佛行，非为求法？我饱食讫，食事已办，犹有残食，于后有二比丘来，饥渴力羸。我语彼曰：‘我饱食讫，食事已办，犹有残食，汝等欲食者便取食之。若汝不取者，我便取以泻著净地，或复泻著无虫水中。’彼二比丘，第一比丘便作是念：‘世尊食讫，食事已办，犹有残食。若我不取者，世尊必取泻著净地，或复泻著无虫水中。我今宁可取而食之。’即便取食。

“彼比丘取此食已，虽一日一夜乐而得安隐，但彼比丘因取此食故，不可佛意。所以者何？彼比丘因取此食故，不得少欲，不知厌足，不得易养，不得易满，不得知时，不知节限，不得精进，不得宴坐，不得净行，不得远离，不得一心，不得精勤，亦不得涅槃。是以彼比丘因取此食故，不可佛意。是谓诸弟子为行求饮食故而依佛行，非为求法。

“云何诸弟子行求法，不行求饮食？彼二比丘，第二比丘便作是念：‘世尊食讫，食事已办，犹有残食。若我不取者，世尊必取泻著净地，或复泻著无虫水中。又世尊说食中之下极者，谓残余食也，我今宁可不取此食。’作是念已，即便不取。

“彼比丘不取此食已，虽一日一夜苦而不安隐，但彼比丘因不取此食故，得可佛意。所以者何？彼比丘因不取此食故，得少欲，得知足，得易养，得易满，得知时，得节限，得精进，得宴坐，得净行，得远离，得一心，得精勤，亦得涅槃。是以彼比丘因不取此食故，得可佛意。是谓诸弟子为行求法故而依佛行，非为求饮食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诸弟子：“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上弟子不乐住远离者，彼法、律不饶益多人，多人不得乐，非为愍伤世间，亦非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中、下弟子不乐住远离者，彼法、律不饶益多人，多人不得乐，非为愍伤世间，亦非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上弟子亦乐住远离者，彼法、律饶益多人，多人得乐，为愍伤世间，亦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中、下弟子亦乐住远离者，彼法、律

饶益多人，多人得乐，为愍伤世间，亦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”

是时，尊者舍梨子亦在众中。彼时，世尊告曰：“舍梨子，汝为诸比丘说法如法。我患背痛，今欲小息。”

尊者舍梨子即受佛教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于是，世尊四叠优多罗僧以敷床上，卷僧伽梨作枕，右胁而卧，足足相累，作光明想，正念正智，常念欲起。

是时，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：“诸贤，当知世尊向略说法：‘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上弟子不乐住远离者，彼法、律不饶益多人，多人不得乐，不为愍伤世间，亦非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中、下弟子不乐住远离者，彼法、律不饶益多人，多人不得乐，不为愍伤世间，亦非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上弟子亦乐住远离者，彼法、律饶益多人，多人得乐，为愍伤世间，亦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中、下弟子亦乐住远离者，彼法、律饶益多人，多人得乐，为愍伤世间，亦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’然世尊说此法极略，汝等云何解义？云何广分别？”

彼时，众中或有比丘作如是说：“尊者舍梨子，若诸长老上尊自说：我得究竟智，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诸梵行者闻彼比丘自说我得究竟智，便得欢喜。”复有比丘作如是说：“尊者舍梨子，若中、下弟子求愿无上涅槃，诸梵行者见彼行已，便得欢喜。”如是彼比丘而说此义，不可尊者舍梨子意。

尊者舍梨子告彼比丘：“诸贤等，听我为汝说。诸贤，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上弟子不乐住远离者，上弟子有三事可毁。云何为三？尊师乐住远离，上弟子不学舍离，上弟子以此可毁；尊师若说可断法，上弟子不断彼法，上弟子以此可毁；所可受证，上弟子而舍方便，上弟子以此可毁。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上弟子不乐住远离者，上弟子有此三事可毁。诸贤，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中、下弟子不乐住远离者，中、下弟子有三事可毁。云何为三？尊师乐住远离，中、下弟子不学舍离，中、下弟子以此可毁；尊师若说可断法，中、下弟子不断彼法，中、下弟子以此可毁；所可受证，中、下弟子而舍方便，中、下弟子以此可毁。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中、下弟子不乐住远离者，中、下弟子有此三事可毁。

“诸贤，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上弟子亦乐住远离者，上弟子有三事可称。云何为三？尊师乐住远离，上弟子亦学舍离，上弟子以此可称；尊师若说可断法，上弟子便断彼法，上弟子以此可称；所可受证，上弟子精进勤学，不舍方便，上弟子以此可称。诸贤，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上弟子亦乐住远离者，上弟子有此三事可称。诸贤

，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中、下弟子亦乐住远离者，中、下弟子有三事可称。云何为三？尊师乐住远离，中、下弟子亦学舍离，中、下弟子以此可称；尊师若说可断法，中、下弟子便断彼法，中、下弟子以此可称；所可受证，中、下弟子精进勤学，不舍方便，中、下弟子以此可称。诸贤，若有法、律尊师乐住远离，中、下弟子亦乐住远离者，中、下弟子有此三事可称。”

尊者舍梨子复告诸比丘：“诸贤，有中道能得心住，得定得乐，顺法次法，得通得觉，亦得涅槃。诸贤，云何有中道能得心住，得定得乐，顺法次法，得通得觉，亦得涅槃？诸贤，念欲恶，恶念欲亦恶，彼断念欲，亦断恶念欲；如是恚、怨结、悭嫉、欺诳、谀谄、无惭、无愧、慢、最上慢、贡高、放逸、豪贵、憎诤。诸贤，贪亦恶，著亦恶，彼断贪，亦断著。诸贤，是谓中道能得心住，得定得乐，顺法次法，得通得觉，亦得涅槃。

“诸贤，复有中道能得心住，得定得乐，顺法次法，得通得觉，亦得涅槃。诸贤，云何复有中道能得心住，得定得乐，顺法次法，得通得觉，亦得涅槃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，是为八。诸贤，是谓复有中道能得心住，得定得乐，顺法次法，得通得觉，亦得涅槃。”

于是，世尊所患即除而得安隐，从卧寤起，结跏趺坐，叹尊者舍梨子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为诸比丘说法如法。舍梨子，汝当复为诸比丘说法如法。舍梨子，汝当数数为诸比丘说法如法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当共受法如法，诵习执持。所以者何？此法如法，有法有义，为梵行本，得通得觉，亦得涅槃。诸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此法如法，当善受持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舍梨子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三 秽品比丘请经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受夏坐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告诸比丘：“诸贤，若有比丘请诸比丘：‘诸尊，语我、教我、诃我，莫难于我！’所以者何？诸贤，或有一人戾语，成就戾语法，成就戾语法故，令诸梵行者不语彼，不教、不诃而难彼人。诸贤，何者戾语法？若有成就戾语法者，诸梵行者不语彼，不教、不诃而难彼人？诸贤，或有一人恶欲、念欲，诸贤，若有人恶欲、念欲者，是谓戾语法。如是染行染、不语结住，欺诳谀谄，悭贪嫉妒，无惭无愧，瞋弊恶意，瞋恚语言，诃比丘诃，诃比丘轻慢，诃比丘发露，更互相避而说外事，不语、

瞋恚、憎嫉炽盛，恶朋友、恶伴侣，无恩、不知恩。诸贤，若有人无恩、不知恩者，是谓戾语法。诸贤，是谓诸戾语法，若有成就戾语法者，诸梵行者不语彼，不教、不诃而难彼人。诸贤，比丘者，当自思量。”

“诸贤，若有人恶欲、念欲者，我不爱彼；若我恶欲、念欲者，彼亦不爱我。比丘如是观，不行恶欲、不念欲者，当学如是！如是染行染、不语结住，欺诳谀谄，悭贪嫉妒，无惭无愧，瞋弊恶意，瞋恚语言，诃比丘诃，诃比丘轻慢，诃比丘发露，更互相避而说外事，不语、瞋恚、憎嫉炽盛，恶朋友、恶伴侣，无恩、不知恩。诸贤，若有人无恩、不知恩者，我不爱彼；若我无恩、不知恩者，彼亦不爱我。比丘如是观，不行无恩、不知恩者，当学如是！

“诸贤，若比丘不请诸比丘：‘诸尊，语我、教我、诃我，莫难于我！’所以者何？诸贤，或有一人善语，成就善语法，成就善语法故，诸梵行者善语彼，善教、善诃，不难彼人。诸贤，何者善语法？若有成就善语法者，诸梵行者善语彼，善教、善诃，不难彼人？诸贤，或有一人不恶欲、不念欲，诸贤，若有人不恶欲、不念欲者，是谓善语法。如是不染行染、不不语结住，不欺诳谀谄，不悭贪嫉妒，不无惭无愧，不瞋弊恶意，不瞋恚语言，不诃比丘诃，不诃比丘轻慢，不诃比丘发露，不更互相避而说外事，不不语、瞋恚、憎嫉炽盛，不恶朋友、恶伴侣，不无恩、不知恩。诸贤，若有人不无恩、不知恩者，是谓善语法。诸贤，是谓诸善语法，若有成就善语法者，诸梵行者善语彼，善教、善诃，不难彼人。诸贤，比丘者当自思量。”

“诸贤，若有人不恶欲、不念欲者，我爱彼人；若我不恶欲、不念欲者，彼亦爱我。比丘如是观，不行恶欲、不念欲者，当学如是！如是不染行染、不不语结住，不欺诳谀谄，不悭贪嫉妒，不无惭无愧，不瞋弊恶意，不瞋恚语言，不诃比丘诃，不诃比丘轻慢，不诃比丘发露，不更互相避而说外事，不不语、瞋恚、憎嫉炽盛，不恶朋友、恶伴侣，不无恩、不知恩。诸贤，若有人不无恩、不知恩者，我爱彼人；若我不无恩、不知恩者，彼亦爱我。比丘如是观，不无恩、不知恩者，当学如是！”

“诸贤，若比丘如是观者，必多所饶益：我为恶欲、念欲，为不恶欲、念欲耶？诸贤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我是恶欲、念欲者，则不欢悦，便求欲断。诸贤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我无恶欲、不念欲者，即便欢悦；我自清净，求学尊法，是故欢悦。诸贤，犹有目人以镜自照，则见其面净及不净。诸贤，若有目人见面有垢者，则不欢悦，便求欲洗。诸贤，若有目人见面无垢者，即便欢悦；我面清净，是故欢悦。

“诸贤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我行恶欲、念欲者，则不欢悦，便求欲断。诸贤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我不行恶欲、不念欲者，即便欢悦；我自清净，求学尊法，是故欢悦。如

是：我为染行染，为不染行染；为不语结住，为不不语结住；为欺诳谀谄，为不欺诳谀谄；为悭贪嫉妒，为不悭贪嫉妒；为无惭无愧，为不无惭无愧；为瞋弊恶意，为不瞋弊恶意；为瞋恚语言，为不瞋恚语言；为诃比丘诃，为不诃比丘诃；为诃比丘轻慢，为不诃比丘轻慢；为诃比丘发露，为不诃比丘发露；为更互相避，为不更互相避；为说外事，为不说外事；为不语、瞋恚、憎嫉炽盛，为不不语、瞋恚、憎嫉炽盛；为恶朋友、恶伴侣，为不恶朋友、恶伴侣；为无恩、不知恩，为不无恩、不知恩耶？诸贤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我无恩、不知恩者，则不欢悦，便求欲断。诸贤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我不无恩、不知恩者，即便欢悦；我自清净，求学尊法，是故欢悦。诸贤，犹有目人以镜自照，则见其面净及不净。诸贤，若有目人见面有垢者，则不欢悦，便求欲洗。诸贤，若有目人见面无垢者，即便欢悦；我面清净，是故欢悦。

“诸贤，如是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我无恩、不知恩者，则不欢悦，便求欲断。诸贤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我不无恩、不知恩者，即便欢悦；我自清净，求学尊法，是故欢悦。因欢悦故，便得欢喜；因欢喜故，便得止身；因止身故，便得觉乐；因觉乐故，便得定心。诸贤，多闻圣弟子因定心故，便见如实、知如真；因见如实、知如真故，便得厌；因厌故，便得无欲；因无欲故，便得解脱；因解脱故，便得知解脱；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”

尊者大目揵连所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尊者大目揵连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秽品知法经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舍弥，在瞿师罗园。

尔时，尊者周那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作如是说：‘我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。’然彼贤者心生恶增伺而住，如是诤讼、恚恨、瞋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欺诳、谀谄、无惭、无愧，无恶欲、恶见，然彼贤者心生恶欲、恶见而住。诸梵行人知彼贤者不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贤者心生增伺而住。如是诤讼、恚恨、瞋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欺诳、谀谄、无惭、无愧，无恶欲、恶见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贤者心生恶欲、恶见而住。

“诸贤，犹人不富自称说富，亦无国封说有国封，又无畜牧说有畜牧。若欲用时，则无金、银、真珠、琉璃、水精、琥珀，无畜牧、米谷，亦无奴婢。诸亲朋友往诣彼所，而作是说：‘汝实不富自称说富，亦无国封说有国封，又无畜牧说有畜牧。然欲用时，则无金、银、真珠、琉璃、水精、琥珀，无畜牧、米谷，亦无奴婢。’

“如是，诸贤，若有比丘作如是说：‘我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。’然彼贤者心生恶增伺而住，如是诤讼、恚恨、瞋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欺诳、谀谄、无惭、无愧，无恶欲、恶见，然彼贤者心生恶欲、恶见而住。诸梵行人知彼贤者不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贤者心不向增伺尽、无余涅槃。如是诤讼、恚恨、瞋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欺诳、谀谄、无惭、无愧，无恶欲、恶见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贤者心不向恶见法尽、无余涅槃。”

“诸贤，或有比丘不作是说：‘我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。’然彼贤者心不生恶增伺而住，如是诤讼、恚恨、瞋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欺诳、谀谄、无惭、无愧，无恶欲、恶见，然彼贤者心不生恶欲、恶见而住。诸梵行人知彼贤者实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贤者心不生恶增伺而住。如是诤讼、恚恨、瞋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欺诳、谀谄、无惭、无愧，无恶欲、恶见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贤者心不生恶欲、恶见而住。

“诸贤，犹人大富自说不富，亦有国封说无国封，又有畜牧说无畜牧。若欲用时，则有金、银、真珠、琉璃、水精、琥珀，有畜牧、米谷，亦有奴婢。诸亲朋友往诣彼所，作如是说：‘汝实大富自说不富，亦有国封说无国封，又有畜牧说无畜牧。然欲用时，则有金、银、真珠、琉璃、水精、琥珀，有畜牧、米谷，亦有奴婢。’

“如是，诸贤，若有比丘不作是说：‘我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。’然彼贤者心不生恶增伺而住，如是诤讼、恚恨、瞋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欺诳、谀谄、无惭、无愧，无恶欲、恶见，然彼贤者心不生恶欲、恶见而住。诸梵行人知彼贤者知诸法所可知法而无增伺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贤者心向增伺尽、无余涅槃。如是诤讼、恚恨、瞋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欺诳、谀谄、无惭、无愧，无恶欲、恶见。所以者何？以彼贤者心向恶见法尽、无余涅槃。”

尊者周那所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尊者周那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秽品周那问见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舍弥，在瞿师罗园。

于是，尊者大周那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世中诸见生而生，谓计有神，计有众生，有人、有寿、有命、有世。世尊，云何知、云何见，令此见得灭、得舍离，而令余见不续、不受耶？”

彼时，世尊告曰：“周那，世中诸见生而生，谓计有神，计有众生，有人、有寿、有命、有世。周那，若使诸法灭尽无余者，如是知、如是见，令此见得灭、得舍离，而

令余见不续、不受，当学渐损。

“周那，于圣法、律中，何者渐损？比丘者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作是念：‘我行渐损。’周那，于圣法、律中，不但是渐损，有四增上心现法乐居，行者从是起而复还入。彼作是念：‘我行渐损。’周那，于圣法、律中，不但是渐损，比丘者，度一切色想，至得非有想、非无想处成就游。彼作是念：‘我行渐损。’周那，于圣法、律中不但是渐损，有四息解脱，离色得无色，行者从是起当为他说。彼作是念：‘我行渐损。’周那，于圣法、律中不但是渐损。

“周那，他有恶欲、念欲，我无恶欲、念欲，当学渐损。周那，他有害意瞋，我无害意瞋，当学渐损。周那，他有杀生、不与取、非梵行，我无非梵行，当学渐损。周那，他有增伺、诤意、睡眠所缠、掉、贡高而有疑惑，我无疑惑，当学渐损。周那，他有瞋结、谀谄、欺诳、无惭、无愧，我有惭愧，当学渐损。周那，他有慢，我无慢，当学渐损。周那，他有增慢，我无增慢，当学渐损。周那，他不多闻，我有多闻，当学渐损。周那，他不观诸善法，我观诸善法，当学渐损。周那，他行非法恶行，我行是法妙行，当学渐损。周那，他有妄言、两舌、粗言、绮语、恶戒，我无恶戒，当学渐损。周那，他有不信、懈怠、无念、无定而有恶慧，我无恶慧，当学渐损。

“周那，若但发心念欲求学诸善法者，则多所饶益，况复身、口行善法耶？周那，他有恶欲、念欲，我无恶欲、念欲，当发心。周那，他有害意瞋，我无害意瞋，当发心。周那，他有杀生、不与取、非梵行，我无非梵行，当发心。周那，他有增伺、诤意、睡眠所缠、掉、贡高而有疑惑，我无疑惑，当发心。周那，他有瞋结、谀谄、欺诳、无惭、无愧，我有惭愧，当发心。周那，他有慢，我无慢，当发心。周那，他有增慢，我无增慢，当发心。周那，他不多闻，我有多闻，当发心。周那，他不观诸善法，我观诸善法，当发心。周那，他行非法恶行，我行是法妙行，当发心。周那，他有妄言、两舌、粗言、绮语、恶戒，我无恶戒，当发心。周那，他有不信、懈怠、无念、无定而有恶慧，我无恶慧，当发心。周那，犹如恶道与正道对，犹如恶度与正度对。

“如是，周那，恶欲者与非恶欲为对，害意瞋者与不害意瞋为对，杀生、不与取、非梵行者与梵行为对，增伺、诤意、睡眠、掉、贡高、疑惑者与不疑惑为对，瞋结、谀谄、欺诳、无惭、无愧者与惭愧为对，慢者与不慢为对，增慢者与不增慢为对，不多闻者与多闻为对，不观诸善法者与观诸善法为对，行非法恶行者与行是法妙行为对，妄言、两舌、粗言、绮语、恶戒者与善戒为对，不信、懈怠、无念、无定、恶慧者与善慧为对。

“周那，或有法黑，有黑报，趣至恶处；或有法白，有白报，而得升上。如是，周那，恶欲者，以非恶欲为升上；害意瞋者，以不害意瞋为升上；杀生、不与取、非梵行者，以梵行为升上；增伺、诤意、睡眠、掉、贡高、疑惑者，以不疑惑为升上；瞋结、谀谄、欺诳、无惭、无愧者，以惭愧为升上；慢者，以不慢为升上；增慢者，以不增慢为升上；不多闻者，以多闻为升上；不观诸善法者，以观诸善法为升上；行非法恶行者，以行是法妙行为升上；妄言、两舌、粗言、绮语、恶戒者，以善戒为升上；不信、懈怠、无念、无定、恶慧者，以善慧为升上。

“周那，若有不自调御，他不调御欲调御者，终无是处。自没溺，他没溺欲拔出者，终无是处。自不般涅槃，他不般涅槃令般涅槃者，终无是处。周那，若有自调御，他不调御欲调御者，必有是处。自不没溺，他没溺欲拔出者，必有是处。自般涅槃，他不般涅槃令般涅槃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如是，周那，恶欲者，以非恶欲为般涅槃；害意瞋者，以不害意瞋为般涅槃；杀生、不与取、非梵行者，以梵行为般涅槃；增伺、诤意、睡眠、掉、贡高、疑惑者，以不疑惑为般涅槃；瞋结、谀谄、欺诳、无惭、无愧者，以惭愧为般涅槃；慢者，以不慢为般涅槃；增慢者，以不增慢为般涅槃；不多闻者，以多闻为般涅槃；不观诸善法者，以观诸善法为般涅槃；行非法恶行者，以行是法妙行为般涅槃；妄言、两舌、粗言、绮语、恶戒者，以善戒为般涅槃；不信、懈怠、无念、无定、恶慧者，以善慧为般涅槃。

“是为，周那，我已为汝说渐损法，已说发心法，已说对法，已说升上法，已说般涅槃法。如尊师所为弟子起大慈哀怜念愍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者，我今已作。汝等亦当复自作，至无事处、山林树下，空安静处，坐禅思惟，勿得放逸，勤加精进，莫令后悔。此是我之教敕，是我训诲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大周那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秽品青白莲华喻经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或有法从身灭，不从口灭；或有法从口灭，不从身灭；或有法不从身口灭，但以慧见灭。

“云何法从身灭，不从口灭？比丘者，有不善身行充满、具足受持著身，诸比丘见已，诃彼比丘：‘贤者，不善身行充满、具足受持，何为著身？贤者，可舍不善身行，修习善身行。’彼于后时，舍不善身行，修习善身行，是谓法从身灭，不从口灭。”

“云何法从口灭，不从身灭？比丘者，不善口行充满、具足受持著口，诸比丘见已，诃彼比丘：‘贤者，不善口行充满、具足受持，何为著口？贤者，可舍不善口行，修习善口行。’彼于后时，舍不善口行，修习善口行，是谓法从口灭，不从身灭。”

“云何法不从身口灭，但以慧见灭？增伺不从身口灭，但以慧见灭；如是诤讼、恚恨、瞋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欺诳、谀谄、无惭、无愧，恶欲、恶见，不从身口灭，但以慧见灭。是谓法不从身口灭，但以慧见灭。

“如来或有观，观他人心，知此人不如是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如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得灭增伺。所以者何？以此人心生恶增伺而住，如是诤讼、恚恨、瞋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欺诳、谀谄、无惭、无愧，得灭恶欲、恶见。所以者何？以此人心生恶欲、恶见而住，知此人如是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如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得灭增伺。所以者何？以此人心不生恶增伺而住，如是诤讼、恚恨、瞋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欺诳、谀谄、无惭、无愧，得灭恶欲、恶见。所以者何？以此人心不生恶欲、恶见而住。犹如青莲华，红、赤、白莲华，水生水长，出水上，不著水。如是，如来世间生、世间长，出世间行，不著世间法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出一切世间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执拂侍佛。于是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此经当名何？云何受持？”

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此经名为青白莲华喻，汝当如是善受持诵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当共受此青白莲华喻经，诵习守持。所以者何？此青白莲华喻经如法有义，是梵行本，致通、致觉，亦致涅槃。若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应当受此青白莲华喻经，善讽诵持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秽品水净梵志经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郁鞞罗尼连然河岸，在阿耶恕罗尼拘类树下，初得道时。

于是，有一水净梵志，中后仿佯往诣佛所。世尊遥见水净梵志来，因水净梵志故，告诸比丘：“若有二十一秽污于心者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云何二十一秽？邪见心秽、非法欲心秽、恶贪心秽、邪法心秽、贪心秽、恚心秽、睡眠心秽、掉悔心秽、疑惑心秽、瞋缠心秽、不语结心秽、悭心秽、嫉心秽、欺诳心秽、谀谄心秽、无惭心秽、无愧心秽、慢心秽、大慢心秽、骄傲心秽、放逸心秽。若有此二十一秽污于心者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犹垢腻衣持与染家，彼染家得，或以淳灰、或以澡豆、或以土渍极浣，令

净此垢腻衣；染家虽治或以淳灰、或以澡豆、或以土渍极浣令净，然此污衣故有秽色。如是，若有二十一秽污于心者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云何二十一秽？邪见心秽、非法欲心秽、恶贪心秽、邪法心秽、贪心秽、恚心秽、睡眠心秽、掉悔心秽、疑惑心秽、瞋缠心秽、不语结心秽、悭心秽、嫉心秽、欺诳心秽、谀谄心秽、无惭心秽、无愧心秽、慢心秽、大慢心秽、骄傲心秽、放逸心秽。若有此二十一秽污于心者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

“若有二十一秽不污心者，必至善处，生于天上。云何二十一秽？邪见心秽、非法欲心秽、恶贪心秽、邪法心秽、贪心秽、恚心秽、睡眠心秽、掉悔心秽、疑惑心秽、瞋缠心秽、不语结心秽、悭心秽、嫉心秽、欺诳心秽、谀谄心秽、无惭心秽、无愧心秽、慢心秽、大慢心秽、骄傲心秽、放逸心秽。若有此二十一秽不污心者，必至善处，生于天上。犹如白净波罗柰衣持与染家，彼染家得，或以淳灰、或以澡豆、或以土渍极浣令净；此白净波罗柰衣，染家虽治或以淳灰、或以澡豆、或以土渍极浣令净，然此白净波罗柰衣本已净而复净。如是若有二十一秽不污心者，必至善处，生于天上。云何二十一秽？邪见心秽、非法欲心秽、恶贪心秽、邪法心秽、贪心秽、恚心秽、睡眠心秽、掉悔心秽、疑惑心秽、瞋缠心秽、不语结心秽、悭心秽、嫉心秽、欺诳心秽、谀谄心秽、无惭心秽、无愧心秽、慢心秽、大慢心秽、骄傲心秽、放逸心秽。若有此二十一秽不污心者，必至善处，生于天上。

“若知邪见是心秽者，知已便断，如是非法欲心秽、恶贪心秽、邪法心秽、贪心秽、恚心秽、睡眠心秽、掉悔心秽、疑惑心秽、瞋缠心秽、不语结心秽、悭心秽、嫉心秽、欺诳心秽、谀谄心秽、无惭心秽、无愧心秽、慢心秽、大慢心秽、骄傲心秽，若知放逸是心秽者，知已便断，彼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、无怨、无恚、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、无怨、无恚、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梵志，是谓洗浴内心，非浴外身。”

尔时，梵志语世尊曰：“瞿昙，可诣多水河浴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梵志，若诣多水河浴者，彼得何等？”

梵志答曰：“瞿昙，彼多水河浴者，此是世间斋洁之相、度相、福相。瞿昙，若诣多水河浴者，彼则净除于一切恶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彼梵志而说颂曰：

“妙好首梵志，若入多水河，

是愚常游戏，不能净黑业。

好首何往泉？何义多水河？

人作不善业，清水何所益？

净者无垢秽，净者常说戒，

净者清白业，常得清净行。

若汝不杀生，常不与不取，

真谛不妄语，当正念正知。

梵志如是学，一切众生安，

梵志何还家？家泉无所净。

梵志汝当学，净洗以善法，

何须弊恶水？但去身体垢。”

梵志白佛曰：“我亦作是念：净洗以善法，何须弊恶水？”梵志闻佛教，心中大欢喜，即时礼佛足，归命佛法众。

梵志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已知。善逝，我已解。我今自归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”

佛说如是，好首水净梵志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秽品黑比丘经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东园鹿母堂。

是时，黑比丘鹿母子常喜斗诤，往诣佛所。世尊遥见黑比丘来，因黑比丘故，告诸比丘：“或有一人常喜斗诤，不称止诤。若有一人常喜斗诤，不称止诤者，此法不可乐，不可爱喜，不能令爱念，不能令敬重，不能令修习，不能令摄持，不能令得沙门，不能令得一意，不能令得涅槃。

“或有一人恶欲，不称止恶欲。若有一人恶欲，不称止恶欲者，此法不可乐，不可爱喜，不能令爱念，不能令敬重，不得令修习，不能令摄持，不能令得沙门，不能令得一意，不能令得涅槃。

“或有一人犯戒、越戒、缺戒、穿戒、污戒，不称持戒。若有一人犯戒、越戒、缺戒、穿戒、污戒、不称持戒者，此法不可乐，不可爱喜，不能令爱念，不能令敬重，不

能令修习，不能令摄持，不能令得沙门，不能令得一意，不能令得涅槃。

“或有一人有瞋缠、有不语结、有悭嫉、有谀谄欺诳、有无惭无愧，不称惭愧。若有一人有瞋缠、有不语结、有悭嫉、有谀谄欺诳、有无惭无愧、不称惭愧者，此法不可乐，不可爱喜，不能令爱念，不能令敬重，不能令修习，不能令摄持，不能令得沙门，不能令得一意，不能令得涅槃。

“或有一人不经劳诸梵行，不称经劳诸梵行。若有一人不经劳诸梵行，不称经劳诸梵行者，此法不可乐，不可爱喜，不能令爱念，不能令敬重，不能令修习，不能令摄持，不能令得沙门，不能令得一意，不能令得涅槃。

“或有一人不观诸法，不称观诸法。若有一人不观诸法，不称观诸法者，此法不可乐，不可爱喜，不能令爱念，不能令敬重，不能令修习，不能令摄持，不能令得沙门，不能令得一意，不能令得涅槃。

“或有一人不宴坐，不称宴坐。若有一人不宴坐，不称宴坐者，此法不可乐，不可爱喜，不能令爱念，不能令敬重，不能令修习，不能令摄持，不能令得沙门，不能令得一意，不能令得涅槃。此人虽作是念：‘令诸梵行者供养、恭敬、礼事于我。’然诸梵行者不供养、恭敬、礼事于彼。所以者何？彼人有此无量恶法，因彼有此无量恶法故，令诸梵行者不供养、恭敬、礼事于彼。犹如恶马系在栃养，虽作是念：‘令人系我著安隐处，与我好饮食、好看视我。’然人不系著安隐处，不与好饮食、不好看视。所以者何？彼马有恶法，谓极粗弊、不温良故，令人不系著安隐处，不与好饮食、不好看视。如是，此人虽作是念：‘令诸梵行者供养、恭敬、礼事于我。’然诸梵行者不供养、恭敬、礼事于彼。所以者何？彼人有此无量恶法，因彼有此无量恶法故，令诸梵行者不供养、恭敬、礼事于彼。

“或有一人不喜斗诤，称誉止诤。若有一人不喜斗诤，称誉止诤者，此法可乐、可爱、可喜，能令爱念，能令敬重，能令修习，能令摄持，能令得沙门，能令得一意，能令得涅槃。

“或有一人不恶欲，称誉止恶欲。若有一人不恶欲，称誉止恶欲者，此法可乐、可爱、可喜，能令爱念，能令敬重，能令修习，能令摄持，能令得沙门，能令得一意，能令得涅槃。

“或有一人不犯戒、不越戒、不缺戒、不穿戒、不污戒，称誉持戒。若有一人不犯戒、不越戒、不缺戒、不穿戒、不污戒，称誉持戒者，此法可乐、可爱、可喜，能令爱念，能令敬重，能令修习，能令摄持，能令得沙门，能令得一意，能令得涅槃。

“或有一人无瞋缠、无不语结、无悭嫉、无谀谄欺诳、无无惭无愧，称誉惭愧。若有一人无瞋缠、无不语结、无悭嫉、无谀谄欺诳、无无惭无愧，称誉惭愧者，此法可乐、可爱、可喜，能令爱念，能令敬重，能令修习，能令摄持，能令得沙门，能令得一意，能令得涅槃。

“或有一人经劳诸梵行，称誉经劳诸梵行。若有一人经劳诸梵行，称誉经劳诸梵行者，此法可乐、可爱、可喜，能令爱念，能令敬重，能令修习，能令摄持，能令得沙门，能令得一意，能令得涅槃。

“或有一人观诸法，称誉观诸法。若有一人观诸法，称誉观诸法者，此法可乐、可爱、可喜，能令爱念，能令敬重，能令修习，能令摄持，能令得沙门，能令得一意，能令得涅槃。

“或有一人宴坐，称誉宴坐。若有一人宴坐，称誉宴坐者，此法可乐、可爱、可喜，能令爱念，能令敬重，能令修习，能令摄持，能令得沙门，能令得一意，能令得涅槃。此人虽不作是念：‘令诸梵行者供养、恭敬、礼事于我。’然诸梵行者供养、恭敬、礼事于彼。所以者何？彼人有此无量善法，因彼有此无量善法故，令诸梵行者供养、恭敬、礼事于彼。犹如良马系在栃养，虽不作是念：‘令人系我著安隐处，与我好饮食、好看视我。’然人系彼著安隐处，与好饮食、好看视之。所以者何？彼马有善法，谓软调好，极温良故，令人系著于安隐处，与好饮食、好看视之。如是，此人虽不作是念：‘令诸梵行者供养、恭敬、礼事于我。’然诸梵行者供养、恭敬、礼事于彼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秽品住法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说退善法不住、不增，我说住善法不退、不增，我说增善法不退、不住。云何退善法不住、不增？比丘者，若有笃信、禁戒、博闻、布施、智慧、辩才、阿含及其所得，彼人于此法退不住、不增，是谓退善法不住、不增。云何住善法不退、不增？比丘者，若有笃信、禁戒、博闻、布施、智慧、辩才、阿含及其所得，彼人于此法住不退、不增，是谓住善法不退、不增。云何增善法不退、不住？比丘者，若有笃信、禁戒、博闻、布施、智慧、辩才、阿含及其所得，彼人于此法增不退、不住，是谓增善法不退、不住。

“比丘者，作如是观，必多所饶益：我为多行增伺，为多行无增伺；我为多行瞋恚心，为多行无瞋恚心；我为多行睡眠缠，为多行无睡眠缠；我为多行掉、贡高，为多行

无掉、贡高；我为多行疑惑，为多行无疑惑；我为多行身诤，为多行无身诤；我为多行秽污心，为多行无秽污心；我为多行信，为多行不信；我为多行精进，为多行懈怠；我为多行念，为多行无念；我为多行定，为多行无定；我为多行恶慧，为多行无恶慧。

“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我多行增伺、瞋恚心、睡眠缠、掉、贡高、疑惑、身诤、秽污心、不信、懈怠、无念、无定、多行恶慧者。彼比丘欲灭此恶不善法故，便以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不令退。犹人为火烧头、烧衣，急求方便救头、救衣；如是比丘欲灭此恶不善法故，便以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不令退。

“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我多行无贪增伺，若无瞋恚心、无睡眠缠、无掉贡高、无疑惑、无身诤、无秽污心，有信、有进、有念、有定，多行无恶慧者。彼比丘欲住此善法，不忘、不退修行广布故，便以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不令退。犹人为火烧头、烧衣，急求方便救头、救衣；如是比丘欲住此善法，不忘、不退修行广布故，便以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不令退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秽品无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：“诸贤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未闻法者不得闻，已闻法者便忘失；若使有法本所修行，广布诵习，慧之所解，彼不复忆，知而不知。诸贤，是谓比丘、比丘尼净法衰退。

“诸贤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未闻法者便得闻，已闻法者不忘失；若使有法本所修行，广布诵习，慧之所解，彼常忆念，知而复知，是谓比丘、比丘尼净法转增。

“诸贤，比丘者，当作如是观：我为有增伺，为无有增伺；我为有瞋恚心，为无有瞋恚心；我为有睡眠缠，为无有睡眠缠；我为有掉、贡高，为无有掉、贡高；我为有疑惑，为无有疑惑；我为有身诤，为无有身诤；我为有秽污心，为无有秽污心；我为有信，为无有信；我为有进，为无有进；我为有念，为无有念；我为有定，为无有定；我为有恶慧，为无有恶慧。

“诸贤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我有增伺、有瞋恚心、有睡眠缠、有掉贡高、有疑惑、有身诤、有秽污心，无信、无进、无念、无定，有恶慧者。诸贤，彼比丘欲灭此恶不善法故，便以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不令退。诸贤，犹人为火烧头、烧衣，急求方便救头、救衣。诸贤，如是比丘欲灭此恶不善法故，便以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不令退。

“诸贤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我无增伺、无瞋恚心、无睡眠缠、无掉贡高、无有疑惑、无有身诤、无秽污心，有信、有进、有念、有定，无恶慧者。彼比丘欲住此善法，不忘不退，修行广布故，便以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不令退。犹人为火烧头、烧衣，急求方便救头、救衣。诸贤，如是比丘欲住此善法，不忘不退，修行广布故，便以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不令退。”

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尊者舍梨子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秽品第八竟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四 因品第九（有十经）（第二小土城诵）

因、止处、二阴，增上心、及念，

师子吼、优昙，愿、想最在后。

因品大因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楼瘦，在剑磨瑟昙拘楼都邑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闲居独处，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“此缘起甚奇！极甚深！明亦甚深！然我观见至浅至浅。”于是，尊者阿难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今闲居独处，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‘此缘起甚奇！极甚深！明亦甚深！然我观见至浅至浅。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汝莫作是念：‘此缘起至浅至浅。’所以者何？此缘起极甚深！明亦甚深！阿难，于此缘起不知如真，不见如实，不觉不达故，令彼众生如织机相锁，如蕴蔓草，多有稠乱，忽忽喧闹，从此世至彼世，从彼世至此世，往来不能出过生死。阿难，是故知此缘起极甚深！明亦甚深！

“阿难，若有问者：‘老死有缘耶？’当如是答：‘老死有缘。’若有问者：‘老死有何缘？’当如是答：‘缘于生也。’阿难，若有问者：‘生有缘耶？’当如是答：‘生亦有缘。’若有问者：‘生有何缘？’当如是答：‘缘于有也。’阿难，若有问者：‘有有缘耶？’当如是答：‘有亦有缘。’若有问者：‘有有何缘？’当如是答：‘缘于受也。’阿难，若有问者：‘受有缘耶？’当如是答：‘受亦有缘。’若有问者：‘受有何缘？’当如是答：‘缘于爱也。’阿难，是为缘爱有受，缘受有有，缘有有生，缘生有老死，缘老死有愁戚，啼哭、忧苦、懊恼皆缘老死有，如此具足纯生大苦阴。

“阿难，缘生有老死者，此说缘生有老死，当知所谓缘生有老死。阿难，若无生，鱼、鱼种，鸟、鸟种，蚊、蚊种，龙、龙种，神、神种，鬼、鬼种，天、天种，人、人

种，阿难，彼彼众生随彼彼处，若无生，各各无生者，设使离生，当有老死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老死因、老死习、老死本、老死缘者，谓此生也。所以者何？缘生故则有老死。阿难，缘有有生者，此说缘有有生，当知所谓缘有有生。阿难，若无有，鱼、鱼种，鸟、鸟种，蚊、蚊种，龙、龙种，神、神种，鬼、鬼种，天、天种，人、人种，阿难，彼彼众生随彼彼处无有，各各无有者，设使离有，当有生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生因、生习、生本、生缘者，谓此有也。所以者何？缘有故则有生。阿难，缘受有有者，此说缘受有有，当知所谓缘受有有。阿难，若无受，各各无受者，设使离受，当复有有，施设有有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有因、有习、有本、有缘者，谓此受也。所以者何？缘受故则有有。阿难，缘爱有受者，此说缘爱有受，当知所谓缘爱有受。阿难，若无爱，各各无爱者，设使离爱，当复有受立于受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受因、受习、受本、受缘者，谓此爱也。所以者何？缘爱故则有受。阿难，是为缘爱有求，缘求有利，缘利有分，缘分有染欲，缘染欲有著，缘著有悭，缘悭有家，缘家有守。阿难，缘守故便有刀杖、斗诤、谀谄、欺诳、妄言、两舌，起无量恶不善之法，有如此具足纯生大苦阴。阿难，若无守，各各无守者，设使离守，当有刀杖、斗诤、谀谄、欺诳、妄言、两舌，起无量恶不善之法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刀杖、斗诤、谀谄、欺诳、妄言、两舌，起无量恶不善之法，因是习、是本、是缘者，谓此守也。所以者何？缘守故则有刀杖、斗诤、谀谄、欺诳、妄言、两舌，起无量恶不善之法，有如此具足纯生大苦阴。阿难，缘家有守者，此说缘家有守，当知所谓缘家有守。阿难，若无家，各各无家者，设使离家，当有守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守因、守习、守本、守缘者，谓此家也。所以者何？缘家故则有守。阿难，缘悭有家者，此说缘悭有家，当知所谓缘悭有家。阿难，若无悭，各各无悭者，设使离悭，当有家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家因、家习、家本、家缘者，谓此慳也。所以者何？缘慳故则有家。阿难，缘著有慳者，此说缘著有慳，当知所谓缘著有慳。阿难，若无著，各各无著者，设使离著，当有慳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慳因、慳习、慳本、慳缘者，谓此著也。所以者何？缘著故则有慳。阿难，缘欲有著者，此说缘欲有著，当知所谓缘欲有著。阿难，若无欲，各各无欲者，设使离欲，当有著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著因、著习、著本、著缘者，谓此欲也。所以者何？缘欲故则有著。阿难，缘分有染欲者，此说缘分有染欲，当知所谓缘分有染欲。阿难，若无分，各各无分者，设使离分，当有染欲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染欲因、染欲习、染欲本、染欲缘者，谓此分也。所以者何？缘分故则有染欲。阿难，缘利有分者，此说缘利有分，当知所谓缘利有分。阿难，若无利，各各无利者，设使离利，当有分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分因、分习、分本、分缘者，谓此利也。所以者何？缘利故则有分。阿难，缘求有利者，此说缘求有利，当知所谓缘求有利。阿难，若无求，各各无求者，设使离求，当有利耶？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利因、利习、利本、利缘者，谓此求也。所以者何？缘求故则有利。阿难，缘爱有求者，此说缘爱有求，当知所谓缘爱有求。阿难，若无爱，各各无爱者，设使离爱，当有求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求因、求习、求本、求缘者，谓此爱也。所以者何？缘爱故则有求。阿难，欲爱及有爱，此二法因觉、缘觉致来。阿难，若有问者：‘觉有缘耶？’当如是答：‘觉亦有缘。’若有问者：‘觉有何缘？’当如是答：‘缘更乐也。’当知所谓缘更乐有觉。阿难，若无有眼更乐，各各无眼更乐者，设使离眼更乐，当有缘眼更

乐生乐觉、苦觉、不苦不乐觉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若无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更乐，各各无意更乐者，设使离意更乐，当有缘意更乐生乐觉、苦觉、不苦不乐觉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觉因、觉习、觉本、觉缘者，谓此更乐也。所以者何？缘更乐故则有觉。阿难，若有问者：‘更乐有缘耶？’当如是答：‘更乐有缘。’若有问者：‘更乐有何缘？’当如是答：‘缘名色也。’当知所谓缘名色有更乐。阿难，所行、所缘有名身，离此行、离此缘有有对更乐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所行、所缘有色身，离此行、离此缘有增语更乐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设使离名身及色身，当有更乐施设更乐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更乐因、更乐习、更乐本、更乐缘者，谓此名色也。所以者何？缘名色故则有更乐。阿难，若有问者：‘名色有缘耶？’当如是答：‘名色有缘。’若有问者：‘名色有何缘？’当如是答：‘缘识也。’当知所谓缘识有名色。阿难，若识不入母胎者，有名色成此身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若识入胎即出者，名色会精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会。”

“阿难，若幼童男童女识初断坏不有者，名色转增长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名色因、名色习、名色本、名色缘者，谓此识也。所以者何？缘识故则有名色。阿难，若有问者：‘识有缘耶？’当如是答：‘识亦有缘。’若有问者：‘识有何缘？’当如是答：‘缘名色也。’当知所谓缘名色有识。阿难，若识不得名色，若识不立、不倚名色者，识宁有生、有老、有病、有死、有苦耶？”

答曰：“无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当知是识因、识习、识本、识缘者，谓此名色也。所以者何？缘名色故则有识。阿难，是为缘名色有识，缘识亦有名色，由是增语，增语说传，传说可施设有，谓识、名色共俱也。阿难，云何有一见有神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“世尊为法本！世尊为法主！法由世尊，惟愿说之！我今闻已，得广知义。”

佛便告曰：“阿难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分别其义。”尊者阿难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阿难，或有一见觉是神，或复有一不见觉是神，见神能觉，然神法能觉；或复有一不见觉是神，亦不见神能觉，然神法能觉，但见神无所觉。阿难，若有一见觉是神者，应当问彼：‘汝有三觉——乐觉、苦觉、不苦不乐觉，汝此三觉为见何觉是神耶？’阿难，当复语彼，若有觉乐觉者，彼于尔时二觉灭——苦觉、不苦不乐觉，彼于尔时唯觉乐觉。乐觉者，是无常法、苦法、灭法，苦乐觉已灭，彼不作是念：‘非为神灭耶？’阿难，若复有一觉苦觉者，彼于尔时二觉灭——乐觉、不苦不乐觉，彼于尔时唯觉苦觉。苦觉者，是无常法、苦法、灭法，若苦觉已灭，彼不作是念：‘非为神灭耶？’阿难，若复有一觉不苦不乐觉者，彼于尔时二觉灭——乐觉、苦觉，彼于尔时唯觉不苦不乐觉。不苦不乐觉者，是无常法、苦法、灭法。若不苦不乐觉已灭，彼不作是念：‘非为神灭耶？’阿难，彼如是无常法但离苦乐，当复见觉是神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彼如是无常法但离苦乐，不应复见觉是神也。阿难，若复有一不见觉是神，然神能觉，见神法能觉者，应当语彼：‘汝若无觉者，觉不可得，不应说是我所有。’阿难，彼当复如是见觉不是神，然神能觉，见神法能觉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彼不应如是见觉非神，神能觉，见神法能觉。阿难，若复有一不见觉是神，亦不见神能觉，然神法能觉，但见神无所觉者，应当语彼：‘汝若无觉都不可得，神离觉者，不应神清净。’阿难，彼当复见觉非神，亦不见神能觉、神法能觉，但见神无所觉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阿难，是故彼不应如是见觉非神，亦不见神能觉、神法能觉，但见神无所觉，是谓有一见有神也。阿难，云何有一不见有神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“世尊为法本！世尊为法主！法由世尊，惟愿说之！我今闻已，得广知义。”

佛便告曰：“阿难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分别其义。”尊者阿难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阿难，或有一不见觉是神，亦不见神能觉，然神法能觉，亦不见神无所觉，彼如是不见已，则不受此世间；彼不受已，则不疲劳；不疲劳已，便般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阿难，是谓增语，增语说传，传设可施设有。知是者，则无所受。阿难，若比丘如是正解脱者，此不复有见如来终，见如来不终，见如来终、不终，见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，是谓有一不见有神也。阿难，云何有一有神施设而施设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“世尊为法本！世尊为法主！法由世尊，惟愿说之！我今闻已，得广知义。”

佛便告曰：“阿难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分别其义。”尊者阿难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阿难，或有一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或复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。或复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亦非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。或复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亦非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亦非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。

“阿难，若有一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，彼今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身坏命终，亦如是说、亦如是见。有神若离少色时，亦如是如是思，彼作如是念。阿难，如是有一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如是有一少色是神见著而著。

“阿难，若复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，彼今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身坏命终，亦如是说、亦如是见。有神若离无量色时，亦如是如是思，彼作如是念。阿难，如是有一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如是无量色是神见著而著。

“阿难，若复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亦非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，彼今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身坏命终，亦如是说、亦如是见。有神若离少无色时，亦如是如是思，彼作如是念。阿难，如是有一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如是有一少无色是神见著而著。

“阿难，若复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亦非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亦非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，彼今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身坏命终，亦如是说、亦如是见。有神若离无量无色时，亦如是如是思，彼作如是念。阿难，如是有一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如是有一无量无色是神见著而著，是谓有一有神

施设而施设也。

“阿难，云何有一无神施设而施设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“世尊为法本！世尊为法主！法由世尊，惟愿说之！我今闻已，得广知义。”

佛便告曰：“阿难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分别其义。”尊者阿难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阿难，或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亦非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亦非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亦非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。阿难，若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，彼非今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身坏命终，亦不如是说、亦不如是见。有神若离少色时，亦不如是如是思，亦不作如是念。阿难，如是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如是有一非少色是神不见著而著。

“阿难，若复有一非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，彼非今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身坏命终，亦不如是说、亦不如是见。有神若离无量色时，亦不如是如是思，亦不作如是念。阿难，如是有一非无量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如是有一非无量色是神不见著而著。

“阿难，若复有一非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，彼非今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身坏命终，亦不如是说、亦不如是见。有神若离少无色时，亦不如是如是思，亦不作如是念。阿难，如是有一非少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如是有一非少无色是神不见著而著。

“阿难，若复有一非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者，彼非今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身坏命终，亦不如是说、亦不如是见。有神若离无量无色时，亦不如是如是思，亦不作如是念。阿难，如是有一非无量无色是神施设而施设，如是有一非无量无色是神不见著而著。阿难，是谓有一无神施设而施设也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有七识住及二处。云何七识住？有色众生若干身、若干想，谓人及欲天，是谓第一识住。复次，阿难，有色众生若干身、一想，谓梵天初生不夭寿，是谓第二识住。复次，阿难，有色众生一身、若干想，谓晃昱天，是谓第三识住。复次，阿难，有色众生一身、一想，谓遍净天，是谓第四识住。复次，阿难，有无色众生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处，是空处成就游，谓无量空处天，是谓第五识住。复次，阿难，有无色众生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处，是识处成就游，谓无量识处天，是谓第六识住。复次，阿难，有无色众生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处，是无所有处成就游，谓无所有处天，是谓第七识住。

“阿难，云何有二处？有色众生无想无觉，谓无想天，是谓第一处。复次，阿难，有无色众生度一切无所有处，非有想非无想处，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，谓非有想非

无想处天，是谓第二处。阿难，第一识住者，有色众生若干身、若干想，谓人及欲天。若有比丘知彼识住、知识住集，知灭、知味、知患、知出要如真，阿难，此比丘宁可乐彼识住，计著住彼识住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阿难，第二识住者，有色众生若干身、一想，谓梵天初生不夭寿。若有比丘知彼识住、知识住集，知灭、知味、知患、知出要如真，阿难，此比丘宁可乐彼识住，计著住彼识住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阿难，第三识住者，有色众生一身、若干想，谓晃昱天。若有比丘知彼识住、知识住集，知灭、知味、知患、知出要如真，阿难，此比丘宁可乐彼识住，计著住彼识住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阿难，第四识住者，有色众生一身、一想，谓遍净天。若有比丘知彼识住、知识住集，知灭、知味、知患、知出要如真，阿难，此比丘宁可乐彼识住，计著住彼识住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阿难。第五识住者，无色众生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处，是空处成就游，谓无量空处天。若有比丘知彼识住、知识住集，知灭、知味、知患、知出要如真，阿难，此比丘宁可乐彼识住，计著住彼识住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阿难，第六识住者，无色众生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处，是识处成就游，谓无量识处天。若有比丘知彼识住、知识住集，知灭、知味、知患、知出要如真，阿难，此比丘宁可乐彼识住，计著住彼识住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阿难，第七识住者，无色众生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处，是无所有处成就游，谓无所有处天。若有比丘知彼识住、知识住集，知灭、知味、知患、知出要如真，阿难，此比丘宁可乐彼识住，计著住彼识住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阿难，第一处者，有色众生无想无觉，谓无想天，若有比丘知彼处、知彼处集，知灭、知味、知患、知出要如真，阿难，此比丘宁可乐彼处，计著往彼处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阿难，第二处者，无色众生度一切无所有处，非有想非无想处，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，谓非有想非无想处天。若有比丘知彼处、知彼处集，知灭、知味、知患、知出要如真，阿难，此比丘宁可乐彼处，计著住彼处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阿难，若有比丘彼七识住及二处知如真，心不染著，得解脱者，是谓比丘阿罗诃，名慧解脱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有八解脱。云何为八？色观色，是谓第一解脱。复次，内无色想外观色，是谓第二解脱。复次，净解脱身作证成就游，是谓第三解脱。复次，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处，是无量空处成就游，是谓第四解脱。复次，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处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，是谓第五解脱。复次，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处，是无所有处成就游，是谓第六解脱。复次，度一切无所有处，非有想非无想处，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，是谓第七解脱。复次，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想，知灭解脱，身作证成就游，及慧观诸漏尽知，是谓第八解脱。阿难，若有比丘彼七识住及二处知如真，心不染著，得解脱，及此八解脱，顺逆身作证成就游，亦慧观诸漏尽者，是谓比丘阿罗诃，名俱解脱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因品念处经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楼瘦，在剑磨瑟昙拘楼都邑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一道净众生，度忧畏，灭苦恼，断啼哭，得正法，谓四念处。若有过去诸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悉断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立心正住于四念处，修七觉支，得觉无上正尽之觉；若有未来诸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悉断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立心正住于四念处，修七觉支，得觉无上正尽之觉；我今现在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我亦断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立心正住于四念处，修七觉支，得觉无上正尽之觉。云何为四？观身如身念处，观觉如觉念处，观心如心念处，观法如法念处。

“云何观身如身念处？比丘者，行则知行，住则知住，坐则知坐，卧则知卧，眠则知眠，寤则知寤，眠寤则知眠寤。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

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正知出入，善观分别，屈伸低仰，仪容庠序，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，行住坐卧、眠寤语默皆正知之。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生恶不善念，以善法念治断灭止。犹木工师、木工弟子，彼持墨绳，用绁于木，则以利斧斫治令直；如是比丘生恶不善念，以善法念治断灭止。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齿齿相著，舌逼上腭，以心治心，治断灭止。犹二力士捉一羸人，处处旋捉，自在打锻；如是比丘齿齿相著，舌逼上腭，以心治心，治断灭止。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念入息即知念入息，念出息即知念出息，入息长即知入息长，出息长即知出息长，入息短即知入息短，出息短即知出息短，学一切身息入，学一切身息出，学止身行息入，学止口行息出。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离生喜乐，渍身润泽，普遍充满于此身中，离生喜乐无处不遍。犹工浴人器盛澡豆，水和成抟，水渍润泽，普遍充满无处不周；如是比丘离生喜乐，渍身润泽，普遍充满于此身中，离生喜乐无处不遍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定生喜乐，渍身润泽，普遍充满于此身中，定生喜乐无处不遍。犹如山泉，清净不浊，充满流溢，四方水来，无缘得入，即彼泉底，水自涌出，流溢于外，渍山润泽，普遍充满无处不周；如是比丘定生喜乐，渍身润泽，普遍充满于此身中，定生喜乐无处不遍。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无喜生乐，渍身润泽，普遍充满于此身中，无喜生乐无处不遍。犹青莲华，红、赤、白莲，水生水长，在于水底，彼根茎华叶悉渍润泽，普遍充满无处不周；如是比丘无喜生乐，渍身润泽，普遍充满于此身中，无喜生乐无处不遍。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于此身中，以清净心意解遍满成就游，于此身中，以清净心无处不遍。犹有一人，被七肘衣或八肘衣，从头至足，于其身体无处不覆；如是比丘于此身中，以清净心无处不遍。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念光明想，善受善持，善忆所念，如前后亦然，如后前亦然，如昼夜亦然，如夜昼亦然，如下上亦然，如上下亦然，如是不颠倒，心无有缠，修光明心，心终不为暗之所覆。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善受观相，善忆所念。犹如有人，坐观卧人，卧观坐人；如是比丘善受观相，善忆所念。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此身随住，随其好恶，从头至足，观见种种不净充满：‘我此身中有发、髦、爪、齿、粗细薄肤、皮、肉、筋、骨、心、肾、肝、肺、大肠、小肠、脾、胃、抟粪、脑及脑根、泪、汗、涕、唾、脓、血、肪、髓、涎、痰、小便。’犹如器盛若干种子，有目之士，悉见分明，谓稻、粟种、蔓菁、芥子；如是比丘此身随住，随其好恶，从头至足，观见种种不净充满：‘我此身中有发、髦、爪、齿、粗细薄肤、皮、肉、筋、骨、心、肾、肝、肺、大肠、小肠、脾、胃、抟粪、脑及脑根、泪、汗、涕、唾、脓、血、肪、髓、涎、痰、小便。’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观身诸界：‘我此身中有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空界、识界。’犹如屠儿杀牛，剥皮布地于上，分作六段；如是比丘观身诸界：‘我此身中，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空界、识界。’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观彼死尸，或一、二日至六、七日，鸟鸱所啄，豺狼所食，火烧埋地，悉腐烂坏，见已自比：‘今我此身亦复如是，俱有此法，终不得离。’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如本见息道骸骨青色，烂腐食半，骨锁在地，见已自比：‘今我此身亦复如是，俱有此法，终不得离。’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如本见息道，离皮肉血，唯筋相连，见已自比：‘今我此身亦复如是，俱有此法，终不得离。’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如本见息道骨节解散，散在诸方，足骨、踁骨、髀骨、髖骨、脊骨、肩骨、颈骨、髑髏骨，各在异处，见已自比：‘今我此身亦复如是，俱有此法，终不得离。’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身如身。比丘者，如本见息道骨白如螺，青犹鸽色，赤若血涂，腐坏碎末，见已自比：‘今我此身亦复如是，俱有此法，终不得离。’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，观外身如身，立念在身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身如身。若比丘、比丘尼，如是少少观身如身者，是谓观身如身念处。

“云何观觉如觉念处？比丘者，觉乐觉时，便知觉乐觉；觉苦觉时，便知觉苦觉；觉不苦不乐觉时，便知觉不苦不乐觉；觉乐身、苦身、不苦不乐身，乐心、苦心、不苦不乐心，乐食、苦食、不苦不乐食，乐无食、苦无食、不苦不乐无食，乐欲、苦欲、不苦不乐欲，乐无欲觉、苦无欲觉、不苦不乐无欲觉时，便知觉不苦不乐无欲觉。如是比丘观内觉如觉，观外觉如觉，立念在觉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觉如觉。若比丘、比丘尼如是少少观觉如觉者，是谓观觉如觉念处。

“云何观心如心念处？比丘者，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，无欲心知无欲心如真，有恚无恚、有痴无痴、有秽污无秽污、有合有散、有下有高、有小有大、修不修、定不定，有不解脱心知不解脱心如真，有解脱心知解脱心如真。如是比丘观内心如心，观外心如心，立念在心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心如心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如是少少观心如心者，是谓观心如心念处。

“云何观法如法念处？眼缘色生内结。比丘者，内实有结知内有结如真，内实无结知内无结如真，若未生内结而生者知如真，若已生内结灭不复生者知如真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意缘法生内结。比丘者，内实有结知内有结如真，内实无结知内无结如真，若未生内结而生者知如真，若已生内结灭不复生者知如真。如是比丘观内法如法，观外法如法，立念在法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法如法，谓内六处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法如法。比丘者，内实有欲知有欲如真，内实无欲知无欲如真，若未生欲而生者知如真，若已生欲灭不复生者知如真。如是瞋恚、睡眠、掉悔，内实有疑知有疑如真，内实无疑知无疑如真，若未生疑而生者知如真，若已生疑灭不复生者知如

真。如是比丘观内法如法，观外法如法，立念在法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法如法，谓五盖也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观法如法。比丘者，内实有念觉支知有念觉支如真，内实无念觉支知无念觉支如真，若未生念觉支而生者知如真，若已生念觉支便住不忘而不衰退，转修增广者知如真。如是择法、精进、喜、息、定。比丘者，内实有舍觉支知有舍觉支如真，内实无舍觉支知无舍觉支如真，若未生舍觉支而生者知如真，若已生舍觉支便住不忘而不衰退，转修增广者知如真。如是比丘观内法如法，观外法如法，立念在法，有知有见，有明有达，是谓比丘观法如法，谓七觉支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如是少少观法如法者，是谓观法如法念处。

“若有比丘、比丘尼七年立心正住四念处者，彼必得二果，或现法得究竟智，或有余得阿那含。置七年，六五四三二一年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七月立心正住四念处者，彼必得二果，或现法得究竟智，或有余得阿那含。置七月，六五四三二一月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七日七夜立心正住四念处者，彼必得二果，或现法得究竟智，或有余得阿那含。置七日七夜，六五四三二，置一日一夜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少少须臾顷立心正住四念处者，彼朝行如是，暮必得升进；暮行如是，朝必得升进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五 因品苦阴经上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诸比丘于中食后，少有所为，集坐讲堂。于是众多异学，中后仿佯往诣诸比丘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语诸比丘：“诸贤，沙门瞿昙施设知断欲，施设知断色，施设知断觉。诸贤，我等亦施设知断欲，施设知断色，施设知断觉。沙门瞿昙及我等此三知三断，为有何胜、有何差别？”

于是，诸比丘闻彼众多异学所说，不是亦不非，默然起去，并作是念：“如此所说，我等当从世尊得知。”便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谓与众多异学所可共论，尽向佛说。

彼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即时应如是问众多异学：‘诸贤，云何欲味？云何欲患？云何欲出要？云何色味？云何色患？云何色出要？云何觉味？云何觉患？云何觉出要？’诸比丘，若汝等作如是问者，彼等闻已，便更互相难说外余事，瞋诤转增，必从座起，默然而退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见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、一切余众，能知此义而发遣者，唯有如来、如来弟子或从此闻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欲味？谓因五欲功德，生乐生喜，极是欲味，无复过是，所患甚多。

“云何欲患？族姓子者，随其伎术以自存活，或作田业、或行治生、或以学书、或明算术、或知工数、或巧刻印、或作文章、或造手笔、或晓经书、或作勇将、或奉事王。彼寒时则寒，热时则热，饥渴、疲劳、蚊虻所螫，作如是业，求图钱财。彼族姓子如是方便，作如是行，作如是求，若不得钱财者，便生忧苦、愁戚、懊恼，心则生痴，作如是说：‘唐作唐苦！所求无果。’彼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，作如是求，若得钱财者，彼便爱惜，守护密藏。所以者何？‘我此财物，莫令王夺、贼劫、火烧、腐坏、亡失，出财无利，或作诸业而不成就。’彼作如是守护密藏，若有王夺、贼劫、火烧、腐坏、亡失，便生忧苦、愁戚、懊恼，心则生痴，作如是说：‘若有长夜所可爱念者，彼则亡失。’是谓现法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复次，众生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故，母共子诤，子共母诤，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亲族展转共诤。彼既如是共斗诤已，母说子恶，子说母恶，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亲族更相说恶，况复他人！是谓现法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复次，众生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故，王王共诤，梵志梵志共诤，居士居士共诤，民民共诤，国国共诤。彼因斗诤共相憎故，以种种器仗，转相加害，或以拳扠石掷，或以杖打刀斫。彼当斗时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极重苦。是谓现法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复次，众生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故，著铠被袍，持矟弓箭，或执刀盾入在军阵。或以象斗，或马、或车，或以步军，或以男女斗。彼当斗时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极重苦。是谓现法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复次，众生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故，著铠被袍，持矟弓箭，或执刀盾往夺他国，攻城破坞，共相格战，打鼓吹角，高声唤呼。或以槌打，或以鉾戟，或以利轮，或以箭射，或乱下石，或以大弩，或以融铜珠子洒之。彼当斗时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极重苦。是谓现法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复次，众生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故，著铠被袍，持矟弓箭，或执刀盾入村、入邑、入国、入城，穿墙发藏，劫夺财物，断截王路。或至他巷，坏村、害邑、灭国、破城。于中或为王人所捉，种种拷治：截手、截足或截手足，截耳、截鼻或截耳鼻，或脔脔割，拔须、拔发或拔须发，或著槛中衣裹火烧，或以沙壅草缠火爇，或内铁驴腹中，或著铁猪口中，或置铁虎口中烧，或安铜釜中，或著铁釜中煮，或段段截，或利叉刺，或铁钩钩，或卧铁床以沸油浇，或坐铁臼以铁杵捣，或龙蛇蜇，或以鞭鞭，或以杖挝，或

以棒打，或生贯高标上，或枭其首。彼在其中，或死或怖，受极重苦。是谓现法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复次，众生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故，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。彼于后时，疾病著床，或坐、卧地，以苦逼身，身受极重苦，不可爱乐。彼若有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彼临终时在前覆障，犹日将没大山岗侧，影障覆地。如是，彼若有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在前覆障，彼作是念：‘我本恶行，在前覆我；我本不作福业，多作恶业。若使有人作恶凶暴唯为罪，不作福、不行善，无所畏、无所依、无所归，随生处者，我必生彼。’从是有悔，悔者不善死，无福命终。是谓现法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复次，众生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故，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。彼因身、口、意恶行故，因此、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是谓后世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是谓欲患。

“云何欲出要？若断除欲，舍离于欲，灭欲欲尽，度欲出要，是谓欲出要。若有沙门、梵志，欲味、欲患、欲出要不知如真者，彼终不能自断其欲，况复能断于他欲耶？若有沙门、梵志，欲味、欲患、欲出要知如真者，彼既自能除，亦能断他欲。

“云何色味？若刹利女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女，年十四五，彼于尔时，美色最妙。若因彼美色、缘彼美色故，生乐生喜，极是色味无复过是，所患甚多。

“云何色患？若见彼姝而于后时极大衰老，头白齿落，背偻脚戾，拄杖而行，盛壮日衰，寿命垂尽，身体震动，诸根毁熟，于汝等意云何？若本有美色，彼灭生患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。”

“复次，若见彼姝疾病著床，或坐、卧地，以苦逼身，受极重苦。于汝等意云何？若本有美色，彼灭生患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。”

“复次，若见彼姝死，或一二日至六七日，乌鸱所啄，豺狼所食，火烧埋地，悉烂腐坏。于汝等意云何？若本有美色，彼灭生患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。”

“复次，若见彼姝息道，骸骨青色烂腐，余半骨锁在地。于汝等意云何？若本有美色，彼灭生患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。”

“复次，若见彼姝息道，离皮肉血，唯筋相连。于汝等意云何？若本有美色，彼灭生患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。”

“复次，若见彼姝息道，骨节解散，散在诸方，足骨、腨骨、髀骨、髖骨、脊骨、肩骨、颈骨、髑髏骨各在异处。于汝等意云何？若本有美色，彼灭生患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。”

“复次，若见彼姝息道，骨白如螺，青犹鸽色，赤若血涂，腐坏碎末。于汝等意云何？若本有美色，彼灭生患耶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。”

“是谓色患。

“云何色出要？若断除色，舍离于色，灭色色尽，度色出要，是谓色出要。若有沙门、梵志，色味、色患、色出要不知如真者，彼终不能自断其色，况复能断于他色耶？若有沙门、梵志，色味、色患、色出要知如真者，彼既自能除，亦能断他色。

“云何觉味？比丘者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于尔时不念自害，亦不念害他，若不念害者，是谓觉乐味。所以者何？不念害者，成就是乐，是谓觉味。

“云何觉患？觉者是无常法、苦法、灭法，是谓觉患。

“云何觉出要？若断除觉，舍离于觉，灭觉觉尽，度觉出要，是谓觉出要。若有沙门、梵志，觉味、觉患、觉出要不知如真者，彼终不能自断其觉，况复能断于他觉耶？若有沙门、梵志，觉味、觉患、觉出要知如真者，彼既自能除，亦能断他觉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因品苦阴经下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释羁瘦，在加维罗卫尼拘类园。

尔时，释摩诃男中后仿佯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如是知世尊法，令我心中得灭三秽：染心秽、恚心秽、痴心秽。世尊，我如是知此法，然我心中复生染法、恚法、痴法。世尊，我作是念：‘我有何法不灭，令我心中复生染法、恚法、痴法耶？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摩诃男，汝有一法不灭，谓汝住在家，不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摩诃男，若汝灭此一法者，汝必不住在家，必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汝因一法不灭故，住在家，不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”

于是，释摩诃男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“惟愿世尊为我说法！令我心净，除疑得道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摩诃男，有五欲功德可爱、可念、欢喜，欲相应而使人乐。云何为五？谓眼知色、耳知声、鼻知香、舌知味、身知触，由此令王及王眷属得安乐欢喜。摩诃男，极是欲味无复过是，所患甚多。

“摩诃男，云何欲患？摩诃男，族姓子者，随其技术，以自存活，或作田业、或行治生、或以学书、或明算术、或知工数、或巧刻印、或作文章、或造手笔、或晓经书、或作勇将、或奉事王。彼寒时则寒。热时则热，饥渴、疲劳、蚊虻所蜇，作如是业，求图钱财。摩诃男，此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，作如是求，若不得钱财者，便生忧苦、愁戚、懊恼，心则生痴，作如是说：‘唐作唐苦！所求无果。’摩诃男，彼族姓子如是方便作如是行，作如是求，若得钱财者，彼便爱惜守护密藏。所以者何？‘我此财物莫令王夺、贼劫、火烧、腐坏、亡失，出财无利，或作诸业而不成就。’彼作如是守护密藏，若使王夺、贼劫、火烧、腐坏、亡失，彼便生忧苦、愁戚、懊恼，心则生痴，作如是说：‘若有长夜所可爱念者，彼则亡失。’摩诃男，如是现法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摩诃男，复次，众生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故，母共子诤，子共母诤，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亲族展转共诤。彼既如是共斗诤已，母说子恶，子说母恶，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亲族更相说恶，况复他人！摩诃男，是谓现法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摩诃男，复次，众生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故，王王共诤，梵志梵志共诤，居士居士共诤，民民共诤，国国共诤。彼因斗诤共相憎故，以种种器仗，转相加害，或以拳扠石掷，或以杖打刀斫。彼当斗时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极重苦。摩诃男，是谓现法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摩诃男，复次，众生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故，著铠被袍，持稍弓箭，或执刀盾入在军阵，或以象斗，或马、或车，或以步军，或以男女斗。彼当斗时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极重苦。摩诃男，是谓现法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摩诃男，复次，众生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故，著铠被袍，持稍弓箭，或执刀盾往夺他国，攻城破坞，共相格战，打鼓吹角，高声唤呼。或以槌打，或以鉾戟，或以利轮

，或以箭射，或乱下石，或以大弩，或以融铜珠子洒之。彼当斗时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极重苦。摩诃男，是谓现法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摩诃男，复次，众生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故，著铠被袍，持稍弓箭，或执刀盾入村、入邑、入国、入城，穿墙发藏，劫夺财物，断截王路。或至他巷，坏村、害邑、灭国、破城。于中或为王人所捉，种种拷治：截手、截足或截手足，截耳、截鼻或截耳鼻，或脔脔割，拔须、拔发或拔须发，或著槛中衣裹火烧，或以沙壅草缠火爇，或内铁驴腹中，或著铁猪口中，或置铁虎口中烧，或安铜釜中，或著铁釜中煮，或段段截，或利叉刺，或铁钩钩，或卧铁床以沸油浇，或坐铁臼以铁杵捣，或龙蛇蜇，或以鞭鞭，或以杖挝，或以棒打，或生贯高标上，或枭其首。彼在其中，或死、或怖，受极重苦。摩诃男，是谓现法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摩诃男，复次，众生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故，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。彼于后时疾病著床，或坐、卧地，以苦逼身，受极重苦，不可爱乐。彼若有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彼临终时在前覆障，犹日将没大山岗侧，影障覆地。如是，彼若有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在前覆障，彼作是念：‘我本恶行，在前覆我；我本不作福业，多作恶业。若使有人作恶凶暴唯为罪，不作福、不行善，无所畏、无所依、无所归，随生处者，我必生彼。’从是有悔，悔者不善死，无福命终。摩诃男，是谓现法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摩诃男，复次，众生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故，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。彼因身、口、意恶行故，因此、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摩诃男，是谓后世苦阴，因欲缘欲，以欲为本。

“摩诃男，是故当知欲一向无乐，无量苦患。多闻圣弟子不见如真者，彼为欲所覆，不得舍乐及无上息。摩诃男，如是彼多闻圣弟子因欲退转。摩诃男，我知欲无乐，无量苦患。我知如真已，摩诃男，不为欲所覆，亦不为恶所缠，便得舍乐及无上息。摩诃男，是故我不因欲退转。

“摩诃男，一时，我游王舍城，住鞞哆逻山仙人七叶屋。摩诃男，我于晡时，从宴坐起，往至广山，则于彼中见众多尼揵，行不坐行，常立不坐，受极重苦。我往问曰：‘诸尼揵，汝等何故行此不坐行，常立不坐，受如是苦。’彼如是说：‘瞿昙，我有尊师尼揵，名曰亲子，彼则教我作如是说：“诸尼揵等，汝若宿命有不善业，因此苦行故，必当得尽。若今身妙行护，口、意妙行护，因缘此故，不复作恶不善之业。”’

“摩诃男，我复问曰：‘诸尼揵，汝等信尊师无有疑耶？’彼复答我：‘如是，瞿昙，我等信尊师无有疑惑。’摩诃男，我复问曰：‘尼揵，若尔者，汝等尊师尼揵本重作恶不善之业。彼本作尼揵死，今生人间出家作尼揵，行不坐行，常立不坐，受如是苦，如汝等辈及弟子也。’彼复语我曰：‘瞿昙，乐不因乐，要因苦得。如频鞞娑罗王乐，沙门瞿昙不如也。’我复语曰：‘汝等痴狂，所说无义。所以者何？汝等不善，无所晓了，而不知时，谓汝作是说：“如频鞞娑罗王乐，沙门瞿昙不如也。”尼揵，汝等本应如是问：“谁乐胜？为频鞞娑罗王，为沙门瞿昙耶？”尼揵，若我如是说我乐胜，频鞞娑罗王不如者，尼揵，汝等可得作是语：“如频鞞娑罗王乐，沙门瞿昙不如也。”’彼诸尼揵即如是说：‘瞿昙，我等今问沙门瞿昙：谁乐胜？为频鞞娑罗王，为沙门瞿昙耶？’我复语曰：‘尼揵，我今问汝，随所解答。诸尼揵等，于意云何？频鞞娑罗王可得如意静默无言，因是七日七夜得欢喜快乐耶？’尼揵答曰：‘不也，瞿昙。’‘六五四三二，一日一夜得欢喜快乐耶？’尼揵答曰：‘不也，瞿昙。’复问曰：‘尼揵，我可得如意静默无言，因是一日一夜得欢喜快乐耶？’尼揵答曰：‘如是，瞿昙。’‘二三四五六，七日七夜得欢喜快乐耶？’尼揵答曰：‘如是，瞿昙。’我复问曰：‘诸尼揵等，于意云何？谁乐胜？为频鞞娑罗王，为是我耶？’尼揵答曰：‘瞿昙，如我等受解沙门瞿昙所说，瞿昙乐胜，频鞞娑罗王不如也。’

“摩诃男，因此故知，欲无有乐，无量苦患。若多闻圣弟子不见如真者，彼为欲所覆，恶、不善所缠，不得舍乐及无上息。摩诃男，如是彼多闻圣弟子为欲退转。摩诃男，我知欲无乐，有无量苦患，我知如真已，不为欲覆，亦不为恶不善法所缠，便得舍乐及无上息。摩诃男，是故我不为欲退转。”

佛说如是，释摩诃男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因品增上心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，当以数数念于五相；数念五相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

“云何为五？比丘者，念相善相应，若生不善念者，彼因此相复更念异相善相应，令不生恶不善之念；彼因此相更念异相善相应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犹木工师、木工弟子，彼持墨绳，用绁于木，则以利斧，斫治令直。如是，比丘，因此相复更念异相善相应，令不生恶不善之念；彼因此相更念异相善相应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

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，当以数数念此第一相；念此相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念相善相应，若生不善念者，彼观此念恶有灾患，此念不善，此念是恶，此念智者所恶，此念若满具者，则不得通、不得觉道、不得涅槃，令生恶不著念故。彼如是观恶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往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犹人年少，端正可爱，沐浴澡洗，著明净衣，以香涂身，修治须发，极令净洁，或以死蛇、死狗、死人余半青色，膖胀臭烂，不净流出，系著彼颈，彼便恶秽，不喜不乐。如是，比丘，彼观此念，恶有灾患，此念不善，此念是恶，此念智者所恶，此念若满具者，则不得通、不得觉道、不得涅槃，令生恶不善念故。彼如是观恶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，当以数数念此第二相；念此相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念相善相应时，生不善念，观念恶患时，复生不善念者，彼比丘不应念此念，令生恶不善念故。彼不念此念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犹有目人，色在光明，而不用见，彼或闭目，或身避去。于汝等意云何？色在光明，彼人可得受色相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如是，比丘不应念此念，令生恶不善念故。彼不念此念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，当以数数念此第三相；念此相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念相善相应时生不善念，观念恶患时亦生不善念，不念念时复生不善念者，彼比丘为此念，当以思行渐减其念，令不生恶不善之念。彼为此念，当以思行渐减念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犹人行道，进路急速，彼作是念：‘我何为速？我今宁可徐徐行耶！’彼即徐行。复作是念：‘我何为徐行？宁可住耶！’彼即便住。复作是念：‘我何为住？宁可坐耶！’彼即便坐。复作是念：‘我何为坐？宁可卧耶！’彼即便卧。如是，彼人渐渐息身粗行，当知比丘亦复如是。彼为此念，当以思行渐减其念，令不生恶不善之念；彼为此念，当以思行惭减念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，当以数数念此第四相；念此相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念相善相应时生不善念，观念恶患时亦生不善念，不念念时亦生不善念，当以思行渐减念时复生不善念者，彼比丘应如是观。比丘者，因此念故，生不善念，彼比丘便齿齿相著，舌逼上腭，以心修心，受持降伏，令不生恶不善之念；彼以心修心，受持降伏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犹二力士捉一羸人，受持降伏。如是，比丘，齿齿相著，舌逼上腭，以心修心，受持降伏，令不生恶不善之念；彼以心修心，受持降伏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，当以数数念此第五相；念此相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

“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，常以数数念此五相；数念五相已，生不善念，即便得灭；恶念灭已，心便常住，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。若比丘念相善相应时不生恶念，观念恶患时亦不生恶念，不念念时亦不生恶念，若以思行渐减念时亦不生恶念，以心修心、受持降伏时亦不生恶念者，便得自在。欲念则念，不念则不念，若比丘欲念则念，不欲念则不念者，是谓比丘随意诸念，自在诸念迹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因品念经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本未觉无上正尽觉时，作如是念：‘我宁可别诸念作二分，欲念、恚念、害念作一分，无欲念、无恚念、无害念复作一分。’我于后时，便别诸念作二分，欲念、恚念、害念作一分，无欲念、无恚念、无害念复作一分。我如是行，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生欲念，我即觉生欲念，自害、害他、二俱害灭，慧多烦劳不得涅槃；觉自害、害他、二俱害灭，慧多烦劳不得涅槃，便速灭。复生恚念、害念，我即觉生恚念、害念，自害、害他、二俱害灭，慧多烦劳不得涅槃；觉自害、害他、二俱害灭，慧多烦劳不得涅槃，便速灭。

“我生欲念不受断除吐，生恚念、害念不受断除吐。所以者何？我见因此故，必生无量恶不善之法。犹如春后月，以种田故，放牧地则不广。牧牛儿放牛野泽，牛入他田，牧牛儿即执杖往遮。所以者何？牧牛儿知因此故，必当有骂、有打、有缚、有过失也，是故牧牛儿执杖往遮。我亦如是，生欲念不受断除吐，生恚念、害念不受断除吐。所以者何？我见因此故，必生无量恶不善之法。

“比丘者，随所思、随所念，心便乐中。若比丘多念欲念者，则舍无欲念，以多念欲念故，心便乐中。若比丘多念恚念、害念者，则舍无恚念、无害念，以多念恚念、害

念故，心便乐中。如是，比丘不离欲念，不离恚念，不离害念者，则不能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忧、啼哭，亦复不能离一切苦。我如是行，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生无欲念，我即觉生无欲念，不自害、不害他，亦不俱害，修慧不烦劳而得涅槃。觉不自害、不害他，亦不俱害，修慧不烦劳而得涅槃，便速修习广布。复生无恚念、无害念，我即觉生无恚念、无害念，不自害、不害他，亦不俱害，修慧不烦劳而得涅槃。觉不自害、不害他，亦不俱害，修慧不烦劳而得涅槃，便速修习广布，我生无欲念、多思念，生无恚念、无害念、多思念。

“我复作是念：‘多思念者，身定喜忘，则便损心。我宁可治内心，常住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，令不损心。’我于后时便治内心，常住在内止息，一意得定，而不损心。我生无欲念已，复生念向法次法：生无恚念、无害念已，复生念向法次法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见因此生无量恶不善之法。犹如秋后月收一切谷讫，牧牛儿放牛野田时作是念：‘我牛在群中。’所以者何？牧牛儿不见因此故当得骂詈，得打、得缚，有过失也。是故彼作是念：‘我牛在群中。’我亦如是，生无欲念已，复生念向法次法；生无恚念、无害念已，复生念向法次法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见因此生无量恶不善之法。

“比丘者，随所思、随所念，心便乐中。若比丘多念无欲念者，则舍欲念，以多念无欲念故，心便乐中。若比丘多念无恚念、无害念者，则舍恚念、害念，以多念无恚念、无害念故，心便乐中。彼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彼离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彼乐灭、苦灭、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

“彼如是定，心清净无秽、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趣向漏尽通智作证，便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集、知此苦灭、知此苦灭道如真；亦知此漏如真，知此漏集、知此漏灭、知此漏灭道如真。彼如是知，如是见已，则欲漏心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此比丘离欲念、离恚念、离害念，则得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忧、啼哭，离一切苦。犹如一无事处有大泉水，彼有群鹿游住其中。有一人来，不为彼群鹿求义及饶益、求安隐快乐，塞平正路，开一恶道，作大坑堑，使人守视，如是群鹿一切死尽。复有一人来，为彼群鹿求义及饶益、求安隐快乐，开平正路，闭塞恶道，却守视人，如是群鹿普得安济。

“比丘，当知我说此喻，欲令知义，慧者闻喻，则解其趣，此说有义。大泉水者，谓是五欲爱念欢乐。云何为五？眼知色、耳知声、鼻知香、舌知味、身知触。大泉水者，当知是五欲也。大群鹿者，当知是沙门、梵志也。有一人来，不为彼求义及饶益、求

安隐快乐者，当知是魔波旬也。塞平正路，开一恶道者，是三恶不善念：欲念、恚念、害念也。恶道者，当知是三恶不善念。复更有恶道，谓八邪道，邪见乃至邪定是为八。作大坑堑者，当知是无明也。使人守者，当知是魔波旬眷属也。复有一人来，为彼求义及饶益、求安隐快乐者，当知是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也。闭塞恶道，开平正路者，是三善念：无欲念、无恚念、无害念也。道者，当知是三善念。复更有道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是为八。

“比丘，我为汝等开平正路，闭塞恶道，填平坑堑，除却守人。如尊师所为弟子起大慈哀，怜念愍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者，我今已作。汝等亦当复自作，至无事处、山林树下，空安静处，宴坐思惟，勿得放逸，勤加精进，无令后悔，此是我之教敕，是我训诲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六 因品师子吼经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楼瘦，在剑磨瑟昙拘楼都邑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此中有第一沙门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门，此外更无沙门、梵志，异道一切空无沙门、梵志。汝等随在众中，作如是正师子吼。比丘，或有异学来问汝等：‘诸贤，汝有何行？有何力？有何智？令汝等作如是说：“此有第一沙门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门，此外更无沙门、梵志，异道一切空无沙门、梵志。汝等随在众中，作如是正师子吼。”’

“比丘，汝等应如是答异学：‘诸贤，我世尊有知有见，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说四法，因此四法故，令我等作如是说：“此有第一沙门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门，此外更无沙门、梵志，异道一切空无沙门、梵志。我等随在众中，作如是正师子吼。”云何为四？诸贤，我等信尊师、信法、信戒德具足，爱敬同道，恭恪奉事。诸贤，我世尊有知有见，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说此四法，因此四法故，令我等作如是说：“此有第一沙门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门，此外更无沙门、梵志，异道一切空无沙门、梵志。我等随在众中，作如是正师子吼。”’

“比丘，异学或复作是说：‘诸贤，我等亦信尊师，谓我尊师也；信法，谓我法也；戒德具足，谓我戒也；爱敬同道，恭恪奉事，谓我同道出家及在家者也。诸贤，沙门瞿昙及我等此二种说，有何胜？有何意？有何差别耶？’比丘，汝等应如是问异学：‘诸贤，为一究竟，为众多究竟耶？’比丘，若异学如是答：‘诸贤，有一究竟，无众多究竟。’比丘，汝等复问异学：‘诸贤，为有欲者得究竟是耶？为无欲者得究竟是耶？

’比丘，若异学如是答：‘无欲者得究竟是，非有欲者得究竟是。’比丘，汝等复问异学：‘诸贤，为有恚者得究竟是耶？为无恚者得究竟是耶？’比丘，若异学如是答：‘无恚者得究竟是，非有恚者得究竟是。’比丘，汝等复问异学：‘诸贤，为有痴者得究竟是耶？为无痴者得究竟是耶？’比丘，若异学如是答：‘诸贤，无痴者得究竟是，非有痴者得究竟是。’

“比丘，汝等复问异学：‘诸贤，为有爱、有受者得究竟是耶？为无爱、无受者得究竟是耶？’比丘，若异学如是答：‘诸贤，无爱、无受者得究竟是，非有爱、有受者得究竟是。’比丘，汝等复问异学：‘诸贤，为无慧、不说慧者得究竟是耶？为有慧、说慧者得究竟是耶？’比丘，若异学如是答：‘诸贤，有慧、说慧者得究竟是，非无慧、不说慧者得究竟是。’比丘，汝等复问异学：‘诸贤，为有憎、有诤者得究竟是耶？为无憎、无诤者得究竟是耶？’比丘，若异学如是答：‘诸贤，无憎、无诤者得究竟是，非有憎、有诤者得究竟是。’

“比丘，汝等为异学应如是说：‘诸贤，是为如汝等说有一究竟是，非众多究竟是；无欲者得究竟是，非有欲者得究竟是；无恚者得究竟是，非有恚者得究竟是；无痴者得究竟是，非有痴者得究竟是；无爱、无受者得究竟是，非有爱、有受者得究竟是；有慧、说慧者得究竟是，非无慧、不说慧者得究竟是；无憎、无诤者得究竟是，非有憎、有诤者得究竟是。若有沙门、梵志依无量见，彼一切依倚二见，有见及无见也。若依有见者，彼便著有见，依倚有见，倚住有见，憎诤无见。若依无见者，彼便著无见，依倚无见，倚住无见，憎诤有见。

“‘若有沙门、梵志不知因、不知集、不知灭、不知尽、不知味、不知患、不知出要如真者，彼一切有欲、有恚、有痴、有爱、有受、无慧、非说慧、有憎、有诤，彼则不离生老病死，亦不能脱愁戚啼哭、忧苦懊恼，不得苦边。若有沙门、梵志于此二见知因、知集、知灭、知尽、知味、知患、知出要如真者，彼一切无欲、无恚、无痴、无爱、无受、有慧、说慧、无憎、无诤，彼则得离生老病死，亦能得脱愁戚啼哭、忧苦懊恼，则得苦边。

“‘或有沙门、梵志施设断受，然不施设断一切受；施设断欲受，不施设断戒受、见受、我受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不知三处如真，是故彼虽施设断受，然不施设断一切受。复有沙门、梵志施设断受，然不施设断一切受；施设断欲受、戒受，不施设断见受、我受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不知二处如真，是故彼虽施设断受，然不施设断一切受。复有沙门、梵志施设断受，然不施设断一切受；施设断欲受、戒受、见受，不施设断我受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不知一处如真，是故彼虽施设断受，然不施设断

一切受。如是法、律，若信尊师者，彼非正、非第一；若信法者，亦非正、非第一；若具足戒德者，亦非正、非第一；若爱敬同道、恭恪奉事者，亦非正、非第一。

“‘若有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施设断受，于现法中施设断一切受，施设断欲受、戒受、见受、我受。此四受何因何习？从何而生？以何为本？此四受因无明，习无明，从无明生，以无明为本。若有比丘无明已尽，明已生者，彼便从是不复更受欲受、戒受、见受、我受。彼不受已，则不恐怖；不恐怖已，便断因缘，必般涅槃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如是正法、律，若信尊师者，是正、是第一；若信法者，是正、是第一；若戒德具足者，是正、是第一；若爱敬同道、恭恪奉事者，是正、是第一。

“‘诸贤，我等有是行，有是力，有是智，因此故令我等作如是说：“此有第一沙门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门，此外更无沙门、梵志，异道一切空无沙门、梵志。”以是故，我等随在众中，作如是正师子吼。’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因品优昙婆逻经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伽兰哆园。

尔时，有一居士名曰实意，彼于平旦从王舍城出，欲往诣佛供养礼事。于是，实意居士作如是念：“且置诣佛，世尊或能宴坐及诸尊比丘，我宁可往优昙婆逻林诣异学园。”于是，实意居士即往优昙婆逻林诣异学园。

彼时，优昙婆逻林异学园中，有一异学名曰无恚，在彼中尊为异学师，众人所敬，多所降伏，为五百异学之所推宗。在众调乱，音声高大，说种种鸟论：语论、王论、贼论、斗诤论、饮食论、衣被论、妇女论、童女论、淫女论、世俗论、非道论、海论、国论，如是比说种种鸟论，皆集在彼坐。于是，异学无恚遥见实意居士来，即敕己众，皆令默然：“诸贤，汝等莫语！默然！乐默然，各自敛摄。所以者何？实意居士来，是沙门瞿昙弟子。若有沙门瞿昙弟子名德高远，所可宗重，在家住止，居王舍城者，彼为第一，彼不语，乐默然，自收敛。若彼知此众默然住者，彼或能来。”于是，异学无恚令众默然，自亦默然。

于是，实意居士往诣异学无恚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实意居士语曰：“无恚，我佛世尊若在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住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。是佛世尊如斯之比，在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住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

人民，随顺宴坐。彼在远离处常乐宴坐，安隐快乐，彼佛世尊初不一日一夜共聚集会，如汝今日及眷属也。”

于是，异学无恚语曰：“居士，止！止！汝何由得知？沙门瞿昙空慧解脱，此不足说，或相应或不相应，或顺或不顺。彼沙门瞿昙行边至边，乐边至边，住边至边。犹如瞎牛在边地食，行边至边，乐边至边，住边至边，彼沙门瞿昙亦复如是。居士，若彼沙门瞿昙来此众者，我以一论灭彼，如弄空瓶，亦当为彼说瞎牛喻。”

于是，异学无恚告己众曰：“诸贤，沙门瞿昙倘至此众，若必来者，汝等莫敬，从座而起，叉手向彼，莫请令坐，豫留一座。彼到此已，作如是语：‘瞿昙，有座，欲坐随意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在于宴坐，以净天耳出过于人，闻实意居士与异学无恚共论如是，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优昙婆逻林异学园中。异学无恚遥见世尊来，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赞曰：“善来！沙门瞿昙，久不来此，愿坐此座。”

彼时，世尊作如是念：“此愚痴人，自违其要。”世尊知已，即坐其床。异学无恚便与世尊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世尊问曰：“无恚，向与实意居士共论何事？以何等故集在此坐？”

异学无恚答曰：“瞿昙，我等作是念：‘沙门瞿昙有何等法？谓教训弟子，弟子受教训已，令得安隐，尽其形寿，净修梵行，及为他说。’瞿昙，向与实意居士共论如是，以是之故，集在此坐。”

实意居士闻彼语已，便作是念：“此异学无恚异哉妄语！所以者何？在佛面前欺诳世尊。”世尊知已，语曰：“无恚，我法甚深！甚奇！甚特！难觉难知，难见难得，谓我教训弟子，弟子受教训已，尽其形寿，净修梵行，亦为他说。无恚，若汝师宗所可不了憎恶行者，汝以问我，我必能答，令可汝意。”

于是，调乱异学众等同音共唱，高大声曰：“沙门瞿昙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。所以者何？乃能自舍己宗，而以他宗随人所问。

于是，异学无恚自敕己众，令默然已，问曰：“瞿昙，不了可憎行，云何得具足？云何不得具足？”

于是，世尊答曰：“无恚，或有沙门、梵志裸形无衣，或以手为衣，或以叶为衣，或以珠为衣；或不以瓶取水，或不以槶取水；不食刀杖劫抄之食，不食欺妄食；不自往，不遣信；不求来尊，不善尊，不住尊；若有二人食，不在中食；不怀妊家食，不畜狗家食；设使家有粪蝇飞来而不食；不啖鱼，不食肉，不饮酒，不饮恶水；或都无所饮，

学无饮行；或啖一口，以一口为足；或二、三、四乃至七口，以七口为足；或食一得，以一得为足；或二、三、四乃至七得，以七得为足；或日一食，以一食为足；或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日、半月、一月一食，以一食为足。

“或食菜茹，或食稗子，或食穄米，或食杂麭，或食头头逻食，或食粗食；或至无事处，依于无事；或食根，或食果，或食自落果；或持连合衣，或持毛衣，或持头舍衣，或持毛头舍衣，或持全皮，或持穿皮，或持全穿皮；或持散发，或持编发，或持散编发；或有剃发，或有剃须，或剃须发；或有拔发，或有拔须，或拔须发；或住立断坐，或修蹲行；或有卧刺，以刺为床；或有卧果，以果为床；或有事水，昼夜手抒；或有事火，竟宿燃之；或事日月尊佑大德，叉手向彼。如此之比，受无量苦，学烦热行。无恚，于意云何？不了可憎行如是，为具足？为不具足？”

异学无恚答曰：“瞿昙，如是不了可憎行为具足，非不具足。”

世尊复语曰：“无恚，我为汝说，此不了可憎具足行为无量秽所污。”

异学无恚问曰：“瞿昙，云何为我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为无量秽所污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恶欲、念欲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恶欲、念欲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仰视日光，吸服日气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仰视日光，吸服日气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而自贡高，得清苦行苦行已，心便系著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而自贡高，得清苦行苦行已，心便系著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善行，自贵贱他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自贵贱他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往至家家而自称说：‘我行清苦，我行甚难！’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往至家家而自称说‘我行清苦，我行甚难’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若见沙门、梵志为他所敬重、供养、礼事者，使起嫉妒言：‘何为敬重、供养、礼事彼沙门、梵志？应敬重、供养、礼事于我。所以者何？我行苦行。’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若

见沙门、梵志为他所敬重、供养、礼事者，便起嫉妒言‘何为敬重、供养、礼事彼沙门、梵志？应敬重、供养、礼事于我。所以者何？我行苦行’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若见沙门、梵志为他所敬重、供养、礼事者，便面诃此沙门、梵志言：‘何为敬重、供养、礼事？汝多欲、多求、常食，食根种子、树种子、果种子、节种子、种子为五，犹如暴雨，多所伤害五谷种子，娆乱畜生及于人民。如是，彼沙门、梵志数入他家亦复如是。’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若见沙门、梵为为他所敬重、供养、礼事者，便面诃此沙门、梵志言‘何为敬重、供养、礼事？汝多欲、多求、常食，食根种子、树种子、果种子、节种子、种子为五，犹如暴雨，多所伤害五谷种子，娆乱畜生及于人民。如是，彼沙门、梵志数入他家亦复如是’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有愁痴恐怖、恐惧密行、疑恐失名、增伺放逸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有愁痴恐怖、恐惧密行、疑恐失名、增伺放逸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生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、难为，意无节限，为诸沙门、梵志可通法而不通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生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、难为，意无节限，为沙门、梵志可通法而不通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瞋、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谀谄、欺诳、无惭、无愧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瞋、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谀谄、欺诳、无惭、无愧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妄言、两舌、粗言、绮语，具恶戒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妄言、两舌、粗言、绮语，具恶戒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信、懈怠，无正念正智，有恶慧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信、懈怠、无正念正智、有恶慧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秽。无恚，我不为汝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，无量秽所污耶？”

异学无恚答曰：“如是，瞿昙为我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，无量秽所污。”

“无恚，我复为汝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，不为无量秽所污。”

异学无恚复问曰：“云何瞿昙为我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，不为无量秽所污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恶欲、不念欲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恶欲、不念欲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无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视日光，不服日气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视日光，不服日气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无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而不贡高，得清苦行苦行已，心不系著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而不贡高，得清苦行苦行已，心不系著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无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自贵、不贱他。无恚，若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自贵、不贱他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无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至家家而自称说：‘我行清苦行，我行甚难！’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至家家而自称说‘我行清苦行，我行甚难’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无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若见沙门、梵志为他所敬重、供养、礼事者，不起嫉妒言：‘何为敬重、供养、礼事彼沙门、梵志？应敬重、供养、礼事于我。所以者何？我行苦行。’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若见沙门、梵志为他所敬重、供养、礼事者，不起嫉妒言‘何为敬重、供养、礼事彼沙门、梵志？应敬重、供养、礼事于我。所以者何？我行苦行’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无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若见沙门、梵志为他所敬重、供养、礼事者，不面诃此沙门、梵志言：‘何为敬重、供养、礼事？汝多欲、多求、常食，食根种子、树种子、果种子、节种子、种子为五，犹如暴雨，多所伤害五谷种子，娆乱畜生及于人民。如是，彼沙门、梵志数入他家亦复如是。’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若见沙门、梵志为他所敬重、供养、礼事者，不面诃此沙门、梵志言‘何为敬重、供养、礼事？汝多欲、多求、常食，食根种子、树种子、果种子、节种子、种子为五，犹如暴雨，多所伤害五谷种子，娆乱畜生及于人民。如是，彼沙门、梵志数入他家亦复如是’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无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愁痴恐怖，不恐惧密行，不疑恐失名，不增伺放逸，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愁痴恐怖，不恐惧密行，不疑恐失名，不增伺放逸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无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生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、不难为，意无节限，为诸沙门、梵志可通法而通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生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、不难为，意无节限，为诸沙门、梵志可通法而通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无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无瞋、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谀谄、欺诳、无惭、无愧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无瞋、缠、不语结、悭、嫉、谀谄、欺诳、无惭、无愧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无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妄言、两舌、粗言、绮语，不具恶戒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不妄言、两舌、粗言、绮语，不具恶戒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无秽。

“复次，无恚，或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无不信、懈怠，有正念正智，无有恶慧。无恚，若有一清苦行苦行，因此清苦行苦行，无不信、懈怠，有正念正智，无恶慧者，是谓，无恚，行苦行者无秽。无恚，我不为汝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，不为无量秽所污耶？”

异学无恚答曰：“如是，瞿昙为我说此不了可憎具足行，不为无量秽所污。”

异学无恚问曰：“瞿昙，此不了可憎行，是得第一、得真实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无恚，此不了可憎行，不得第一、不得真实，然有二种：得皮、得节。”

异学无恚复问曰：“瞿昙，云何此不了可憎行得表皮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无恚，此或有一沙门梵志行四行：不杀生、不教杀、不同杀，不偷、不教偷、不同偷，不取他女、不教取他女、不同取他女，不妄言、不教妄言、不同妄言。彼行此四行，乐而不进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、无怨、无恚、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、无怨、无恚、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无恚，于意云何？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表皮耶？”

无恚答曰：“瞿昙，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表皮也。瞿昙，云何此不了可憎行得节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无恚，或有一沙门梵志行四行：不杀生、不教杀、不同杀，不偷、不教偷、不同偷，不取他女、不教取他女、不同取他女，不妄言、不教妄言、不同妄言。彼行此四行，乐而不进，彼有行有相貌，忆本无量昔所经历，或一生、二生、百生、千生、成劫、败劫、无量成败劫，彼众生名某，彼昔更历，我曾生彼，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、如是饮食、如是受苦乐、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寿命讫。此死生彼，彼死生此，我生在此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、如是饮食、如是受苦乐、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寿命讫。无恚，于意云何？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节耶？”

无恚答曰：“瞿昙，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节也。瞿昙，云何此不了可憎行得第一、得真实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无恚，或有一沙门梵志行四行：不杀生、不教杀、不同杀，不偷、不教偷、不同偷，不取他女、不教取他女、不同取他女，不妄言、不教妄言、不同妄言。彼行此四行，乐而不进，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生时，好色恶色，妙与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诽谤圣人，邪见成就邪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不诽谤圣人，正见成就正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乃生天上。无恚，于意云何？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第一、得真实耶？”

无恚答曰：“瞿昙，如是此不了可憎行得第一、得真实也。瞿昙，云何此不了可憎行作证故，沙门瞿昙弟子依沙门行梵行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无恚，非因此不了可憎行作证故，我弟子依我行梵行也。无恚，更有异，最上、最妙、最胜，为彼证故，我弟子依我行梵行。”

于是，调乱异学众等发高大声：“如是！如是！为彼证故，沙门瞿昙弟子依沙门瞿昙行梵行。

于是，异学无恚自救己众，令默然已，白曰：“瞿昙，何者更有异，最上、最妙、最胜，为彼证故，沙门瞿昙弟子依沙门瞿昙行梵行耶？”

于是，世尊答曰：“无恚，若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出于世间，彼舍五盖心秽慧羸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已如是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趣向漏尽智通作证。彼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集、知此苦灭、知此苦灭道如真；亦知此漏、知

此漏集、知此漏灭、知此漏灭道如真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漏心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无恚，是谓更有异，最上、最妙、最胜，为彼证故，我弟子依我行梵行。”

于是，实意居士语曰：“无恚，世尊在此，汝今可以一论灭，如弄空瓶，说如瞎牛在边地食。”

世尊闻已，语异学无恚曰：“汝实如是说耶？”

异学无恚答曰：“实如是，瞿昙。”

世尊复问曰：“无恚，汝颇曾从长老旧学所闻如是：过去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若有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有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；诸佛世尊在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住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，彼在远离处常乐宴坐，安隐快乐，彼初不一日一夜共聚集会，如汝今日及眷属耶？”

异学无恚答曰：“瞿昙，我曾从长老旧学所闻如是：过去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若有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有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；诸佛世尊在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住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，彼在远离处常乐宴坐，安隐快乐，初不一日一夜共聚集会，如我今日及眷属也。”

“无恚，汝不作是念：‘如彼世尊在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住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，彼在远离处常乐宴坐，安隐快乐，彼沙门瞿昙学正觉道’耶？”

异学无恚答曰：“瞿昙，我若知者，何由当复作如是说：‘一论便灭，如弄空瓶，说瞎牛在边地食’耶？”

世尊语曰：“无恚，我今有法善善相应，彼彼解脱句能以作证，如来以此自称无畏。诸比丘我弟子来，无谀谄，不欺诳，质直无虚，我训随教已，必得究竟智。无恚，若汝作是念：‘沙门瞿昙贪师故说法。’汝莫作是念！以师还汝，我其为汝说法。无恚，若汝作是念：‘沙门瞿昙贪弟子故说法。’汝莫作是念！弟子还汝，我其为汝说法。无恚，若汝作是念：‘沙门瞿昙贪供养故说法。’汝莫作是念！供养还汝，我其为汝说法。无恚，若汝作是念：‘沙门瞿昙贪称誉故说法。’汝莫作是念！称誉还汝，我其为汝说法。无恚，若汝作是念：‘我若有法善善相应，彼彼解脱句能以作证，彼沙门瞿昙，夺我灭我者。’汝莫作是念！以法还汝，我其为汝说法。”

于是，大众默然而住。所以者何？彼为魔王所制持故。彼时，世尊告实意居士曰：“汝看此大众默然而住。所以者何？彼为魔王所制持故，彼令异学众无有一异学作是念

：‘我试于沙门瞿昙所修行梵行。’”

世尊知已，为实意居士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便接实意居士臂，以神足飞，乘虚而去。

佛说如是，实意居士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因品愿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在远离独住，闲居静处，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“世尊慰劳共我语言，为我说法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。”于是，比丘作是念已，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。

世尊遥见彼比丘来，因彼比丘故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当愿世尊慰劳共我语言，为我说法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。

“比丘，当愿我有亲族，令彼因我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乃生天上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。

“比丘，当愿诸施我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令彼此施有大功德，有大光明，获大果报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。

“比丘，当愿我能忍饥渴、寒热、蚊虻、蝇蚤、风日所逼，恶声、捶杖亦能忍之，身遇诸疾，极为苦痛，至命欲绝，诸不可乐，皆能堪耐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。

“比丘，当愿我堪耐不乐，若生不乐，心终不著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。

“比丘，当愿我堪耐恐怖，若生恐怖，心终不著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。

“比丘，当愿我若生三恶不善之念——欲念、恚念、害念，为此三恶不善之念，心终不著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。

“比丘，当愿我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。

“比丘，当愿我三结已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法，定趣正觉，极受七有，天上人间七往来已，便得苦边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。

“比丘，当愿我三结已尽、淫、怒、痴簿，得一往来天上人间，一往来已，便得苦边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。

“比丘，当愿我五下分结尽，生于彼间，便般涅槃，得不退法，不还此世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。

“比丘，当愿我息、解脱，离色得无色，如其像定，身作证成就游，以慧而观断漏、知漏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。

“比丘，当愿我如意足、天耳智、他心智、宿命智、生死智，诸漏已尽而得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。”

于是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善受善持，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彼比丘受佛此教，闲居静处，宴坐思惟，修行精勤，心无放逸。因闲居静处，宴坐思惟，修行精勤，心无放逸故，若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彼尊者知法已，至得阿罗诃。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因品想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沙门、梵志于地有地想：地即是神，地是神所，神是地所。彼计地即是神已，便不知地。如是水、火、风、神、天、生主、梵天、无烦、无热。彼于净有净想：净即是神，净是神所，神是净所。彼计净即是神已，便不知净。无量空处、无量识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有想非无想处、一、别、若干、见、闻、识、知，得观意所念、意所思，从此世至彼世，从彼世至此世。彼于一切有一切想：一切即是神，一切是神所，神是一切所。彼计一切即是神已，便不知一切。

“若有沙门、梵志于地则知地：地非是神，地非神所，神非地所。彼不计地即是神已，彼便知地。如是水、火、风、神、天、生主、梵天、无烦、无热。彼于净则知净：净非是神，净非神所，神非净所。彼不计净即是神已，彼便知净。无量空处、无量识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有想非无想处、一、别、若干、见、闻、识、知，得观意所念、意所思，从此世至彼世，从彼世至此世。彼于一切则知一切：一切非是神，一切非神所，神非一切所。彼不计一切即是神已，彼便知一切。

“我于地则知地：地非是神，地非神所，神非地所。我不计地即是神已，我便知地。如是水、火、风、神、天、生主、梵天、无烦、无热。我于净则知净：净非是神，净非神所，神非净所。我不计净即是神已，我便知净。无量空处、无量识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有想非无想处、一、别、若干、见、闻、识、知，得观意所念、意所思，从此世至彼世，从彼世至此世。我于一切则知一切：一切非是神，一切非神所，神非一切所。我不计一切即是神已，我便知一切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因品第九竟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七 林品第十（有十经）（第二小土城诵）

二林、观心二，达、奴波、法本，

优陀罗、蜜丸，瞿昙弥在后。

林品林经上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比丘者，依一林住。‘我依此林住，或无正念便得正念，其心不定而得定心，若不解脱便得解脱，诸漏不尽而得漏尽，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’彼比丘依此林住。依此林住已，若无正念不得正念，其心不定不得定心，若不解脱不得解脱，诸漏不尽不得漏尽，不得无上安隐涅槃，然不得涅槃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彼比丘应作是观：‘我出家学道，不为衣被故，不为饮食、床榻、汤药故，亦不为诸生活具故。然我依此林住，或无正念不得正念，其心不定不得定心，若不解脱不得解脱，诸漏不尽不得漏尽，不得无上安隐涅槃，然不得涅槃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’彼比丘如是观已，可舍此林去。

“比丘者，依一林住：‘我依此林住，或无正念便得正念，其心不定而得定心，若不解脱便得解脱，诸漏不尽而得漏尽，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’彼比丘依此林住。依此林住已，或无正念便得正念，其心不定而得定心，若不得解脱便得解脱，诸漏不尽而得漏尽，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甚难可得。彼比丘应作是观：‘我出家学道，不为衣被故，不为饮食、床榻、汤药故，亦不为诸生活具故。然依此林住，或无正念便得正念，其心不定而得定心，若

不解脱便得解脱，诸漏不尽而得漏尽，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甚难可得。’彼比丘如是观已，可住此林。

“比丘者，依一林住：‘我依此林住，或无正念便得正念，其心不定而得定心，若不解脱便得解脱，诸漏不尽而得漏尽，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’彼比丘依此林住。依此林住已，或无正念不得正念，其心不定不得定心，若不解脱不得解脱，诸漏不尽，不得漏尽，不得无上安隐涅槃，然不得涅槃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甚难可得。彼比丘应作是观：‘我依此林住，或无正念不得正念，其心不定不得定心，若不解脱不得解脱，诸漏不尽不得漏尽，不得无上安隐涅槃，然不得涅槃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甚难可得。’彼比丘如是观已，即舍此林，夜半而去，莫与彼别。

“比丘者，依一林住：‘我依此林住，或无正念便得正念，其心不定而得定心，若不解脱便得解脱，诸漏不尽而得漏尽，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’彼比丘依此林住。依此林住已，或无正念便得正念，其心不定而得定心，若不解脱便得解脱，诸漏不尽而得漏尽，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彼比丘应作是观：‘我依此林住，或无正念便得正念，其心不定而得定心，若不解脱便得解脱，诸漏不尽而得漏尽，不得无上安隐涅槃则得涅槃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’彼比丘如是观已，依此林住，乃可终身至其命尽。如依林住，冢间、村邑、依于人住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林品林经下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比丘者，依一林住：‘我依此林住，或所为出家学道，欲得沙门义，此义于我得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’彼比丘依此林住。依此林住已，所为出家学道，欲得沙门义，此义于我不得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彼比丘应作是观：‘我出家学道，不为衣被故，不为饮食、床榻、汤药故，亦不为诸生活具故。然我依此林住，所为出家学道，欲得沙门义，此义于我不得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

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’彼比丘如是观已，可舍此林去。

“比丘者，依一林住：‘我依此林住，或所为出家学道，欲得沙门义，此义于我得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’彼比丘依此林住。依此林住已，所为出家学道，欲得沙门义，此义于我得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甚难可得。彼比丘应作是观：‘我出家学道，不为衣被故，不为饮食、床榻、汤药故，亦不为诸生活具故。然我依此林住，所为出家学道，欲得沙门义，此义于我得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甚难可得。’彼比丘如是观已，可住此林。

“比丘者，依一林住：‘我依此林住，或所为出家学道，欲得沙门义，此义于我得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’彼比丘依此林住。依此林住已，所为出家学道，欲得沙门义，此义于我不得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甚难可得。彼比丘应作是观：‘我依此林住，所为出家学道，欲得沙门义，此义于我不得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甚难可得。’彼比丘如是观已，即舍此林，夜半而去，莫与彼别。

“比丘者，依一林住：‘我依此林住，或所为出家学道，欲得沙门义，此义于我得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’彼比丘依此林住。依此林住已，所为出家学道，欲得沙门义，此义于我得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彼比丘应作是观：‘我依此林住，所为出家学道，欲得沙门义，此义于我得；学道者所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彼一切求索，易不难得。’彼比丘作是观已，依此林住，乃可终身至其命尽。如依林住，冢间、村邑、依于人住亦复如是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林品自观心经上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不能善观于他心者，当自善观察于己心，应学如是。云何比丘善自观心？比丘者，若有此观，必多所饶益：我为得内止，不得最上慧观法耶？我为得最上慧观法，不得内止耶？我为不得内止，亦不得最上慧观法耶？我为得内止，亦得最上慧观法耶？

“若比丘观已，则知我得内止，不得最上慧观法者，彼比丘得内止已，当求最上慧观法，彼于后时得内止，亦得最上慧观法。若比丘观已，则知我得最上慧观法，不得内止者，彼比丘住最上慧观法已，当求内止，彼于后时得最上慧观法，亦得内止。若比丘观已，则知我不得内止，亦不得最上慧观法者，如是比丘不得此善法，为欲得故，便以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不令退，犹人为火烧头、烧衣，急求方便救头、救衣。如是，比丘不得此善法，为欲得故，便以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不令退，彼于后时即得内止，亦得最上慧观法。若比丘观已，则如我得内止，亦得最上慧观法，彼比丘住此善法已，当求漏尽智通作证。所以者何？

“我说不得畜一切衣，亦说得畜一切衣。云何衣我说不得畜？若畜衣便增长恶不善法、衰退善法者，如是衣我说不得畜。云何衣我说得畜？若畜衣便增长善法、衰退恶不善法者，如是衣我说得畜。如衣，饮食、床榻村邑亦复如是。

“我说不得狎习一切人，亦说得狎习一切人。云何人我说不得狎习？若狎习人便增长恶不善法、衰退善法者，如是人我说不得狎习。云何人我说得与狎习？若狎习人便增长善法、衰退恶不善法者，如是人我说得与狎习。

“彼可习法知如真，不可习法亦知如真。彼可习法、不可习法知如真已，不可习法便不习，可习法便习。彼不可习法不习，可习法习已，便增长善法，衰退恶不善法，是谓比丘善自观心，善自知心，善取善舍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林品自观心经下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不能善观于他心者，当自善观察于己心，应学如是。云何比丘善自观心？比丘者，若有此观，必多所饶益：我为多行增伺？为多行无增伺？我为多行瞋恚心？为多行无瞋恚心？我为多行睡眠缠？为多行无睡眠缠？我为多行掉贡高？为多行无掉贡高？我为多行疑惑？为多行无疑惑？我为多行身诤？为多行无身诤？我为多行秽污心？为多行无秽污心？我为多行信？为多行不信？我为多行精进？为多行懈怠？我为多行念？为多行无念？我为多行定？为多行无定？我为多行恶慧？为多行无恶慧？

“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我多行增伺、瞋恚心、睡眠缠、掉贡高、疑惑、身诤、秽污心、不信、懈怠、无念、无定、多行恶慧者。彼比丘欲灭此恶不善法故，便以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不令退。犹人为火烧头、烧衣，急求方便救头、救衣；如是，

比丘欲灭此恶不善法故，便以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不令退。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我多行无增伺、无瞋恚心、无睡眠缠、无掉贡高、无疑惑、无身诤、无秽污心、有信、有进、有念、有定、多行无恶慧者。彼比丘住此善法已，当求漏尽智通作证。所以者何？

“我说不得蓄一切衣，亦说得畜一切衣。云何衣我说不得畜？若畜衣便增长恶不善法、衰退善法者，如是衣我说不得畜。云何衣我说得畜？若畜衣便增长善法、衰退恶不善法者，如是衣我说得畜。如衣，饮食、床榻村邑亦复如是。

“我说不得狎习一切人，亦说得狎习一切人。云何人我说不得狎习？若狎习人便增长恶不善法、衰退善法者，如是人我说不得狎习。云何人我说得与狎习？若狎习人便增长善法、衰退恶不善法者，如是人我说得与狎习。

“彼可习法知如真，不可习法亦知如真。彼可习法、不可习法知如真已，不可习法便不习，可习法便习。彼不可习法不习，可习法习已，便增长善法，衰退恶不善法，是谓比丘善自观心，善自知心，善取善舍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林品达梵行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楼瘦，在剑磨瑟昙拘楼都邑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当为汝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文有义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，谓名达梵行，能尽诸漏。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世尊告曰：“汝等当知漏，知漏所因生，知漏有报，知漏胜如，知漏灭尽，知漏灭道。汝等当知觉，知觉所因生，知觉有报，知觉胜如，知觉灭尽，知觉灭道。汝等当知想，知想所因生，知想有报，知想胜如，知想灭尽，知想灭道。汝等当知欲，知欲所因生，知欲有报，知欲胜如，知欲灭尽，知欲灭道。汝等当知业，知业所因生，知业有报，知业胜如，知业灭尽，知业灭道。汝等当知苦，知苦所因生，知苦有报，知苦胜如，知苦灭尽，知苦灭道。

“云何知漏？谓有三漏——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，是谓知漏。云何知漏所因生？谓无明也，因无明则便有漏，是谓知漏所因生。云何知漏有报？谓无明缠者，为诸漏所渍，彼因此受报，或得善处，或得恶处，是谓知漏有报。云何知漏胜如？谓或有漏生地狱中，或有漏生畜生中，或有漏生饿鬼中，或有漏生天上，或有漏生人间，是谓知漏胜如。云何知漏灭尽？谓无明灭，漏便灭，是谓知漏灭尽。云何知漏灭道？谓八支圣道，正

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漏灭道。若比丘如是知漏，知漏所因生，知漏受报，知漏胜如，知漏灭尽，知漏灭道者，是谓达梵行，能尽一切漏。

“云何知觉？谓有三觉——乐觉、苦觉、不苦不乐觉，是谓知觉。云何知觉所因生？谓更乐也，因更乐则便有觉，是谓知觉所因生。云何知觉有报？谓爱也，爱为觉报，是谓知觉有报。云何知觉胜如？谓比丘者，觉乐觉时便知觉乐觉，觉苦觉时便知觉苦觉，觉不苦不乐觉时便知觉不苦不乐觉；乐身、苦身、不苦不乐身，乐心、苦心、不苦不乐心，乐食、苦食、不苦不乐食，乐无食、苦无食、不苦不乐无食，乐欲、苦欲、不苦不乐欲，乐无欲觉、苦无欲觉、不苦不乐无欲觉时，便知觉不苦不乐无欲觉，是谓知觉胜如。云何知觉灭尽？谓更乐灭，觉便灭，是谓知觉灭尽。云何知觉灭道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觉灭道。若比丘如是知觉，知觉所因生，知觉有报，知觉胜如，知觉灭尽，知觉灭道者，是谓达梵行，能尽一切觉。

“云何知想？谓有四想。比丘者，小想亦知，大想亦知，无量想亦知，无所有处想亦知，是谓知想。云何知想所因生？谓更乐也，因更乐则便有想，是谓知想所因生。云何知想有报？谓说也，随其想便说，是谓知想有报。云何知想胜如？谓或有想想色，或有想想声，或有想想香，或有想想味，或有想想触，是谓知想胜如。云何知想灭尽？谓更乐灭想便灭，是谓知想灭尽。云何知想灭道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想灭道。若比丘如是知想，知想所因生，知想有报，知想胜如，知想灭尽，知想灭道者，是谓达梵行，能尽一切想。

“云何知欲？谓有五欲功德，可爱、可喜、美色、欲想应、甚可乐。云何为五？眼知色，耳知声，鼻知香，舌知味，身知触，是谓知欲。云何知欲所因生？谓更乐也，因更乐则便有欲，是谓知欲所因生。云何知欲有报？谓随欲种爱乐，著而住彼，因此受报有福处、无福处、不动处，是谓知欲有报。云何知欲胜如？谓或有欲欲色，或有欲欲声，或有欲欲香，或有欲欲味，或有欲欲触，是谓知欲胜如。云何知欲灭尽？谓更乐灭欲便灭，是谓知欲灭尽。云何知欲灭道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欲灭道。若比丘如是知欲，知欲所因生，知欲受报，如欲胜如，知欲灭尽，知欲灭道者，是谓达梵行，能尽一切欲。

“云何知业？谓有二业——思、已思业，是谓知业。云何知业所因生？谓更乐也，因更乐则便有业，是谓知业所因生。云何知业有报？谓或有业黑有黑报，或有业白有白报，或有业黑白黑白报，或有业不黑不白无报，业业尽，是谓知业有报。云何知业胜如？谓或有业生地狱中，或有业生畜生中，或有业生饿鬼中，或有业生天上，或有业生人间，是谓知业胜如。云何知业灭尽？谓更乐灭业便灭，是谓知业灭尽。云何知业灭道？

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业灭道。若比丘如是知业，知业所因生，知业有报，知业胜如，知业灭尽，知业灭道者，是谓达梵行，能尽一切业。

“云何知苦？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所求不得苦、略五盛阴苦，是谓知苦。云何知苦所因生？谓爱也，因爱生苦，是谓知苦所因生。云何知苦有报？谓或有苦微迟灭，或有苦微疾灭，或有苦盛迟灭，或有苦盛疾灭，苦苦尽，是谓知苦有报。云何知苦胜如？谓不多闻愚痴凡夫，不遇善知识，不御圣法，身生觉极苦、甚重苦，命将欲绝，出此从外，更求于彼。或有沙门、梵志持一句咒，或二、三、四、多句咒，或持百句咒，彼治我苦，如是因求生苦，因集生苦，苦灭，是谓知苦胜如。云何知苦灭尽？谓爱灭苦便灭，是谓知苦灭尽。云何知苦灭道？谓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知苦灭道。若比丘如是知苦，知苦所因生，知苦有报，知苦胜如，知苦灭尽，知苦灭道者，是谓达梵行，能尽一切苦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林品阿奴波经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跋耆瘦，在阿奴波跋耆都邑。

尔时，世尊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堂上来下，告曰：“阿难，共汝往至阿夷罗恕帝河浴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唯然。”

于是，世尊将尊者阿难往至阿夷罗恕帝河，脱衣岸上，便入水浴；浴已还出，拭体著衣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执扇扇佛。于是，世尊回顾告曰：“阿难，提恕达哆以放逸故，堕极苦难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住至一劫不可救济。阿难，汝不曾从诸比丘闻，谓我一向记提恕达哆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住至一劫不可救济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唯然。”

尔时，有一比丘语尊者阿难：“世尊以他心智知提恕达哆心故，一向记提恕达哆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住至一劫不可救济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彼比丘或有小，或有中，或有大，或年少不自知。所以者何？如来已一向记彼故有疑惑。阿难，我不见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谓我一向记如提恕达哆。所以者何？阿难，我一向记提恕达哆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住

至一劫不可救济。阿难，若我见提恕达哆有白净法如一毛许，我便不一向记提恕达哆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住至一劫不可救济。阿难，我以不见提恕达哆有白净法如一毛许，是故我一向记提恕达哆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住至一劫不可救济。

“阿难，犹去村不远有大深厕，或人堕中，没在其底。若人来，为起大慈哀，怜念愍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彼人来已，旋转视之而作是说：‘此人可得一处如毛发许，粪所不污，令我得捉挽出之耶？’彼遍观视，不见此人有一净处如毛发许粪所不污，可得手捉挽出之也。如是，阿难，若我见提恕达哆有白净法如一毛者，我不一向记提恕达哆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住至一劫不可救济。阿难，以我不见提恕达哆有白净法如一毛许，是故我一向记提恕达哆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住至一劫不可救济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啼泣，以手抆泪，白曰：“世尊，甚奇！甚特！谓世尊一向记提恕达哆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住至一劫不可救济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阿难。如是，阿难。我一向记提恕达哆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住至一劫不可救济。阿难，若汝从如来闻大人根智分别者，必得上信如来而怀欢喜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正是时。善逝，今正是时。若世尊为诸比丘说大人根智分别者，诸比丘从世尊闻，当善受持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今为汝说大人根智分别。尊者阿难受教而听。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，知此人成就善法，亦成就不善法。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，知此人灭善法，生不善法。此人善法已灭，不善法已生，余有善根而不断绝，从此善根当复更生善，如是此人得清净法。阿难，犹如平旦日初，出时暗灭明生。阿难，于意云何？日转升上，至于食时，暗已灭，明已生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尔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阿难，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，知此人成就善法，亦成就不善法。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，知此人灭善法，生不善法。此人善法已灭，不善法已生，余有善根而不断绝，从是善根当复更生善，如是此人得清净法。阿难，犹如谷种，不坏不破，不腐不剖，不为风热所伤，秋时密藏。若彼居士善治良田，以种洒中，随时雨溉。阿难，于意云何？此种宁得转增长不？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尔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阿难，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，知此人成就善法，亦成就不善法。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，知此人灭善法，生不善法。此人善法已灭，不善法已生，余有善根而不断绝，从是善根当复更生善，如是此人得清净法。阿难，是谓如来大人根智，如是如来正知诸法本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，知此人成就善法，亦成就不善法。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，知此人灭善法，生不善法。此人善法已灭，不善法已生，余有善根而未断绝，必当断绝，如是此人得衰退法。阿难，犹如下晡日垂没时，明灭暗生。阿难，于意云何？彼日已没，明已灭，暗已生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尔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阿难，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，知此人成就善法，亦成就不善法。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，知此人灭善法，生不善法。此人善法已灭，不善法已生，余有善根而未断绝，必当断绝，如是此人得衰退法。阿难，犹如谷种，不坏不破，不腐不剖，不为风热所伤，秋时密藏。若彼居士善治良田，以种洒中，雨不随时。阿难，于意云何？此种宁得转增长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阿难，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，知此人成就善法，亦成就不善法。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，知此人灭善法，生不善法。此人善法已灭，不善法已生，余有善根而未断绝，必当断绝，如是此人得衰退法。阿难，是谓如来大人根智，如是如来正知诸法本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，我不见此人有白净法如一毛许，此人恶不善法一向充满秽污，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，如是此人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阿难，犹如种子，腐坏破剖，为风热所伤，秋时不密藏。若彼居士非是良田，又不善治，便下种子，雨不随时。阿难，于意云何？此种宁得转增长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阿难，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，我不见此人有白净法如一毛许，此人恶不善法一向充满秽污，为当来有本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，如是此人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阿难，是谓如来大人根智，如是如来正知诸法本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已说如此三种之人，宁可更说异三种人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可说也。阿难，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，知此人成就不善法，亦成就善法。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，知此人灭不善法而生善法。此人不善法已灭，善法已生，余有不善根而不断绝，从是不善根当复更生不善，如是此人得衰退法。阿难，犹如燃火，始燃之时，尽燃一燸，彼或有人益以燥草，足以槁木。阿难，于意云何？彼火宁转增炽盛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尔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阿难，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，知此人成就不善法，亦成就善法。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，知此人灭不善法而生善法。此人不善法已灭，善法已生，余有不善根而不断绝，从是不善根当复更生不善，如是此人得衰退法。阿难，是谓如来大人根智，如是如来正知诸法本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，成就不善法，亦成就善法。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，知此人灭不善法而生善法。此人不善法已灭，善法已生，余有不善根而未断绝，必当断绝，如是此人得清净法。阿难，犹如燃火炽燃之时，尽燃一燸，彼或有人从此盛火，置平净地，或著石上。阿难，于意云何？彼火宁转增炽盛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阿难，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，知此人成就不善法，亦成就善法。如来后时以他心智复观此人心，知此人灭不善法而生善法。此人不善法已灭，善法已生，余有不善根而未断绝，必当断绝，如是此人得清净法。阿难，是谓如来大人根智，如是如来正知诸法本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，我不见此人有黑业如一毛许，此人善法一向充满与乐乐报，必生乐处而得长寿，如是此人即于现世必得般涅槃。阿难，犹如火炭，久灭已冷，彼或有人虽益以燥草，足以槁木。阿难，于意云何？彼死火炭宁可复得炽然之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阿难，如来以他心智观他人心，我不见此人有黑业如一毛许，此人善法一向充满与乐乐报，必生乐处而得长寿，如是此人即于现世必得般涅槃。阿难，是谓如来大人根智，如是如来正知诸法本。

“阿难，前说三人者，第一人得清净法，第二人得衰退法，第三人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；后说三人者，第一人得衰退法，第二人得清净法，第三人即于现世得般涅槃。

“阿难，我已为汝说大人根智。如尊师所为弟子起大慈哀，怜念愍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，我今已作。汝等当复自作，至无事处、山林树下、空安静处，宴坐思惟，勿得放逸！勤加精进，莫令后悔！此是我之教敕，是我训诲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八 林品诸法本经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诸异学来问汝等：‘一切诸法以何为本？’汝等应当如是答彼：‘一切诸法以欲为本。’彼若复问：‘以何为和？’当如是答：‘以更乐为和。’彼若复问：‘以何为来？’当如是答：‘以觉为来。’彼若复问：‘以何为有？’当如是答：‘以思想为有。’彼若复问：‘以何为上主？’当如是答：‘以念为上主。’彼若复问：‘以何为前？’当如是答：‘以定为前。’彼若复问：‘以何为上？’当如是答：‘以慧为上。’彼若复问：‘以何为真？’当如是答：‘以解脱为真。’彼若复问：‘以何为讫？’当如是答：‘以涅槃为讫。’是为比丘欲为诸法本，更乐为诸法和，觉为诸法来，思想为诸法有，念为诸法上主，定为诸法前，慧为诸法上，解脱为诸法真，涅槃为诸法讫。

“是故比丘当如是学：习出家学道心，习无常想，习无常苦想，习苦无我想，习不净想，习恶食想，习一切世间不可乐想，习死想，知世间好恶，习如是想心；知世间习有，习如是想心；知世间习、灭、味、患、出要如真，习如是想心。若比丘得习出家学道心者，得习无常想，得习无常苦想，得习苦无我想，得习不净想，得习恶食想，得习一切世间不可乐想，得习死想，知世间好恶，得习如是想心；知世间习有，得习如是想心；知世间习、灭、味、患、出要如真，得习如是想心者，是谓比丘断爱除结，正知正观诸法已，便得苦边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林品优陀罗经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优陀罗罗摩子，彼在众中，数如是说：‘于此生中，观此觉此，不知痈本，然后具知痈本。’优陀罗罗摩子，无一切知自称一切知，实无所觉自称有觉。优陀罗罗摩子，如是见、如是说：有者，是病、是痈、是刺。设无想者，是愚痴也。若有所觉，是止息、是最妙，谓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。彼自乐身，自受于身，自著身已，修习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，身坏命终，生非有想非无想天中。彼寿尽已，复来

此间，生于狸中。

“此比丘正说者，于此生中，观此觉此，不知痈本，然后具知痈本。云何比丘正观耶？比丘者，知六更触，知习、知灭、知味、知患、知出要，以慧知如真，是谓比丘正观也。云何比丘觉？比丘者，知三觉，知习、知灭、知味、知患、知出要，以慧知如真，是谓比丘觉。云何比丘不知痈本，然后具知痈本？比丘者，知有爱灭，拔其根本，至竟不复生，是谓比丘不知痈本，然后具知痈本。痈者，谓此身也，色粗四大，从父母生，饮食长养，衣被按摩，澡浴强忍，是无常法、坏法、散法，是谓痈也。痈本者，谓三爱也，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是谓痈本。痈一切漏者，谓六更触处也，眼漏视色，耳漏闻声，鼻漏嗅香，舌漏尝味，身漏觉触，意漏知诸法，是谓痈一切漏。

“比丘，我已为汝说痈说痈本。如尊师所为弟子起大慈哀，怜念愍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者，我今已作。汝等亦当复自作，至无事处、山林树下、空安静处，宴坐思惟，勿得放逸！勤加精进，莫令后悔！此是我之教敕，是我训诲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林品蜜丸喻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释羁瘦，在迦维罗卫。

尔时，世尊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为乞食故，入迦维罗卫；食讫，中后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坛著于肩上，往诣竹林释迦寺中，入彼大林，至一树下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

于是，执杖释拄杖而行，中后彷徉，往诣佛所，共相问讯，拄杖立佛前，问世尊曰：“沙门瞿昙，以何为宗本？说何等法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释！若一切世间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使不斗诤，修习离欲清净梵行，舍离谄曲，除悔，不著有、非有，亦无想，是我宗本，说亦如是。”

于是，执杖释闻佛所说不是不非，执杖释奋头而去。

于是，世尊执杖释去后不久，则于晡时，从宴坐起，往诣讲堂，比丘众前敷座而坐，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平旦著衣持钵，为乞食故，入迦维罗卫；食讫，中后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往诣竹林释迦寺中，入彼大林，至一树下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于是，执杖释拄杖而行，中后彷徉，来诣我所，共相问讯。拄杖立我前，问我曰：‘沙门瞿昙，以何为宗本？说何等法？’我答曰：‘释，若一切世间，天及魔、梵、

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使不斗诤，修习离欲清净梵行，舍离谄曲，除悔，不著有、非有，亦无想，是我宗本，说亦如是。’彼执杖释闻我所说不是不非，执杖释奋头而去。”

于是，有一比丘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云何一切世间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使不斗诤？云何修习离欲，得清净梵行？云何舍离谄曲，除悔，不著有、非有，亦无想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，若人所因念，出家学道，思想修习，及过去、未来、今现在法，不爱、不乐、不著、不住，是说苦边；欲使、恚使、有使、慢使、无明使、见使、疑使、斗诤、憎嫉、谀谄、欺诳、妄言、两舌及无量恶不善之法，是说苦边。”

佛说如是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。

于是，诸比丘便作是念：“诸贤，当知世尊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。若人所因念，出家学道，思想修习，及过去、未来、今现在法，不爱、不乐、不著、不住，是说苦边；欲使、恚使、有使、慢使、无明使、见使、疑使、斗诤、憎嫉、谀谄、欺诳、妄言、两舌及无量恶不善之法，是说苦边。”彼复作是念：“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？”彼复作是念：“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，及诸智梵行人。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。诸贤，共往诣尊者大迦旃延所，请说此义，若尊者大迦旃延为分别者，我等当善受持！”

于是，诸比丘往诣尊者大迦旃延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尊者大迦旃延，当知世尊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。比丘，若人所因念，出家学道，思想修习，及过去、未来、今现在法，不爱、不乐、不著、不住，是说苦边；欲使、恚使、有使、慢使、无明使、见使、疑使、斗诤、憎嫉、谀谄、欺诳、妄言、两舌及无量恶不善之法，是说苦边。我等便作是念：‘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？’我等复作是念：‘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，及诸智梵行人。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。’惟愿尊者大迦旃延为慈愍故而广说之！”

尔时，尊者大迦旃延告曰：“诸贤，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诸贤，犹如有人欲得求实，为求实故，持斧入林。彼见大树成根、茎、节、枝、叶、华、实，彼人不触根、茎、节、实，但触枝、叶。诸贤所说亦复如是，世尊现在，舍来就我而问此义。所以者何？诸贤，当知世尊是眼、是智、是义，是法、法主、法将，说真谛义，现一切义由彼世尊。诸贤应往诣世尊所而问此义：‘世尊，此云何？此何义？’如世尊说者，诸贤等当善受持！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唯然，尊者大迦旃延，世尊是眼、是智、是义，是法、法主、法将，说真谛义，现一切义由彼世尊。我等应往诣世尊所而问此义：‘世尊，此云何？此何义？’如世尊说者，我等当善受持。然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，及诸智梵行人。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，惟愿尊者大迦旃延为慈愍故而广说之！”

尊者大迦旃延告诸比丘：“诸贤等共听我所说。诸贤，缘眼及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共会，便有更触，缘更触便有所觉，若所觉便想，若所想便思，若所思便念，若所念便分别。比丘者因是念出家学道，思想修习，此中过去、未来、今现在法，不爱、不乐、不著、不住，是说苦边；欲使、恚使、有使、慢使、无明使、见使、疑使、斗诤、憎嫉、谀谄、欺诳、妄言、两舌及无量恶不善之法，是说苦边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缘意及法，生意识，三事共会，便有更触，缘更触便有所觉，若所觉便想，若所想便思，若所思便念，若所念便分别。比丘者因是念出家学道，思想修习，此中过去、未来、今现在法，不爱、不乐、不著、不住，是说苦边；欲使、恚使、有使、慢使、无明使、见使、疑使、斗诤、憎嫉、谀谄、欺诳、妄言、两舌及无量恶不善之法，是说苦边。

“诸贤，比丘者，除眼、除色、除眼识，有更触施设更触者，是处不然。若不施设更触，有觉施设觉者，是处不然。若不施设觉，有施设念、出家学道、思想修习者，是处不然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除意、除法、除意识，有更触施设更触者，是处不然。若不施设更触，有觉施设觉者，是处不然。若不施设觉，有施设念、出家学道、思想修习者，是处不然。

“诸贤，比丘者，因眼、因色、因眼识，有更触施设更触者，必有此处。因施设更触，有觉施设觉者，必有此处。因施设觉，有施设念、出家学道、思想修习者，必有此处，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因意、因法、因意识，有更触施设更触者，必有此处。因施设更触，有觉施设觉者，必有此处。因施设觉，有施设念、出家学道、思想修习者，必有此处。

“诸贤，谓世尊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。比丘，若人所因念，出家学道，思想修习，及过去、未来、今现在法，不爱、不乐、不著、不住，是说苦边；欲使、恚使、有使、慢使、无明使、见使、疑使、斗诤、憎嫉、谀谄、欺诳、妄言、两舌及无量恶不善之法，是说苦边。此世尊略说不广分别义，我以此句、以此文广说如是。诸贤，可往向佛具陈，若如世尊所说义者，诸贤等便可受持。”

于是，诸比丘闻尊者大迦旃延所说，善受持诵，即从座起，绕尊者大迦旃延三匝而去。彼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向世尊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即

从座起，入室宴坐。尊者大迦旃延以此句、以此文而广说之。”

世尊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弟子中有眼、有智、有法、有义。所以者何？谓师为弟子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彼弟子以此句、以此文而广说之。如迦旃延比丘所说，汝等应当如是受持。所以者何？以说观义应如是也。比丘，犹如有人因行无事处、山林树间，忽得蜜丸，随彼所食而得其味。如是族姓子于我此正法、律，随彼所观而得其味，观眼得味，观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观意得味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执拂侍佛。于是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此法名何等？我当云何奉持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此法名为蜜丸喻，汝当受持！”

于是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受此蜜丸喻法，当讽诵读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，此蜜丸喻有法有义，梵行之本，趣道趣觉，趣于涅槃。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当善受持此蜜丸喻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林品瞿昙弥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释羁瘦，在迦维罗卫尼拘类树园，与大比丘众俱受夏坐。

尔时，瞿昙弥大爱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女人可得第四沙门果耶？因此故，女人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止！止！瞿昙弥，汝莫作是念：‘女人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’瞿昙弥，如是汝剃除头发，著袈裟衣，尽其形寿，净修梵行。”

于是，瞿昙弥大爱为佛所制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尔时，诸比丘为佛治衣，世尊不久于释羁瘦受夏坐竟，补治衣讫，过三月已，摄衣持钵，当游人间。瞿昙弥大爱闻诸比丘为佛治衣，世尊不久于释羁瘦受夏坐竟，补治衣讫，过三月已，摄衣持钵，当游人间。瞿昙弥大爱闻已，复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女人可得第四沙门果耶？因此故，女人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耶？”

世尊亦再告曰：“止！止！瞿昙弥，汝莫作是念：‘女人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’瞿昙弥，如是汝剃除头发，著袈裟衣，尽其形寿，净修梵行。”

于是，瞿昙弥大爱再为佛所制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彼时，世尊于释羁瘦受夏坐竟，补治衣讫，过三月已，摄衣持钵，游行人间。瞿昙弥大爱闻世尊于释羁瘦受夏坐竟，补治衣讫，过三月已，摄衣持钵，游行人间。瞿昙弥大爱即与舍夷诸老母，俱随逐佛后，展转往至那摩提，住那摩提揵尼精舍。于是，瞿昙弥大爱复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白："世尊，女人可得第四沙门果耶？因此故，女人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耶？"

世尊至三告曰："止！止！瞿昙弥，汝莫作是念：'女人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'瞿昙弥大爱，如是汝剃除头发，著袈裟衣，尽其形寿，净修梵行。"

于是，瞿昙弥大爱三为世尊所制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彼时，瞿昙弥大爱涂跣污足，尘土坌体，疲极悲泣，住立门外。尊者阿难见瞿昙弥大爱涂跣污足，尘土坌体，疲极悲泣，住立门外；见已，问曰："瞿昙弥，以何等故，涂跣污足，尘土坌体，疲极悲泣，住立门外？"

瞿昙弥大爱答曰："尊者阿难，女人不得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"

尊者阿难语曰："瞿昙弥，今且住此，我往诣佛，白如是事。"

瞿昙弥大爱白曰："唯然，尊者阿难。"

于是，尊者阿难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"世尊，女人可得第四沙门果耶？因此故，女人得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耶？"

世尊告曰："止！止！阿难，汝莫作是念：'女人得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'阿难，若使女人得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令此梵行便不得久住。阿难，犹如人家多女少男者，此家为得转兴盛耶？"

尊者阿难白曰："不也，世尊。"

"如是，阿难，若使女人得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令此梵行不得久住。阿难，犹如稻田及麦田中，有秽生者必坏彼田。如是，阿难，若使女人得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令此梵行不得久住。"

尊者阿难复白曰："世尊，瞿昙弥大爱为世尊多所饶益。所以者何？世尊母亡后，瞿昙弥大爱鞠养世尊。"

世尊告曰："如是，阿难。如是，阿难。瞿昙弥大爱多饶益我，谓母亡后，鞠养于我。阿难，我亦多饶益于瞿昙弥大爱。所以者何？阿难，瞿昙弥大爱因我故，得归佛、

归法、归比丘僧，不疑三尊及苦、集、灭、道，成就于信，奉持禁戒，修学博闻，成就布施而得智慧，离杀、断杀，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离邪淫，断邪淫、离妄言、断妄言，离酒、断酒。阿难，若使有人因人故，得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，不疑三尊及苦、集、灭、道，成就于信，奉持禁戒，修学博闻，成就布施而得智慧，离杀、断杀，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离邪淫、断邪淫，离妄言、断妄言，离酒、断酒。阿难，设使此人为供养彼人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至尽形寿，不得报恩。

“阿难，我今为女人施设八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阿难，犹如鱼师及鱼师弟子，深水作坞，为守护水，不令流出。如是，阿难，我今为女人说八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云何为八？

“阿难，比丘尼当从比丘求受具足。阿难，我为女人施设此第一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阿难，比丘尼半月半月往从比丘受教。阿难，我为女人施设此第二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阿难，若住止处设无比丘者，比丘尼便不得受夏坐。阿难，我为女人施设此第三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阿难，比丘尼受夏坐讫，于两部众中，当请三事：求见、闻、疑。阿难，我为女人施设此第四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阿难，若比丘不听比丘尼问者，比丘尼则不得问比丘经、律、阿毗昙；若听问者，比丘尼得问经、律、阿毗昙。阿难，我为女人施设此第五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阿难，比丘尼不得说比丘所犯，比丘得说比丘尼所犯。阿难，我为女人施设此第六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阿难，比丘尼若犯僧伽婆尸沙，当于两部众中，十五日行不慢。阿难，我为女人施设此第七尊师法，谓世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阿难，比丘尼受具足虽至百岁，故当向始受具足比丘极下意稽首作礼，恭敬承事，叉手问讯。阿难，我为女人施设此第八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

“阿难，我为女人施设此八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阿难，若瞿昙弥大爱奉持此八尊师法者，是此正法、律中，出家学道，得受具足，作比丘尼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善受善持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；往诣瞿昙弥大爱所，语曰：“瞿昙弥，女人得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出家、学道。瞿昙弥大爱，世尊为女人施设此八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云何为八？

“瞿昙弥，比丘尼当从比丘求受具足。瞿昙弥，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一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瞿昙弥，比丘尼半月半月往从比丘受教。瞿昙弥，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二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瞿昙弥，若住止

处无比丘者，比丘尼不得受夏坐。瞿昙弥，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三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瞿昙弥，比丘尼受夏坐讫，于两部众中当请三事：求见、闻、疑。瞿昙弥，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四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瞿昙弥，若比丘不听比丘尼问者，比丘尼不得问比丘经、律、阿毗昙；若听问者，比丘尼得问经、律、阿毗昙。瞿昙弥，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五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瞿昙弥，比丘尼不得说比丘所犯，比丘得说比丘尼所犯。瞿昙弥，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六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瞿昙弥，比丘尼若犯僧伽婆尸沙，当于两部众中，十五日行不慢。瞿昙弥，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七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瞿昙弥，比丘尼受具足虽至百岁，故当向始受具足比丘极下意稽首作礼，恭敬承事，叉手问讯。瞿昙弥，世尊为女人施设此第八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

“瞿昙弥，世尊为女人施设此八尊师法，谓女人不当犯，女人奉持，尽其形寿。瞿昙弥，世尊如是说：‘若瞿昙弥大爱奉持此八尊师法者，是此正法、律中，出家学道，得受具足，作比丘尼。’”

于是，瞿昙弥大爱白曰：“尊者阿难，听我说喻，智者闻喻则解其义。尊者阿难，犹刹利女，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女，端正姝好，极净沐浴，以香涂身，著明净衣，种种璎珞严饰其容。或复有人为念彼女，求利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，以青莲华鬘、或蒼蔔华鬘、或修摩那华鬘、或婆师华鬘、或阿提牟多华鬘持与彼女。彼女欢喜，两手受之，以严其头。如是，尊者阿难，世尊为女人施设此八尊师法，我尽形寿顶受奉持！”

尔时，瞿昙弥大爱于正法、律中，出家学道，得受具足，作比丘尼。彼时瞿昙弥大爱于后转成大比丘尼众，与诸长老上尊比丘尼为王者所识，久修梵行，共俱往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作礼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尊者阿难，当知此诸比丘尼长老上尊为王者所识，久修梵行，彼诸比丘年少新学，晚后出家，入此正法、律甫尔不久。愿令此诸比丘为诸比丘尼随其大小稽首作礼，恭敬承事，叉手问讯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语曰：“瞿昙弥，今且住此，我往诣佛，白如是事。”

瞿昙弥大爱白曰：“唯然，尊者阿难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日瞿昙弥大爱与诸比丘尼长老上尊为王者所识，久修梵行，俱来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却住一面，叉手语我曰：‘尊者阿难，此诸比丘尼长老上尊为王者所识，久修梵行；彼诸比丘年少新学，晚后出家，入此正法、律甫尔不久。愿令此诸比丘为诸比丘尼随其大小稽

首作礼，恭敬承事，叉手问讯。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止！止！阿难，守护此言，慎莫说是！阿难，若使汝知如我知者，不应说一句，况复如是说？阿难，若使女人不得于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诸梵志、居士当以衣布地而作是说：‘精进沙门可于上行，精进沙门难行而行，令我长夜得利饶益，安隐快乐。’阿难，若女人不得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诸梵志、居士当以头发布地而作是说：‘精进沙门可于上行，精进沙门难行而行，令我长夜得利饶益，安隐快乐。’

“阿难，若女人不得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诸梵志、居士若见沙门，当以手奉种种饮食，住道边待而作是说：‘诸尊，受是食是，可持是去，随意所用，令我长夜得利饶益，安隐快乐。’阿难，若女人不得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诸信梵志见精进沙门，敬心扶抱，将入于内，持种种财物与精进沙门而作是说：‘诸尊，受是，可持是去，随意所用，令我长夜得利饶益，安隐快乐。’

“阿难，若女人不得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此日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然于精进沙门威神之德犹不相及，况复死瘦异学耶？阿难，若女人不得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正法当住千年，今失五百岁，余有五百年。阿难，当知女人不得行五事，若女人作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及转轮王、天帝释、魔王、大梵天者，终无是处。当知男子得行五事，若男子作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及转轮王、天帝释、魔王、大梵天者，必有是处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林品第十竟（第二小土城诵讫）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九 大品第一（有二十五经）（第三念诵）

柔软、龙象、处，无常、请、瞻波，

二十亿、八难，贫穷、欲、福田，

优婆塞、怨家，教昙弥、降魔，

赖吒、优婆离，释问及善生，

商人、世间、福，息止、至边、喻。

大品柔软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自我昔日出家学道，为从优游、从容闲乐、极柔软来。我在父王悦头檀家时，为我造作种种宫殿，春殿、夏殿及以冬殿。为我好游戏故，去殿不远，复造种种若干华池，青莲华池、红莲华池、赤莲华池、白莲华池。于彼池中植种种水华，青莲华、红莲华、赤莲华、白莲华，常水常华，使人守护，不通一切。为我好游戏故，于其池岸植种种陆华，修摩那华、婆师华、蔷薁华、修揵提华、摩头揵提华、阿提牟多华、波罗头华。

“为我好游戏故，而使四人沐浴于我；沐浴我已，赤旃檀香用涂我身；香涂身已，著新缯衣，上下、内外、表里皆新，昼夜常以伞盖覆我——莫令太子夜为露所沾，昼为日所炙。如常他家粗麤、麦饭、豆羹、姜菜，为第一食，如是我父悦头檀家最下使人，粳粮肴馔为第一食。复次，若有野田禽兽，最美禽兽，提帝逻恕吒、劫宾阁逻、奚米何犁泥奢施罗米，如是野田禽兽，最美禽兽，常为我设如是之食。

“我忆昔时父悦头檀家，于夏四月升正殿上，无有男子，唯有女妓而自娱乐，初不来下。我欲出至园观之时，三十名骑，简选上乘，卤簿前后，侍从导引，况复其余？我有是如意足，此最柔软。

“我复忆昔时看田作人止息田上，往诣阎浮树下，结跏趺坐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我作是念：‘不多闻愚痴凡夫自有病法，不离于病，见他人病，憎恶薄贱，不爱不喜，不自观已。’我复作是念：‘我自有病法，不离于病，若我见他病而憎恶薄贱，不爱不喜者，我不宜然，我亦有是法故。’如是观已，因不病起贡高者，即便自灭。我复作是念：‘不多闻愚痴凡夫自有老法，不离于老，见他人老，憎恶薄贱，不爱不喜，不自观已。’我复作是念：‘我自有老法，不离于老，若我见他老而憎恶薄贱，不爱不喜者，我不宜然，我亦有是法故。’如是观已，若因寿起贡高者，即便自灭。不多闻愚痴凡夫为不病贡高豪贵放逸，因欲生痴，不行梵行；不多闻愚痴凡夫为少壮贡高豪贵放逸，因欲生痴，不行梵行；不多闻愚痴凡夫为寿贡高豪贵放逸，因欲生痴，不行梵行。”

于是，世尊即说颂曰：

“病法老法，及死亡法，

如法自有，凡夫见恶。

若我憎恶，不度此法，

我不宜然，亦有是法。

彼如是行，知法离生，

无病少壮，为寿贡高，

断诸贡高，见无欲安。

彼如是觉，无怖于欲，

得无有想，行净梵行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龙象经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东园鹿子母堂。

尔时，世尊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堂上来下，告曰：“乌陀夷，共汝往至东河澡浴。”

尊者乌陀夷白曰：“唯然。”

于是，世尊将尊者乌陀夷往至东河，脱衣岸上，便入水浴。浴已还出，拭体著衣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有龙象，名曰念，作一切妓乐，历度东河。众人见已，便作是说：“是龙中龙，为大龙王，为是谁耶？”

尊者乌陀夷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象受大身，众人见已，便作是说：‘是龙中龙，为大龙王，为是谁耶？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乌陀夷。如是，乌陀夷。象受大身，众人见已，便作是说：‘是龙中龙，为大龙王，为是谁耶？’乌陀夷，马、骆驼、牛、驴、胸行、人、树，生大形。乌陀夷，众人见已，便作是说：‘是龙中龙，为大龙王，为是谁耶？’乌陀夷，若有世间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不以身、口、意害者，我说彼是龙。乌陀夷，如来于世间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不以身、口、意害，是故我名龙。”

于是，尊者乌陀夷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惟愿世尊加我威力！善逝加我威力！令我在佛前，以龙相应颂颂赞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随汝所欲。”

于是，尊者乌陀夷在于佛前，以龙相应颂赞世尊曰：

“正觉生人间，自御得正定，

修习行梵迹，息意能自乐。

人之所敬重，越超一切法，

亦为天所敬，无著至真人。

越度一切结，于林离林去，

舍欲乐无欲，如石出真金。

普闻正尽觉，如日升虚空，

一切龙中高，如众山有岳。

称说名大龙，而无所伤害，

一切龙中龙，真谛无上龙。

温润无有害，此二是龙足，

苦行及梵行，是谓龙所行。

大龙信为手，二功德为牙，

念项智慧头，思惟分别法。

受持诸法腹，乐远离双臂，

住善息出入，内心至善定。

龙行止俱定，坐定卧亦定，

龙一切时定，是谓龙常法。

无秽家受食，有秽则不受，

得恶不净食，舍之如师子。

所得供养者，为他慈愍受，

龙食他信施，存命无所著。

断除大小结，解脱一切缚，

随彼所游行，心无有系著。

犹如白莲华，水生水长养，

泥水不能著，妙香爱乐色。

如是最上觉，世生行世间，

不为欲所染，如华水不著。

犹如燃火炽，不益薪则止，

无薪火不传，此火谓之灭。

慧者说此喻，欲令解其义，

是龙之所知，龙中龙所说。

远离淫欲恚，断痴得无漏，

龙舍离其身，此龙谓之灭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乌陀夷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说处经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此有三说处，无四无五。若比丘见已，因彼故说而说我见、闻、识、知，比丘说而说是我所知。云何为三？比丘，因过去世说，而说如是过去世时有；比丘，因未来世说，而说如是未来世时有；比丘，因现在世说，而说如是现在世时有。是谓三说处，无四无五。若比丘见已，因彼故说而说我见、闻、识、知，比丘说而说是我所知，因所说善习得义，因不说不善习得义。

“贤圣弟子两耳一心听法，彼两耳一心听法已，断一法、修一法、一法作证；彼断一法、修一法、一法作证已，便得正定。贤圣弟子心得正定已，便断一切淫、怒、痴。贤圣弟子如是得心解脱，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因其所说有四处，当以观人，此贤者可共说、不可共说。若使此贤者一向论不一向答者，分别论不分别答者，诘论不诘答者，止论不止答者，如是此贤者不得共说，亦不得共论。若使此贤者一向论便一向答者，分别论分别答者，诘论诘答者，止论止答者，如是此贤者得共说，亦得共论。

“复次，因其所说，更有四处，当以观人，此贤者可共说、不可共说。若使此贤者于处、非处不住者，所知不住者，说喻不住者，道迹不住者，如是此贤者不可共说，亦不可共论。若此贤者于处、非处住者，所知住者，说喻住者，道迹住者，如是此贤者可得共说，亦可得共论。因所说时止息口行，舍己所见，舍怨结意，舍欲、舍恚、舍痴、舍慢、舍不语、舍悭嫉、不求胜、不伏他，莫取所失，说义说法。说义说法已，教复教止，自欢喜、令彼欢喜。如是说义，如是说事，是圣说义，是圣说事，谓至竟漏尽。”

于是，世尊说此颂曰：

“若有诤论议，杂意怀贡高，

非圣毁訾德，各各相求便。

但求他过失，意欲降伏彼，

更互而求胜，圣不如是说。

若欲得论议，慧者当知时，

有法亦有义，诸圣论如是。

慧者如是说，无诤无贡高，

意无有厌足，无结无有漏。

随顺不颠倒，正知而为说，

善说则然可，自终不说恶。

不以诤论议，亦不受他诤，

知处及说处，是彼之所论。

如是圣人说，慧者俱得义，

为现法得乐，亦为后世安。

当知聪达者，非倒非常说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说无常经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色者无常，无常则苦，苦则非神。觉亦无常，无常则苦，苦则非神。想亦无常，无常则苦，苦则非神。行亦无常，无常则苦，苦则非神。识亦无常，无常则苦，苦则非神。是为色无常，觉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无常则苦，苦则非神。多闻圣弟子作如是观，修习七道品，无碍正思正念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漏心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若有众生及九众生居，乃至有想无想处行余第一有，于其中间是第一、是大、是胜、是最、是尊、是妙，谓世中阿罗诃。所以者何？世中阿罗诃得安隐快乐。”

于是，世尊说此颂曰：

“无著第一乐，断欲无有爱，

永舍离我慢，裂坏无明网。

彼得不移动，心中无秽浊，

不染著世间，梵行得无漏。

了知于五阴，境界七善法，

大雄游行处，离一切恐怖。

成就七觉宝，具学三种学，

妙称上朋友，佛最上真子。

成就十支道，大龙极定心，

是世中第一，彼则无有爱。

众事不移动，解脱当来有，

断生老病死，所作办灭漏。

兴起无学智，得身最后边，

梵行第一具，彼心不由他。

上不及诸方，彼无有喜乐，

能为师子吼，世间无上觉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请请经第五（下一请字慈井切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，共受夏坐。

尔时，世尊月十五日，说从解脱相请请时，在比丘众前敷座而坐，告诸比丘：“我是梵志，而得灭讫，无上医王。我今受身，最是后边。我是梵志，得灭讫后，无上医王。我今受身，最是后边，谓汝等辈是我真子，从口而生，法法所化。谓汝等辈是我真子，从口而生，法法所化，汝当教化，转相教诃。”

尔时，尊者舍梨子亦在众中。于是，尊者舍梨子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向之所说：‘我是梵志，而得灭讫，无上医王。我今受身，最是后边。我是梵志，得灭讫后，无上医王。我今受身，最是后边，谓汝等辈是我真子，从口而生，法法所化。谓汝等辈是我真子，从口而生，法法所化，汝当教化，转相教诃。’世尊

诸不调者令得调御，诸不息者令得止息，诸不度者而令得度，诸不解脱者令得解脱，诸不灭讫者令得灭讫，未得道者令其得道，不施设梵行令施设梵行，知道、觉道、识道、说道。世尊弟子于后得法，受教、受诃，受教、诃已，随世尊语，即便趣行，得如其意，善知正法。唯然，世尊不嫌我身、口、意行耶？”

彼时，世尊告曰：“舍梨子，我不嫌汝身、口、意行。所以者何？舍梨子，汝有聪慧、大慧、速慧、捷慧、利慧、广慧、深慧、出要慧、明达慧。舍梨子，汝成就实慧。舍梨子，犹转轮王而有太子，不越教已，则便受拜父王所传，而能复传。如是，舍梨子，我所转法轮，汝复能转。舍梨子，是故我不嫌汝身、口、意行。”

尊者舍梨子复再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唯然，世尊不嫌我身、口、意行。世尊不嫌此五百比丘身、口、意行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舍梨子，我亦不嫌此五百比丘身、口、意行。所以者何？舍梨子，此五百比丘尽得无著，诸漏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重担已舍，有结已尽，而得善义正智正解脱。唯除一比丘，我亦本已记于现法中得究竟智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舍梨子，是故我不嫌此五百比丘身、口、意行。”

尊者舍梨子复三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唯然，世尊不嫌我身、口、意行，亦不嫌此五百比丘身、口、意行。世尊，此五百比丘，几比丘得三明达？几比丘得俱解脱？几比丘得慧解脱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舍梨子，此五百比丘，九十比丘得三明达，九十比丘得俱解脱，余比丘得慧解脱。舍梨子，此众无枝无叶，亦无节戾，清净真实，得正住立。”

尔时，尊者傍耆舍亦在众中。于是，尊者傍耆舍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唯然，世尊加我威力！惟愿善逝加我威力！令我在佛及比丘众前，以如义相应而作赞颂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傍耆舍，随汝所欲。”

于是，尊者傍耆舍在佛及比丘众前，以如义相应而赞颂曰：

“今十五请日，集坐五百众，

断除诸结缚，无碍有尽仙。

清净光明照，解脱一切有，

生老病死尽，漏灭所作办。

掉悔及疑结，慢有漏已尽，

拔断爱结刺，上医无复有。

勇猛如师子，一切恐畏除，

已度于生死，诸漏已灭讫。

犹如转轮王，群臣所围绕，

悉领一切地，乃至于大海。

如是勇猛伏，无上商人主，

弟子乐恭敬，三达离死怖。

一切是佛子，永除枝叶节，

转无上法轮，稽首第一尊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瞻波经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瞻波，在恒伽池边。

尔时，世尊月十五日说从解脱时，于比丘众前敷座而坐。世尊坐已，即便入定，以他心智观察众心；观众心已，至初夜竟，默然而坐。于是，有一比丘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初夜已讫，佛及比丘众集坐来久，惟愿世尊说从解脱！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不答。于是，世尊复至中夜默然而坐，彼一比丘再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初夜已过，中夜将讫，佛及比丘众集坐来久，惟愿世尊说从解脱！”

世尊亦再默然不答。于是，世尊复至后夜默然而坐，彼一比丘三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初夜既过，中夜复讫，后夜垂尽，将向欲明，明出不久，佛及比丘众集坐极久，惟愿世尊说从解脱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“于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。”

彼时，尊者大目揵连亦在众中。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便作是念：“世尊为何比丘而说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？我宁可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他心之智观察众心。”

尊者大目揵连即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他心之智观察众心。尊者大目揵连便知世尊所为比丘说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。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定起，至彼比丘前，

牵臂将出，开门置外：“痴人远去！莫于此住！不复得与比丘众会，从今已去，非是比丘。”闭门下钥，还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所为比丘说此众中有一比丘已为不净者，我已逐出。世尊，初夜即过，中夜复讫，后夜垂尽，将向欲明，明出不久，佛及比丘众集坐极久，惟愿世尊说从解脱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目揵连，彼愚痴人当得大罪，触娆世尊及比丘众。大目揵连，若使如来在不净众说从解脱者，彼人则便头破七分。是故，大目揵连，汝等从今已后说从解脱，如来不复说从解脱。所以者何？如是，大目揵连，或有痴人正知出入，善观分别，屈伸低仰，仪容庠序，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，行住坐卧、眠寤语默，皆正知之，似如真梵行，至诸真梵行所，彼或不知。大目揵连，若诸梵行知者，便作是念：‘是沙门污，是沙门辱，是沙门憎，是沙门刺。’知已，便当共摈弃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污染诸梵行者。

“大目揵连，犹如居士有良稻田，或有麦田，生草名秽麦，其根相似，茎、节、叶、华皆亦似麦。后生实已，居士见之，便作是念：‘是麦污辱，是麦憎刺。’知已便拔，掷弃于外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污秽余真好麦。如是，大目揵连，或有痴人正知出入，善观分别，屈伸低仰，仪容庠序，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，行住坐卧、眠寤语默，皆正知之，似如真梵行，至诸真梵行所，彼或不知。大目揵连，若诸梵行知者，便作是念：‘是沙门污，是沙门辱，是沙门憎，是沙门刺。’知已，便当共摈弃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污染诸梵行者。

“大目揵连，犹如居士秋时扬谷，谷聚之中若有成实者，扬便止住。若不成实及粃糠者，便随风去。居士见已，即持扫帚，扫治令净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污杂余净好稻。如是，大目揵连，或有痴人正知出入，善观分别，屈伸低仰，仪容庠序，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，行住坐卧、眠寤语默，皆正知之，似如真梵行，至诸真梵行所，彼或不知。大目揵连，若诸梵行知者，便作是念：‘是沙门污，是沙门辱，是沙门憎，是沙门刺。’知已，便当共摈弃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污染诸梵行者。

“大目揵连，犹如居士为过泉水故，作通水槽，持斧入林，扣打诸树。若坚实者，其声便小；若空中者，其声便大。居士知已，便斫治节，拟作通水槽，如是，大目揵连，或有痴人正知出入，善观分别，屈伸低仰，仪容庠序，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，行住坐卧、眠寤语默，皆正知之，似如真梵行，至诸真梵行所，彼或不知。大目揵连，若诸梵行知者，便作是念：‘是沙门污，是沙门辱，是沙门憎，是沙门刺。’知已，便当共摈弃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污染诸梵行者。”

于是，世尊说此颂曰：

“共会集当知，恶欲憎嫉恚，

不语结恨慳，嫉妒谄欺诳，

在众诈言息，屏处称沙门，

阴作诸恶行，恶见不守护，

欺诳妄语言，如是当知彼，

往集不与会，摈弃不共止。

欺诈诳说多，非息称说息，

知时具净行，摈弃远离彼。

清净共清净，常当共和合，

和合得安隐，如是得苦边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沙门二十亿经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沙门二十亿亦游舍卫国，在暗林中，前夜、后夜学习不眠，精勤正住，修习道品。于是，尊者沙门二十亿安静独住，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“若有世尊弟子精勤学习正法、律者，我为第一，然诸漏心不得解脱。我父母家极大富乐，多有钱财，我今宁可舍戒罢道，行欲布施，修诸福业耶！”

尔时，世尊以他心智知尊者沙门二十亿心之所念，便告一比丘：“汝往至彼，呼沙门二十亿来。”

于是，一比丘白曰：“唯然。”即从座起，稽首礼足，绕三匝而去，往至尊者沙门二十亿所而语彼曰：“世尊呼汝。”

尊者沙门二十亿闻比丘语，即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。世尊告曰：“沙门，汝实安静独住，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‘若有世尊弟子精勤学习正法、律者，我为第一，然诸漏心不得解脱。我父母家极大富乐，多有钱财，我今宁可舍戒罢道，行欲布施，修诸福业耶！’”

彼时，尊者沙门二十亿羞耻惭愧，则无无畏：“世尊知我心之所念。”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实尔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沙门，我今问汝，随所解答。于意云何？汝在家时，善调弹琴，琴随歌音，歌随琴音耶？”

尊者沙门二十亿白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问：“于意云何？若弹琴弦急，为有和音可爱乐耶？”

沙门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问：“于意云何？若弹琴弦缓，为有和音可爱乐耶？”

沙门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问：“于意云何？若弹琴调弦不急不缓，适得其中，为有和音可爱乐耶？”

沙门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沙门，极大精进，令心掉乱；不极精进，令心懈怠。是故汝当分别此时，观察此相，莫得放逸。”

尔时，尊者沙门二十亿闻佛所说，善受善持，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；受佛弹琴喻教，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彼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已，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尊者沙门二十亿知法已，至得阿罗诃。彼时，尊者沙门二十亿得阿罗诃已，而作是念：“今正是时，我宁可往诣世尊所，说得究竟智耶！”

于是，尊者沙门二十亿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若有比丘得无所著，诸漏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重担已舍，有结已解，自得善义，正智正解脱者，彼于尔时乐此六处：乐于无欲，乐于远离，乐于无诤，乐于爱尽，乐于受尽，乐心不移动。

“世尊，或有一人而作是念：‘此贤者以依信故，乐于无欲者，不应如是观，但欲尽、恚尽、痴尽，是乐于无欲。’世尊，或有一人而作是念：‘此贤者以贪利称誉求供养故，乐于远离者，不应如是观，但欲尽、恚尽、痴尽，是乐于远离。’世尊，或有一人而作是念：‘此贤者以依戒故，乐于无诤者，不应如是观，但欲尽、恚尽、痴尽，是乐于无诤，乐于爱尽，乐于受尽，乐心不移动。’世尊，若有比丘得无所著，诸漏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重担已舍，有结已解，自得善义，正智正解脱者，彼于尔时乐此六处。

“世尊，若有比丘学未得意，求愿无上安隐涅槃者，彼于尔时成就学根及学戒。彼于后时，诸漏已尽而得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者，彼于尔时成就无学根及无学戒。世尊，犹幼少童子，彼于尔时成就小根及小戒。彼于后时具足学根者，彼于尔时成就学根及学戒。如是，世尊，若有比丘学未得意，求愿无上安隐涅槃者，彼于尔时成就学根及学戒。彼于后时，诸漏已尽而得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说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者，彼于尔时成就无学根及无学戒。

“彼若有眼所知色与对眼者，不能令失此心解脱、慧解脱，心在内住，善制守持，观兴衰法。若有耳所知声、鼻所知香、舌所知味、身所知触、意所知法与对意者，不能令失此心解脱、慧解脱，心在内住，善制守持，观兴衰法。世尊，犹去村不远有大石山，不破不缺不脆，坚住不空合一，若东方有大风雨来，不能令摇，不动转移，亦非东方风移至南方，若南方有大风雨来，不能令摇，不动转移，亦非南方风移至西方；若西方有大风雨来，不能令摇，不动转移，亦非西方风移至北方；若北方有大风雨来，不能令摇，不动转移，亦非北方风移至诸方。如是彼若有眼所知色与对眼者，不能令失此心解脱、慧解脱，心在内住，善制守持，观兴衰法。若有耳所知声、鼻所知香、舌所知味、身所知触、意所知法与对意者，不能令失此心解脱、慧解脱，心在内住，善制守持，观兴衰法。”

于是，尊者沙门二十亿说此颂曰：

“乐在无欲，心存远离，

喜于无诤，受尽欣悦。

亦乐受尽，心不移动，

得知如真，从是心解。

得心解已，比丘息根，

作已不观，无所求作。

犹如石山，风不能动，

色声香味，身触亦然，

爱不爱法，不能动心。”

尊者沙门二十亿于佛前说得究竟智已，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，尊者沙门二十亿去后不久，告诸比丘：“诸族姓子，应如是来于我前说得究竟智，如沙门二十亿来于我前说得究竟智，不自誉，不慢他，说义现法随诸处也。莫令如痴增上慢所缠，来于我前说得究竟智，彼不得义，但大烦劳。沙门二十亿来于我前说得究竟智，不自誉，不慢他，说义现法随诸处也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八难经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人行梵行而有八难、八非时也。云何为八？若时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出世说法：趣向止息，趣向灭讫，趣向觉道，为善逝所演。彼人尔时生地狱中，是谓人行梵行第一难、第一非时。

“复次，若时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出世说法：趣向止息，趣向灭讫，趣向觉道，为善逝所演。彼人尔时生畜生中，生饿鬼中，生长寿天中，生在边国夷狄之中，无信无恩，无有反复，若无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是谓人行梵行第五难、第五非时。

“复次，若时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出世说法：趣向止息，趣向灭讫，趣向觉道，为善逝所演。彼人尔时虽生中国，而聋哑如羊鸣，常以手语，不能知说善恶之义，是谓人行梵行第六难、第六非时。

“复次，若时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出世说法：趣向止息，趣向灭讫，趣向觉道，为善逝所演。彼人尔时虽生中国，不聋、不哑，不如羊鸣，不以手语，又能知说善恶之义，然有邪见及颠倒见，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无施、无斋，无有咒说；无善恶业，无善恶业报；无此世彼世；无父无母；世无真人往至善处、善去、善向，此世彼世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’是谓人行梵行第七难、第七非时。

“复次，若时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不出于世，亦不说法：趣向止息，趣向灭讫，趣向觉道，为善逝所演。彼人尔时生于中国，不聋、不哑，不如羊鸣，不以手语，又能知说善恶之义，而有正见不颠倒见，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有施、有斋，亦有咒说；有善恶业，有善恶业报；

有此世彼世；有父有母；世有真人往至善处、善去、善向，此世彼世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’是谓人行梵行第八难、第八非时。

“人行梵行有一不难、有一是时。云何人行梵行有一不难、有一是时？若时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出世说法：趣向止息，趣向灭讫，趣向觉道，为善逝所演。彼人尔时生于中国，不聋、不哑，不如羊鸣，不以手语，又能知说善恶之义，而有正见不颠倒见，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有施、有斋，亦有咒说；有善恶业，有善恶业报；有此世彼世；有父有母；世有真人往至善处、善去、善向，此世彼世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’是谓人行梵行有一不难、有一是时。”

于是，世尊说此颂曰：

“若得人身者，说最微妙法，

若有不得果，必不遇其时。

多说梵行难，人在于后世，

若得遇其时，是世中甚难。

欲得复人身，及闻微妙法，

当以精勤学，人自哀愍故。

谈说闻善法，莫令失其时，

若失此时者，必忧堕地狱。

若不遇其时，不闻说善法，

如商人失财，受生死无量。

若有得人身，闻说正善法，

遵奉世尊教，必遭遇其时。

若遭遇此时，堪任正梵行，

成就无上眼，日亲之所说。

彼为常自护，进行离诸使，

断灭一切结，降魔魔眷属，

彼度于世间，谓得尽诸漏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贫穷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有欲人贫穷，为大苦耶？”

诸比丘白曰：“尔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告诸比丘曰：“若有欲人贫穷举贷他家财物，世中举贷他家财物，为大苦耶？

诸比丘白曰：“尔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告诸比丘曰：“若有欲人举贷财物，不得时还，白曰长息，世中长息，为大苦耶？”

诸比丘白曰：“尔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告诸比丘曰：“若有欲人长息不还，财主责索，世中财主责索，为大苦耶？”

诸比丘白曰：“尔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告诸比丘曰：“若有欲人财主责索，不能得偿，财主数往至彼求索，世中财主数往至彼求索，为大苦耶？”

诸比丘白曰：“尔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告诸比丘曰：“若有欲人财主数往至彼求索，彼故不还，便为财主之所收缚，世中为财主收缚，为大苦耶？”

诸比丘白曰：“尔也，世尊。”

“是为世中有欲人贫穷是大苦，世中有欲人举贷财物是大苦，世中有欲人举贷长息是大苦，世中有欲人财主责索是大苦，世中有欲人财主数往至彼求索是大苦，世中有欲人为财主收缚是大苦。如是若有于此圣法之中，无信于善法，无禁戒、无博闻、无布施、无智慧于善法，彼虽多有金、银、琉璃、水精、摩尼、白珂、螺璧、珊瑚、琥珀、玛瑙、琦瑁、砗渠、碧玉、赤石、琁珠，然彼故贫穷，无有力势，是我圣法中说不善贫穷也。

“彼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是我圣法中说不善举贷也。彼欲覆藏身之恶行，不自发露，不欲道说，不欲令人诃责，不顺求；欲覆藏口、意恶行，不自发露，不欲道说，不欲令人诃责，不顺求，是我圣法中说不善长息也。彼或行村邑及村邑外，诸梵行者见已，便作是说：‘诸贤，此人如是作、如是行、如是恶、如是不净，是村邑刺。’彼作是说：‘诸贤，我不如是作、不如是行、不如是恶、不如是不净，亦非村邑刺。’是我圣法中说不善责索也。

“彼或在无事处，或在山林树下，或在空闲居，念三不善念——欲念、恚念、害念，是我圣法中说不善数往求索也。彼作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彼作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已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是我圣法中说不善收缚也。我不见缚更有如是苦、如是重、如是粗、如是不可乐，如地狱、畜生、饿鬼缚也。此三苦缚，漏尽阿罗诃比丘已知灭尽，拔其根本，永无来生。”

于是，世尊说此颂曰：

“世间贫穷苦，举贷他钱财，

举贷钱财已，他责为苦恼。

财主往求索，因此收系缚，

此缚甚重苦，世间乐于欲。

于圣法亦然，若无有正信，

无惭及无愧，作恶不善行。

身作不善行，口意俱亦然，

覆藏不欲说，不乐正教诃。

若有数数行，意念则为苦，

或村或静处，因是必有悔。

身口习诸行，及意之所念，

恶业转增多，数数作复作。

彼恶业无慧，多作不善已，

随所生毕讫，必往地狱缚。

此缚最甚苦，雄猛之所离，

如法得财利，不负得安隐。

施与得欢喜，二俱皆获利，

如是诸居士，因施福增多。

如是圣法中，若有好诚信，

具足成惭愧，庶几无悭贪。

已舍离五盖，常乐行精进，

成就诸禅定，满具常弃乐。

已得无食乐，犹如水浴净，

不动心解脱，一切有结尽。

无病为涅槃，谓之无上灯，

无忧无尘安，是说不移动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三十 大品行欲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给孤独居士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世中为有几人行欲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居士，世中凡有十人行欲。云何为十？

“居士，有一行欲人，非法无道求索财物。彼非法无道求财物已，不自养安隐及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作使，亦不供养沙门、梵志，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，生天长寿，如是有一行欲人也。

“复次，居士，有一行欲人，非法无道求索财物。彼非法无道求财物已，能自养安隐及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作使，而不供养沙门、梵志，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，生天长寿，如是有一行欲人也。

“复次，居士，有一行欲人，非法无道求索财物。彼非法无道求财物已，能自养安隐及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作使，亦供养沙门、梵志，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，生天长寿，如是有一行欲人也。

“复次，居士，有一行欲人，法非法求索财物。彼法非法求财物已，不自养安隐及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作使，亦不供养沙门、梵志，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，生天长寿，如是有一行欲人也。

“复次，居士，有一行欲人，法非法求索财物。彼法非法求财物已，能自养安隐及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作使，而不供养沙门、梵志，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，生天长寿，如是有一行欲人也。

“复次，居士，有一行欲人，法非法求索财物。彼法非法求财物已，能自养安隐及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作使，亦供养沙门、梵志，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，生天长寿，如是有一行欲人也。

“复次，居士，有一行欲人，如法以道求索财物。彼如法以道求财物已，不自养安隐及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作使，亦不供养沙门、梵志，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，生天长寿，如是有一行欲人也。

“复次，居士，有一行欲人，如法以道求索财物。彼如法以道求财物已，能自养安隐及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作使，而不供养沙门、梵志，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，生天长寿，如是有一行欲行人也。

“复次，居士，有一行欲人，如法以道求索财物。彼如法以道求财物已，能自养安隐及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作使，亦供养沙门、梵志，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，生天长寿；得财物已，染著缚缴；缴已染著，不见灾患，不知出要而用，如是有一行欲人也。

“复次，居士，有一行欲人，如法以道求索财物。彼如法以道求财物已，能自养安隐及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作使，亦供养沙门、梵志，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，生天长寿；得财物已，不染不著，不缚不缴；不缴已染著，见灾患，知出要而用，如是有一行欲人也。

“居士，若有一行欲人，非法无道求索财物。彼非法无道求财物已，不自养安隐及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作使，亦不供养沙门、梵志，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，生天长寿者，此行欲人于诸行欲人为最下也。

“居士，若有一行欲人，法非法求索财物。彼法非法求财物已，自养安隐及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作使，亦供养沙门、梵志，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，生天长寿者，此行欲人于诸行欲人为最上也。

“居士，若有一行欲人，如法以道求索财物。彼如法以道求财物已，自养安隐及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作使，亦供养沙门、梵志，令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，生天长寿；得财

物已，不染不著，不缚不缴；不缴已染著，见灾患，知出要而用者，此行欲人于诸行欲人为最第一、最大、最上、最胜、最尊，为最妙也。犹如因牛有乳，因乳有酪，因酪有生酥，因生酥有熟酥，因熟酥有酥精。酥精者，为最第一、最大、最上、最胜、最尊，为最妙也。如是，居士，此行欲人于诸行欲人为最第一、最大、最上、最胜、最尊，为最妙也。”

于是，世尊说此颂曰：

“若非法求财，及法非法求，

不供不自用，亦不施为福，

二俱皆有恶，于行欲最下。

若如法求财，自身勤所得，

供他及自用，亦以施为福，

二俱皆有德，于行欲最上。

若得出要慧，行欲住在家，

见灾患知足，节俭用财物，

彼得出欲慧，于行欲最上。”

佛说如是，给孤独居士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福田经第十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给孤独居士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世中为有几福田人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居士，世中凡有二种福田人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学人，二者、无学人。学人有十八，无学人有九。居士，云何十八学人？信行、法行、信解脱、见到、身证、家家、一种、向须陀洹、得须陀洹、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、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、中般涅槃、生般涅槃、行般涅槃、无行般涅槃、上流色究竟，是谓十八学人。居士，云何九无学人？思法、升进法、不动法、退法、不退法、护法（护则不退，不护则退）、实住法、慧解脱、俱解脱，是谓九无学人。”

于是，世尊说此颂曰：

“世中学、无学，可尊可奉敬，

彼能正其身，口意亦复然，

居士是良田，施彼得大福。”

佛说如是，给孤独居士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优婆塞经第十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给孤独居士与大优婆塞众五百人俱，往诣尊者舍梨子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；五百优婆塞亦为作礼，却坐一面。给孤独居士及五百优婆塞坐一面已，尊者舍梨子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尊者舍梨子去后不久，给孤独居士及五百优婆塞亦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

尊者舍梨子及众坐已定，世尊告曰：“舍梨子，若汝知白衣圣弟子善护行五法及得四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。舍梨子，汝当记别圣弟子地狱尽，畜生、饿鬼及诸恶处亦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法，定趣正觉，极受七有，天上人间七往来已而得苦边。

“舍梨子，云何白衣圣弟子善护行五法？白衣圣弟子者，离杀、断杀，弃舍刀杖，有惭有愧，有慈悲心，饶益一切乃至昆虫，彼于杀生净除其心。白衣圣弟子善护行，此第一法。

“复次，舍梨子，白衣圣弟子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与而后取，乐于与取，常好布施，劝喜无吝，不望其报，不以偷所覆，常自护已，彼于不与取净除其心。白衣圣弟子善护行，此第二法。

“复次，舍梨子，白衣圣弟子离邪淫、断邪淫，彼或有父所护，或母所护，或父母所护，或兄弟所护，或姊妹所护，或妇父母所护，或亲亲所护，或同姓所护，或为他妇女，有鞭罚恐怖，及有名雇赁至华鬘亲；不犯如是女，彼于邪淫净除其心。白衣圣弟子善护行，此第三法。

“复次，舍梨子，白衣圣弟子离妄言、断妄言，真谛言，乐真谛，住真谛不移动，一切可信，不欺世间，彼于妄言净除其心。白衣圣弟子善护行，此第四法。

“复次，舍梨子，白衣圣弟子离酒、断酒，彼于饮酒净除其心。白衣圣弟子善护行，此第五法。

“舍梨子，白衣圣弟子云何得四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？白衣圣弟子念如来：‘彼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。’如是念如来已，若有恶欲即便得灭，心中有不善、秽污、愁苦、忧戚亦复得灭。白衣圣弟子攀缘如来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欲即便得灭，心中有不善、秽污、愁苦、忧戚亦复得灭。白衣圣弟子得第一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。

“复次，舍梨子，白衣圣弟子念法：‘世尊善说法，必至究竟，无烦无热，常有不移动。’如是观、如是觉、如是知、如是念法已，若有恶欲即便得灭，心中有不善、秽污、愁苦、忧戚亦复得灭。白衣圣弟子攀缘法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欲即便得灭，心中有不善、秽污、愁苦、忧戚亦复得灭。白衣圣弟子得此第二增上心。

“复次，舍梨子，白衣圣弟子念众：‘如来圣众善趣正趣，向法次法，顺行如法，彼众实有阿罗诃、趣阿罗诃，有阿那含、趣阿那含，有斯陀含、趣斯陀含，有须陀洹、趣须陀洹，是谓四双八辈。’谓如来众成就尸赖，成就三昧，成就般若，成就解脱，成就解脱知见，可敬可重，可奉可供，世良福田。彼如是念如来众，若有恶欲即便得灭，心中有不善、秽污、愁苦、忧戚亦复得灭。白衣圣弟子攀缘如来众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欲即便得灭，心中有不善、秽污、愁苦、忧戚亦复得灭。白衣圣弟子是谓得第三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。

“复次，舍梨子，白衣圣弟子自念尸赖：‘此尸赖不缺不穿，无秽无浊，住如地不虚妄，圣所称誉，具善受持。’彼如是自念尸赖，若有恶欲即便得灭，心中有不善、秽污、愁苦、忧戚亦复得灭。白衣圣弟子攀缘尸赖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欲即便得灭，心中有不善、秽污、愁苦、忧戚亦复得灭。白衣圣弟子是谓得第四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。

“舍梨子，若汝知白衣圣弟子善护行此五法，得此四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者。舍梨子，汝记别白衣圣弟子地狱尽，畜生、饿鬼及诸恶处亦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法，定趣正觉，极受七有，天上人间七往来已而得苦边。”

于是，世尊说此颂曰：

“慧者住在家，见地狱恐怖，

因受持圣法，除去一切恶。

不杀害众生，知而能舍离，

真谛不妄言，不盗他财物。

自有妇知足，不乐他人妻，

舍离断饮酒，心乱狂痴本。

常当念正觉，思惟诸善法，

念众观尸赖，从是得欢喜。

欲行其布施，当以望其福，

先施于息心，如是成果报。

我今说息心，舍梨子善听：

若有黑及白，赤色之与黄，

龙色爱乐色，牛及诸鸽鸟，

随彼所生处，良御牛在前。

身力成具足，善速往来快，

取彼之所能，莫以色为非。

如是此人间，若有所生处，

刹帝利梵志，居士本工师，

随彼所生处，长老净持戒，

世无著善逝，施彼得大果。

愚痴无所知，无慧无所闻，

施彼得果少，无光无所照。

若光有所照，有慧佛弟子，

信向善逝者，根生善坚住。

彼是生善处，如意往人家，

最后得涅槃，如是各有缘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舍梨子及诸比丘、给孤独居士、五百优婆塞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怨家经第十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，谓男女辈瞋恚时来。云何为七？怨家者，不欲令怨家有好色。所以者何？怨家者，不乐怨家有好色。人有瞋恚，习瞋恚，瞋恚所覆，心不舍瞋恚，彼虽好沐浴，名香涂身，然色故恶。所以者何？因瞋恚所覆，心不舍瞋恚故。是谓第一怨家法而作怨家，谓男女辈瞋恚时来。

“复次，怨家者，不欲令怨家安隐眠。所以者何？怨家者，不乐怨家安隐眠。人有瞋恚，习瞋恚，瞋恚所覆，心不舍瞋恚，彼虽卧以御床，敷以氍毹、毾㲪，覆以锦绮罗縠，有衬体被，两头安枕，加陵伽波愁逻波遮悉多罗那，然故忧苦眠。所以者何？因瞋恚所覆，心不舍瞋恚故。是谓第二怨家法而作怨家，谓男女辈瞋恚时来。

“复次，怨家者，不欲令怨家得大利。所以者何？怨家者，不乐怨家得大利。人有瞋恚，习瞋恚，瞋恚所覆，心不舍瞋恚，彼应得利而不得利，应不得利而得利。彼此二法更互相违，大得不利。所以者何？因瞋恚所覆，心不舍瞋恚故。是谓第三怨家法而作怨家，谓男女辈瞋恚时来。

“复次，怨家者，不欲令怨家有朋友。所以者何？怨家者，不乐怨家有朋友。人有瞋恚，习瞋恚，瞋恚所覆，心不舍瞋恚，彼若有亲朋友，舍离避去。所以者何？因瞋恚所覆，心不舍瞋恚故。是谓第四怨家法而作怨家，谓男女辈瞋恚时来。

“复次，怨家者，不欲令怨家有称誉。所以者何？怨家者，不乐怨家有名称。人有瞋恚，习瞋恚，瞋恚所覆，心不舍瞋恚，彼恶名丑声周闻诸方。所以者何？因瞋恚所覆，心不舍瞋恚故。是谓第五怨家法而作怨家，谓男女辈瞋恚时来。

“复次，怨家者，不欲令怨家极大富。所以者何？怨家者，不乐怨家极大富。人有瞋恚，习瞋恚，瞋恚所覆，心不舍瞋恚，彼作如是身、口、意行，使彼大失财物。所以者何？因瞋恚所覆，心不舍瞋恚故。是谓第六怨家法而作怨家，谓男女辈瞋恚时来。

“复次，怨家者，不欲令怨家身坏命终，必至善处，生于天上。所以者何？怨家者，不乐怨家往至善处。人有瞋恚，习瞋恚，瞋恚所覆，心不舍瞋恚，身、口、意恶行。彼身、口、意恶行已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所以者何？因瞋恚所覆，心不舍瞋恚故。是谓第七怨家法而作怨家，谓男女辈瞋恚时来。此七怨家法而作怨家，谓男女辈瞋恚时来。”

于是，世尊说此颂曰：

“瞋者得恶色，眠卧苦不安，

应获得大财，反更得不利。

亲亲善朋友，远离瞋恚人，

数数习瞋恚，恶名流诸方。

瞋作身口业，恚缠行意业，

人为恚所覆，失一切财物。

瞋恚生不利，瞋恚生心秽，

恐怖生于内，人所不能觉。

瞋者不知义，瞋者不晓法，

无目盲暗塞，谓乐瞋恚人。

恚初发恶色，犹火始起烟，

从是生憎嫉，缘是诸人瞋。

若瞋者所作，善行及不善，

于后瞋恚盛，烦热如火烧。

所谓烦热业，及诸法所缠，

彼彼我今说，汝等善心听。

瞋者逆害父，及于诸兄弟，

亦杀姊与妹，瞋者多所残。

所生及长养，得见此世间，

因彼得存命，此母瞋亦害。

无羞无惭愧，瞋缠无所言，

人为恚所覆，口无所不说。

造作痴罪业，而自夭其命，

作时不自觉，因瞋生恐怖。

系著自己身，爱乐无极已，

虽爱念己身，瞋者亦自害。

以刀而自刺，或从岩自投，

或以绳自绞，及服诸毒药。

如是像瞋恚，是死依于恚，

彼彼一切断，用慧能觉了。

小小不善业，慧者了能除，

当堪耐是行，欲令无恶色。

无恚亦无忧，除烟无贡高，

调御断瞋恚，灭讫无有漏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教昙弥经第十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昙弥为生地尊长，作佛图主，为人所宗，凶暴急弊，极为粗恶，骂詈责数于诸比丘，因此故生地诸比丘皆舍离去，不乐住此。于是，生地诸优婆塞见生地诸比丘皆舍离去，不乐住此，便作是念：“此生地诸比丘以何意故，皆舍离去，不乐住此？”生地诸优婆塞闻此生地尊者昙弥——生地尊长，作佛图主，为人所宗，凶暴急弊，极为粗恶，骂詈责数于诸比丘，因此故生地诸比丘皆舍离去，不乐住此。生地诸优婆塞闻已，即共往诣尊者昙弥所，驱逐昙弥，令出生地诸寺中去。

于是，尊者昙弥为生地诸优婆塞所驱，令出生地诸寺中去，即摄衣持钵游行，往诣舍卫国，展转进至舍卫国，住胜林给孤独园。于是，尊者昙弥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于生地诸优婆塞无所污、无所说、无所犯，然生地诸优婆塞横驱逐我，令出生地诸寺中去。”

彼时世尊告曰：“止！止！昙弥，何须说此？”

尊者昙弥叉手向佛，再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于生地诸优婆塞无所污、无所说、无所犯，然生地诸优婆塞横驱逐我，令出生地诸寺中去。”

世尊亦再告曰：“昙弥，往昔之时，此阎浮洲有诸商人乘船入海，持视岸鹰行，彼入大海不远，便放视岸鹰。若视岸鹰得至大海岸者，终不还船。若视岸鹰不得至大海岸者，便来还船。如是，昙弥，为生地优婆塞所驱逐，令出生地诸寺故，便还至我所。止！止！昙弥，何须复说此？”

尊者昙弥复三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于生地诸优婆塞无所污、无所说、无所犯，然生地诸优婆塞横驱逐我，令出生地诸寺中去。”

世尊亦复三告曰：“昙弥，汝住沙门法，为生地诸优婆塞所驱逐，令出生地诸寺耶？”

于是，尊者昙弥即从座起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云何沙门住沙门法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昙弥，昔时有人寿八万岁。昙弥，人寿八万岁时，此阎浮洲极大富乐，多有人民，村邑相近，如鸡一飞。昙弥，人寿八万岁时，女年五百岁乃嫁。昙弥，人寿八万岁时，有如是病——大便、小便、欲、不食、老。昙弥，人寿八万岁时，有王名高罗婆，聪明智慧，为转轮王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为七。具足千子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治化，令得安隐。

“昙弥，高罗婆王有树，名善住尼拘类树王。昙弥，善住尼拘类树王而有五枝，第一枝者，王所食及皇后；第二枝者，太子食及诸臣；第三枝者，国人民食；第四枝者，沙门、梵志食；第五枝者，禽兽所食。昙弥，善住尼拘类树王果大如二升瓶，味如淳蜜丸。昙弥，善住尼拘类树王果无有护者，亦无更相偷。有一人来，饥渴极羸，颜色憔悴，欲得食果，往至善住尼拘类树王所，饱啖果已，毁折其枝，持果归去。善住尼拘类树王有一天依而居之，彼作是念：‘阎浮洲人异哉无恩，无有反复。所以者何？从善住尼拘类树王饱啖果已，毁折其枝，持果归去，宁令善住尼拘类树王无果，不生果。’善住尼拘类树王即无果，亦不生果。

“复有一人来，饥渴极羸，颜色憔悴，欲得啖果，往诣善住尼拘类树王所，见善住尼拘类树王无果，亦不生果，即便往诣高罗婆王所，白曰：‘天王，当知善住尼拘类树王无果，亦不生果。’高罗婆王闻已，犹如力士屈伸臂顷，如是高罗婆王于拘楼瘦没，至三十三天，住天帝释前，白曰：‘拘翼，当知善住尼拘类树王无果，亦不生果。’于是，天帝释及高罗婆王犹如力士屈伸臂顷，如是天帝释及高罗婆王于三十三天中没，至拘楼瘦，去善住尼拘类树王不远住。天帝释作如其像如意足，以如其像如意足化作大水暴风雨；作大水暴风雨已，善住尼拘类树王拔根倒竖。

“于是，善住尼拘类树王居止树天，因此故，忧苦愁戚，啼泣垂泪，在天帝释前立。天帝释问曰：‘天，汝何意忧苦愁戚，啼泣垂泪，在我前立耶？’彼天白曰：‘拘翼，当知大水暴风雨，善住尼拘类树王拔根倒竖。’时，天帝释告彼树天曰：‘天，汝树天住树天法，大水暴风雨，善住尼拘类树王拔根倒竖耶？’树天白曰：‘拘翼，云何树

天住树天法耶？’天帝释告曰：‘天，若使人欲得树根，持树根去；欲得树茎、树技、树叶、树华、树果持去者，树天不应瞋恚，不应憎嫉，心不应恨。树天舍意而住树天，如是树天住树天法。’”

“天复白曰：‘拘翼，我树天不住树天法。从今日始树天住树天法，愿善住尼拘类树王还复如本。’于是，天帝释作如其像如意足，作如其像如意足已，复化作大水暴风雨；化作大水暴风雨已，善住尼拘类树王即复如故。如是，昙弥，若有比丘骂者不骂，瞋者不瞋，破者不破，打者不打。如是，昙弥，沙门住沙门法。”

于是，尊者昙弥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啼泣垂泪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非沙门住沙门法，从今日始沙门住沙门法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昙弥，昔有大师，名曰善眼，为外道仙人之所师宗，舍离欲爱，得如意足。昙弥，善眼大师有无量百千弟子。昙弥，善眼大师为诸弟子说梵世法。昙弥，若善眼大师为说梵世法时，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，彼命终已，或生四王天，或生三十三天，或生燄磨天，或生兜率哆天，或生化乐天，或生他化乐天。昙弥，若善眼大师为说梵世法时，诸弟子等设有具足奉行法者，彼修四梵室，舍离于欲，彼命终已，得生梵天。昙弥，彼时善眼大师而作是念：‘我不应与弟子等同俱至后世，共生一处。我今宁可更修增上慈，修增上慈已，命终得生晃昱天中。’

“昙弥，彼时善眼大师则于后时更修增上慈；修增上慈已，命终得生晃昱天中。昙弥，善眼大师及诸弟子学道不虚，得大果报。如善眼大师，如是牟梨破群那、阿罗那遮婆罗门、瞿陀梨舍哆、害提婆罗摩纳、储提摩丽桥鞞陀逻，及萨哆富楼奚哆。

“昙弥，七富楼奚哆师亦有无量百千弟子。昙弥，七富楼奚哆师为诸弟子说梵世法。若七富楼奚哆师为说梵世法时，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，彼命终已，或生四王天，或生三十三天，或生燄磨天，或生兜率哆天，或生化乐天，或生他化乐天。若七富楼奚哆师为说梵世法时，诸弟子等设有具足奉行法者，彼修四梵室，舍离于欲，彼命终已，得生梵天。昙弥，七富楼奚哆师而作是念：‘我不应与弟子等同俱至后世，共生一处。我今宁可更修增上慈，修增上慈已，命终得生晃昱天中。’

“昙弥，彼时七富楼奚哆师则于后时更修增上慈；修增上慈已，命终得生晃昱天中。昙弥，七富楼奚哆师及诸弟子学道不虚，得大果报。昙弥，若有骂彼七师及无量百千眷属，打破瞋恚责数者，必受无量罪。若有一成就正见佛弟子比丘得小果，骂詈打破瞋恚责数者，此受罪多于彼。是故，昙弥，汝等各各更迭相护。所以者何？离此过已，更无有失。”

于是，世尊说此颂曰：

“须涅、牟梨破群那、阿罗那遮婆罗门、瞿陀梨舍哆、害提婆罗摩纳、储提摩丽桥鞞陀逻、萨哆楼富楼奚哆。

此在过去世，七师有名德，

无爱缚乐悲，欲结尽过去。

彼有诸弟子，无量百千数，

彼亦离欲结，须臾不究竟。

若彼外仙人，善护行苦行，

心中怀憎嫉，骂者受罪多。

若一得正见，佛子住小果，

骂詈责打破，受罪多于彼。

是故汝昙弥，各各更相护，

所以更相护，重罪无过是。

如是甚重苦，亦为圣所恶，

必得受恶色，横取邪见处。

此是最下人，圣法之所说，

谓未离淫欲，得微妙五根，

信、精进、念处，正定及正观。

如是得此苦，前所受其殃，

自受其殃已，于后便害他。

若能自护者，彼为能护外，

是故当自护，慧者无殃乐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昙弥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降魔经第十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婆奇瘦，在鼍山怖林鹿野园中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教授为佛而作禅屋，露地经行。彼时，魔王化作细形，入尊者大目揵连腹中。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即作是念：“我今腹重犹如食豆，我宁可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自观其腹。”是时，尊者大目揵连至经行道头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，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自观其腹，尊者大目揵连便知魔王在其腹中。

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定寤，语魔王曰：“汝波旬出！汝波旬出！莫触娆如来，亦莫触娆如来弟子，莫于长夜无义无饶益，必生恶处，受无量苦。”

彼时，魔王便作是念：“此沙门不见不知而作是说：‘汝波旬出！汝波旬出！莫触娆如来，亦莫触娆如来弟子，莫于长夜无义无饶益，必生恶处，受无量苦。’汝之尊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彼犹不能速知速见，况复弟子能知见耶？”

尊者大目揵连复语魔王：“我复知汝意，汝作是念：‘此沙门不知不见而作是说：“汝波旬出！汝波旬出！莫触娆如来，亦莫触娆如来弟子，莫于长夜无义无饶益，必生恶处，受无量苦。”汝之尊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彼犹不能如是速知速见，况复弟子能知见耶？’”

彼魔波旬复作是念：“今此沙门知见我故，而作是说耳！”于是，魔波旬化作细形，从口中出，在尊者大目揵连前立。

尊者大目揵连告曰：“波旬，昔有如来名觉砾拘荀大无所著、等正觉，我时作魔，名曰恶。我有妹，名黑，汝是彼子。波旬，因此事故，汝是我外甥。波旬，觉砾拘荀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有二大弟子，一者名音，二者名想。

“波旬，以何义故，尊者音名音耶？波旬，尊者音住梵天上，以常音声满千世界，更无有弟子音声与彼等者、相似者、胜者。波旬，以是义故，尊者音名音也。

“波旬，复以何义尊者想名想耶？波旬，尊者想所依游行村邑，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善护其身，善摄诸根，立于正念。彼乞食已，食讫，中后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至无事处，或至山林树下，或至闲居静处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，速入想知灭定。彼时，若有放牛羊人、取樵草人，或行路人，入彼山林，见入想知灭定，便作是念：‘今此沙门于无事处坐而命终，我等宁可以燥樵、草拾已，积聚覆其身上而耶维之！’即拾樵、草积覆其身，以火燃之，便舍而去。彼尊者想过夜平旦，从定寤起，抖擞衣服，所依村邑游行，如常著衣，持钵入村乞食，善护其身，善摄诸根，立于正念。彼放牛羊人、取樵草人，或行路人，入彼山林人先见者，便作是念：‘今此沙门在无事处坐而命终，我等昨已拾燥樵、草积覆其身，以火烧之，燃已而去。然

此贤者更复想也！’波旬，以是义故，尊者想名想也。

“波旬，彼时恶魔便作是念：‘此秃沙门以黑所缚，断种无子，彼学禅，伺、增伺、数数伺。犹若如驴，竟日负重，系在栃上，不得麦食，为彼麦故，伺、增伺、数数伺；如是，此秃沙门为黑所缚，断种无子，学禅，伺、增伺、数数伺。犹如猫子在鼠穴边，欲捕鼠故，伺、增伺、数数伺；如是，此秃沙门为黑所缚，断种无子，彼学禅，伺、增伺、数数伺。犹如鹄狐在燥樵积间，为捕鼠故，伺、增伺、数数伺；如是，此秃沙门为黑所缚，断种无子，学禅，伺、增伺、数数伺。犹如鹤鸟在水岸边，为捕鱼故，伺、增伺、数数伺；如是，此秃沙门为黑所缚，断种无子，学禅，伺、增伺、数数伺。彼何所伺？为何义伺？求何等伺？彼调乱狂发败坏。我不知彼何所从来，亦不知彼何所从去，亦不知住止，不知死不知生，我宁可教敕梵志、居士：“汝等共来骂詈精进沙门，打破责数。所以者何？或骂打破责数时，倘能起恶心，令我得其便。”’

“波旬，彼时恶魔便教敕梵志、居士，彼梵志、居士骂詈精进沙门，打破责数。彼梵志、居士或以木打，或以石掷，或以杖挝，或伤精进沙门头，或裂坏衣，或破应器。尔时，梵志、居士若有死者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彼生已，作是念：‘我应受此苦，当复更受极苦过是。所以者何？以我等向精进沙门行恶行故。’

“波旬，觉砾拘荷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弟子用伤其头，裂坏其衣，破其应器已，往诣觉砾拘荷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所。尔时，觉砾拘荷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无量百千眷属围绕而为说法，觉砾拘荷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遥见弟子头伤、衣裂、钵破而来，见已，告诸比丘：‘汝等见不？恶魔教敕梵志、居士：“汝等共来骂詈精进沙门，打破责数。所以者何？或骂打破责数时，倘能起恶心，令我得其便。”比丘，汝等当以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，一切世间成就游，令恶魔求便不能得便。’

“波旬，觉砾拘荷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以此教教诸弟子，彼即受教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，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以此故，彼恶魔求便不能得便。

“波旬，彼时恶魔复作是念：‘我以此事求精进沙门便，而不能得。我宁可教敕梵志、居士：“汝等共来奉敬、供养、礼事精进沙门，或以奉敬，供养、礼事精进沙门，

倘能起恶心，令我得其便。”’波旬，彼梵志、居士为恶魔所教敕已，即共奉敬、供养、礼事精进沙门，以衣敷地而作是说：‘精进沙门可于上行，精进沙门难行而行，令我长夜得利饶益，安隐快乐！’梵志、居士以发布地而作是说：‘精进沙门可于上行，精进沙门难行而行，令我长夜得利饶益，安隐快乐！’梵志、居士以手捧持种种饮食，住道边待而作是说：‘精进沙门受是食是，可持是去，随意而用，令我长夜得利饶益，安隐快乐！’诸信梵志、居士见精进沙门，敬心扶抱，将入于内，持种种财物与精进沙门，作如是说：‘受是用是，可持是去，随意所用。’尔时，梵志、居士若有死者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善处，生于天上。生已，作是念：‘我应受是乐，当复更受极乐胜是。所以者何？以我等向精进沙门行善行故。’

“波旬，觉砾拘荀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弟子得奉敬、供养、礼事已，往诣觉砾拘荀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所。是时，觉砾拘荀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无量百千眷属围绕而为说法，觉砾拘荀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遥见弟子得奉敬、供养、礼事而来，见已，告诸比丘：‘汝等见不？恶魔教敕梵志、居士：“汝等共来奉敬、供养、礼事精进沙门，或以奉敬、供养、礼事精进沙门，倘能起恶心，令我得其便。”’比丘，汝等当观诸行无常，观兴衰法，观无欲，观舍离，观灭，观断，令恶魔求便而不能得。波旬，觉砾拘荀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以此教教诸弟子，彼即受教，观一切行无常，观兴衰法，观无欲，观舍离，观灭，观断，令恶魔求便而不能得。

“波旬，彼时恶魔复作是念：‘我以此事求精进沙门便，而不能得。我宁可化作年少形，手执大杖，住其道边，打尊者音头，令破血流污面。’波旬，觉砾拘荀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于后所依村邑游行，彼于平旦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尊者音在后侍从。波旬，尔时恶魔化作年少形，手执大杖，住在道边，击尊者音头破血流污面。波旬，尊者音破头流血已，随从觉砾拘荀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后，犹影不离。

“波旬，觉砾拘荀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至村邑已，极其身力右旋顾视，犹如龙视，不恐不怖，不惊不惧而观诸方。波旬，觉砾拘荀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见尊者音头破血流污面，随佛后行，如影不离，便作是说：‘此恶魔凶暴，大有威力，此恶魔不知厌足。’波旬，觉砾拘荀大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说语未讫，彼时，恶魔便于彼处，其身即堕无缺大地狱。波旬，此大地狱而有四名：一者、无缺，二者、百钉，三者、逆刺，四者、六更。彼大地狱其中有卒，往至恶魔所，语恶魔曰：‘汝今当知，若钉钉等共合者，当知满百年。’”

于是，魔波旬闻说此已，即便心悸，恐怖惊惧，身毛皆竖，向尊者大目揵连即说颂曰：

“云何彼地狱，恶魔昔在中？

娆害佛梵行，及犯彼比丘。”

尊者大目揵连即时以偈答魔波旬曰：

“地狱名无缺，恶魔曾在中，

娆害佛梵行，及犯彼比丘。

彼铁钉有百，一切各逆刺，

地狱名无缺，恶魔昔在中。

若有不知者，比丘佛弟子，

必得如是苦，受黑业之报。

若干种园观，人者在于地，

食自然粳米，居止在北洲。

大须弥山岩，善修之所熏，

修习于解脱，受持最后身。

跱立在大泉，宫殿住至劫，

金色可爱乐，犹火燄晃昱。

作诸众妓乐，往诣帝释所，

本以一屋舍，善觉了为施。

若释在前行，升毗阇延殿，

见释大欢喜，天女各各舞。

若见比丘来，还顾有惭愧，

若毗阇延殿，见比丘问义：

大仙颇能知，爱尽得解脱？

比丘即为答：问者如其义，

拘翼我能知，爱尽得解脱。

闻彼之所答，释得欢喜乐，

比丘多饶益，所说如其义。

若毗阇延殿，问帝释天王：

此殿名何等，汝释摄持城？

释答大仙人，名毗阇延哆，

是谓千世界，于千世界中，

无有胜此殿，如毗阇延哆，

天王天帝释，自在随所游。

受乐那游哆，化作一行百，

毗阇延殿内，释得自在游。

毗阇延大殿，足指能震动，

天王眼所观，释得自在游。

若鹿子母堂，筑基极深坚，

难动不可震，如意足能摇。

彼有琉璃地，圣人之所履，

滑泽乐更触，布柔软绵褥。

爱语共和合，天王常欢喜，

善能作妓乐，音节善谐和。

诸天来会聚，而说须陀洹，

若干无量千，及百诸那术。

至三十三天，慧眼者说法，

闻彼所说法，欢喜而奉行。

我亦有是法，如仙人所说，

谓至梵天上，问彼梵天事。

梵故有此见，谓见昔时有，

我住有常存，恒有不变易。

梵天为答彼，大仙我无见，

谓见昔时有，我恒常不变。

我见此境界，诸梵皆过去，

我今何由说，恒常不变易。

我见此世间，正觉之所说，

随所因缘生，所往而转还。

火无有思念，我烧愚痴人，

火燃若愚触，必自然得烧。

如是汝波旬，触娆于如来，

久作不善行，受报亦当久，

魔汝莫厌佛，莫娆害比丘。”

一比丘降魔，住在于怖林。

彼鬼愁忧戚，目连之所诃，

恐怖无智慧，即于彼处没。

尊者大目揵连所说如是，彼魔波旬闻尊者大目揵连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3 种 / 8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火+僉]	燄	5	Unicode 有此字（U+3DFF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209）
[麩-夫+黃]	麭	2	Unicode 通用字（异体关系，非原字形）（CB00597）
[毯-炎+登]	磴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23C06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1070）